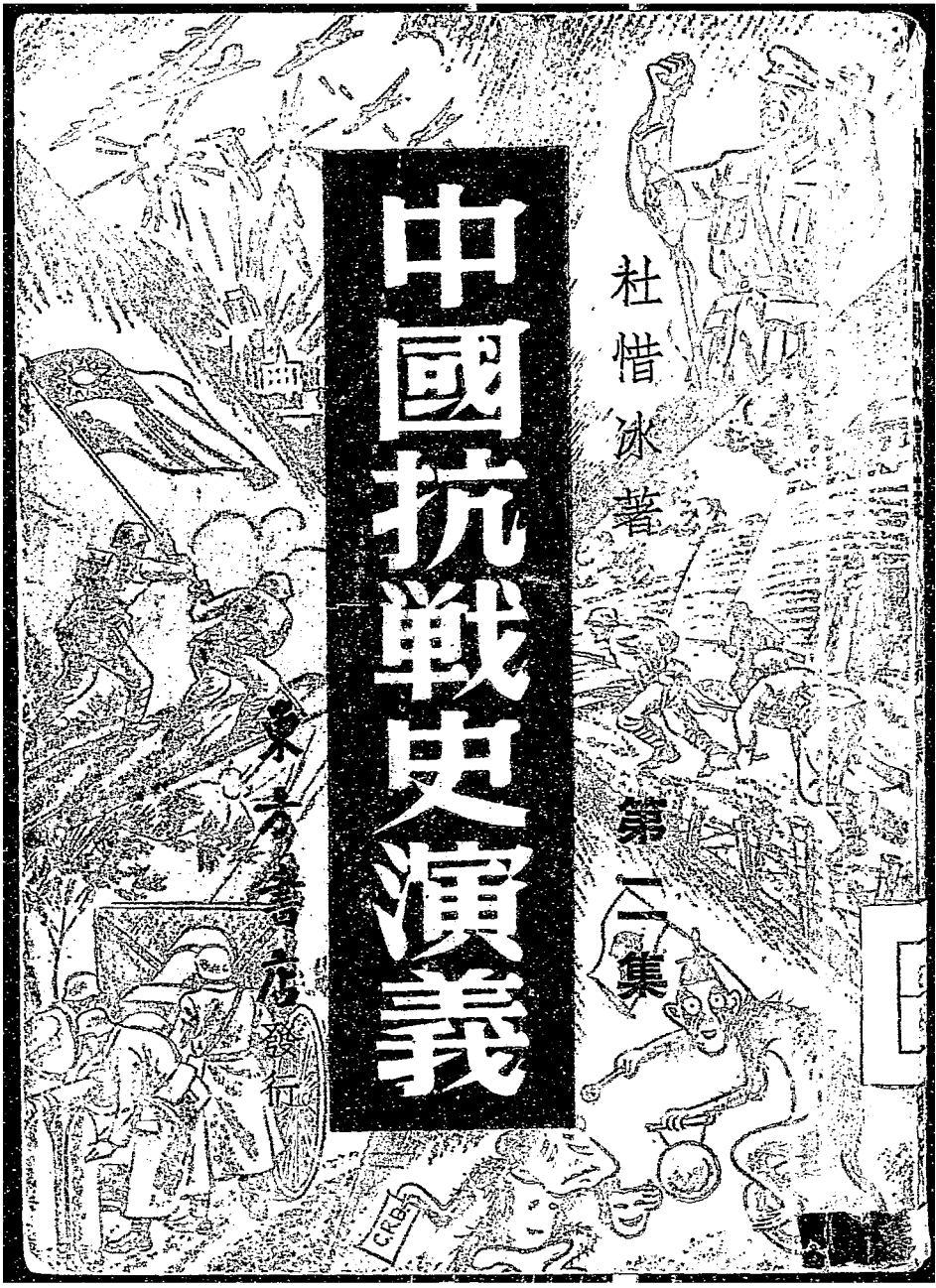


杜惜冰著

第二集

中國抗戰史演義



857.48
248



3 0528 0224 0

目次

第二十一回	侵略陷泥淖日會設計	喪心甘賣國汪逆潛逃	一
第二十二回	飛昆明游說龍雲	走河內響應近衛	一七
第二十三回	棄順投逆陳周趨絕路	條分縷析領袖揭陰謀	三三
第二十四回	太平洋初傳警報	南昌城膠着日軍	五〇
第二十五回	曾仲鳴作替死冤魂	林柏生遭當頭棒喝	六三
第二十六回	丁默邨歹土揚威	汪兆銘滬濱匿跡	七五
第二十七回	血戰隨棗上將建偉績	會談三島傀儡甘賣身	八八
第二十八回	謀脫泥淖長沙初會戰	聚殲頑敵湘北逐斜陽	九七
第二十九回	暗撚酸王汪初爭風	明拆夥高陶宣密約	一〇四
第三十回	露野心日寇圖併吞	揭陰謀領袖垂誥誠	一二七
第三十一回	阻內犯南昌再戰	斷外援北海塵兵	一四六
第三十二回	陷城銜鋒初試機械隊	摧堅折銳大捷崑崙關	一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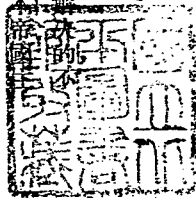
目次

55120

目次

第三十三回	僧還都花樣翻新	組僞府醜態百出	一五九
第三十四回	浴血苦鬪自忠殉襄水	阻敵西犯陳誠守宜昌	一七二
第三十五回	虛聲恫嚇香港遭封鎖	趁火打劫越南受羈軛	一八一
第三十六回	日機炸陪都義民遭劫	國軍克桂南天日重光	一九三

第二十一回 侵略陷泥淖日酋設計 喪心甘賣國汪逆潛逃



却說日本軍閥發動侵略中國的戰爭，原以為可以用不很長的時間不很大的氣力解決的，不料事出意外，「蘆溝橋」事變竟擴大延長成爲世界史上少有的大戰爭，更成爲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命運的戰爭。這原因，是由於日本軍閥輕視中國估計錯誤的緣故。日本軍閥和他的間諜，自甲午戰爭以後，在中國無孔不入地陰謀搗亂了四十餘年，他們對中國有一個共同的錯誤的觀念，就是中國無論是在軍事上或經濟上，都是不堪一擊，這個觀念明眼人早已看出是完全錯誤的了。他的錯誤主點是在看錯了中國的政治，日本軍閥所理解的中國的政治，只是過去的、舊的、封建殘餘的政治，因爲日本軍閥本身帶有封建殘餘性，他所接觸的中國政治勢力，大都也是封建殘餘勢力。他不理解中國新的政治趨勢和動力，他不理解中國以廣大民衆爲基礎的新的民族和民主革命運動，他不理解中國各黨各派的內心是團結的，他更不理解中國有一般前進的革命份子和廣大的抗敵民衆。由於這種基本觀念錯誤，因此他更狂言一星期可以打下南京，三個月可以使中國屈服，結果却被中國拖入空前未有的長期戰爭，使他速戰速決的企圖完全失敗，而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淖中。總計第一期抗戰，時間共爲十六個月，戰役過程約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爲南口、淞滬、忻口、南京四戰役。第二階段爲台兒莊、徐州兩戰役。第三階段是廣濟、南潯、武漢三戰役。全戰役過

程，日方爲戰略進攻，我方爲運動防禦，日方爲殲滅戰，我方爲消耗戰，因此在戰鬥形勢上的表現，成爲日進我退。日方企圖，初爲不戰而屈，我方應之以戰而不屈，繼爲速戰速決，我方應之以祇戰不決。在戰役過程第一、第二兩階段中，日軍傷亡三十五萬人，時間爲十個月。在第三階段中，日軍傷亡四十萬人，時間爲六個月，傷亡增多，時間縮短，日方殲滅戰的失敗，就是我方消耗戰的成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到十二半年中，日軍侵佔的線與點及進展路程，計：平綏路北平到包頭六百公里，同蒲路大同到平遙三百公里，津浦路北平到泰安四百公里，浦口到濰縣五十公里，京滬路全線二百五十公里，滬杭路全線一百五十公里，江南路南京到蕪湖七十公里，平漢路北平到安陽四百公里，進展路程總數二千二百二十公里，每天平均數爲十二公里。民國二十七年全年，日軍侵略的線與點及進展路程，計：同蒲路平遙到風陵渡三百公里，津浦路濰縣到泰安四百五十公里，平漢路安陽到漢口五百五十公里，膠濟路濟南到青島三百公里，南潯路九江到永修五十公里，粵漢路武昌到岳陽一百五十公里，長江方面蕪湖到岳陽五百五十公里，進展路程總數爲二千三百五十公里，每天平均數爲六·五公里。全年和半年相差六個月，日軍進展路程總數相等，每天平均數便減退爲五·五公里。凡此都足以證明日軍作戰能力，經我軍奮勇抗戰結果，已經愈打愈弱，充分暴露出他的疲憊與弛緩，日方軍火消耗，在二十六年七月到十二半年中，每月平均數爲二千萬元，以後每多一月，就要增加二千餘萬元，其第一期軍費消耗總數，共計超過九十萬萬元。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曾發橫財現金二十四萬萬元，當時一半存在國內，一半存在英美。存在英美的現金，到民國十七年時已經全部用光。到了民國二十六年，經過實行金解禁及實行金再禁政策，日本國內存金只剩五萬三千萬元。日本把存金由法價改作時價，變為十四萬萬元，其中八萬萬元作日本銀行現金準備，六萬萬元設金資金特別會計，備作輸出之用。到了二十六年秋天，備作輸出的六萬萬元，就只剩二萬萬元左右。同時從二十六年三月起到二十七年七月中旬止，日本會陸續輸往美國黃金十一萬萬元，所以到二十七年秋天，日本國內的存金十四萬萬元，實在已經掃數在中國戰場化為灰燼。日本公債額趨勢，到二十六年十一月末，內債為九十九億七千七百萬元，外債為十三億零七百萬元，合計為一百十二億八千四百萬元。到了二十七年十一月末，內債為一百四十二億三千五百萬元，外債為十二億八千七百萬元，合計為一百五十五億二千二百萬元，外債減少，內債猛增，是日本在國際舉債困難只有向國內搜括的明證。又在第一期抗戰中，我軍共擊毀日機達他的全部四分之一，擊沉和擊傷日艦一百九十四艘。我軍所獲戰利品，計各式戰車二千二百五十四輛，各式砲一千零十一門，輕重機關槍二千四百五十七挺，步槍五萬二千九百二十五枝，彈藥逾五百萬發。此項數目，還是我軍在主戰場奪獲的，其他游擊區所獲得的尚未計算在內。從以上這些巨大的消耗和損失的數字中，已可看出日軍的侵略中國在軍事上已經完全失敗。他為急謀自拔，他深陷在中國大陸的泥足起見，便只好發動政治陰謀，和軍事侵略變管齊下。這政治陰謀可以分為兩方面：第

一是樹立傀儡政權，第二是引誘中國議和。關於樹立傀儡政權，這本來是他一貫的伎倆，在平津淞滬淪陷以前，他已經製造了三個傀儡，頭號傀儡是偽「滿洲國」的溥儀，其次是內蒙的德王，其三是冀東偽組織的殷汝耕，及至平津淪陷，他少不得要把他的戲法如法泡製一下，於是便積極的企圖建立北平「臨時政府」。當時日方的野心是很大的，他不但想消化他佔領區的贓物，而且企圖隨着日本軍事的發展，逐漸成立各地方的偽政府，統統屬於「臨時政府」之下，以壯國際觀瞻，而副割裂中國的願望。但是由於日本佔領北平後所加於中國人民的殘酷舉動，除了少數恬不知恥的漢奸願意爲他奔走外，就是平日由日本栽培的舊官僚也都望而却步。所以自八月初日軍佔領北平後，直到十二月十四日，才由安福系餘孽王克敏、王揖唐、湯爾和等在北平居仁堂粉墨登場，出爲傀儡。日本在北平製造的僭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偽組織，用五色偽旗，該偽組織設有「議政」、「行政」、「司法」等三偽委員會，號稱五權分立。當時發表諸逆，偽「議政會長」爲湯爾和，五個僞常委爲王克敏、朱琛、董康、王揖唐、齊燮元，兩個僞委爲高凌霨、江朝宗，偽「行政會委員長」王克敏兼僞「行政部長」，偽「治安部長」齊燮元，偽「文教部長」湯爾和，偽「法制部長」朱琛，僞「災區救濟部長」王揖唐，僞「北平市長」江朝宗，僞「天津市長」潘毓桂，僞「河北省長」高凌霨。並宣佈劃河北省爲渤海、順天、保定、冀南等四區，改冀東爲順天區，強行接收秦皇島、天津等華北各海關，擅自改訂稅率，並成立所謂「聯合準備銀行」，發行偽幣。一時平津一帶，羣魔亂舞，日

色無光，遍地晦暗。我國政府乃於十二月二十日下令通緝附敵諸漢奸，明令略謂：「凡在日軍非法佔領區域甘心附敵參加偽組織者，着軍事委員會按照漢奸治罪條例查明通緝，嚴行懲辦，此令。」過了一天，國民政府復發表否認北平偽組織的宣言，原文如下：「日本自侵略中國以來，佔領我城市，屠殺我人民，兇殘日甚，近復襲用在我東北四省與冀東各縣故技，脅誘不肖之徒，爲其爪牙，在非法佔領之北平設立偽組織，僭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該項偽組織完全爲日本之傀儡，其參加此項組織人等，自應依國法懲處，偽組織之存在與其行爲，既全在日本控制之下，自應由日本負責，而非尋常叛亂可比。日本此舉顯係侵犯中國主權與領土行政之完整，爲日本侵略中國日益擴大之重要證明。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茲特鄭重聲明，在日本軍隊佔領之北平或其他地方發現任何偽政治組織，皆爲日本侵犯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之暴行，其一切行爲，對內對外，當然無效，特此宣言。」事實上，偽「臨時政府」雖然成立，政令却不能出都門一步，不但如此，而且因爲日本軍閥各集團間的自相矛盾，以及傀儡們因各自爲了私利而互相衝突，連一個北平城，一個小小的冀東偽組織都很難統一起來，這從王克敏登台後，冀東合併的醜劇，僞「北平市長」江朝宗的撤換等事情上便可以看出。日本在成立了北平偽組織以後，又想在上海成立變相的傀儡組織，他在佔領上海以後，就成立所謂僞「大道市政府」，以太極圖旗幟爲標記。但這個僞「大道市政府」完全是由一些流氓、地痞組織而成的，日本要把這中國文化、經濟中心的上海，作爲他繼續侵略中國的

根據地，當然不能靠這個流氓、地痞集團來滿足他的慾望，他必須取得上海金融工商界的支持，才足以欺蒙國際的視聽。但要在上海成立傀儡組織，比在北平困難得多，因為北平是中國的故都，爲封建餘孽的集聚的地方，舊官僚軍閥親日份子相當的多，日方要搜羅他們比較容易，但在上海却不然了，上海是中國文化的中心，民族意識相當高，很少有人肯出來做漢奸傀儡。日方於是使他的一班走狗四出活動，拉攏上海社會的一般「聞人」，費了許多工夫，才拉攏到幾個甘心認賊作父背叛國家民族之徒，如陸伯鴻、顧馨一、尤菊生之流，企圖組織上海僞「市民協會」。他們很巧妙的擺出慈善家的商人的面目，在宣言中無恥並且狡猾地說：「市民協會」完全係商業及慈善性質，不涉及政治，雖謀得日方同意，但與「大道市政府」無關。這顯然是騙人的鬼話，試問如果不是變相的傀儡，怎麼能夠謀得日方的同意？他們又說：「中國軍隊退出上海以後，上海的兩租界，業已形成孤島，在界內的商人以及難民等，既無法理其舊業，且無從返其故居，馴至商貨絕其來源，環境日趨惡化。返視內地各處，則因貨物無從銷售，物價愈趨愈賤。因此之故，遂有此項組織的動機，租界當局亦促成其實現。」這似乎是很好聽的辭句，但試問使商人難民「環境日趨惡化」的是誰的罪惡？日本侵略者燒殺擄掠，剝奪中國人的舊業，焚燬中國人的故居，斷絕中國人的交通，驅使中國人成爲難民。如果他們是愛國的商人，正應該用他們的力量，把這些商人難民撤退到內地，增厚抗戰力量，爭取抗戰勝利，驅逐日軍，收復上海，使上海商人難民得以重理舊業，返歸故居。可是他

們利慾薰心，竟在日人及走狗的牽線之下，替日本恢復佔領區交通，恢復佔領區市面，使日本從佔領區取得一切供給繼續進攻中國的必需品，並將日貨輸入內地，換取中國法幣，拿去購買軍火，再來屠殺中國人，並代日本控制整個中國農村經濟，這正是日本日夜所祈求的從「一點」的佔領擴大到「一面」的佔領的最巧妙的手段。這班無恥的漢奸們說「租界當局亦促其實現」，有那個人會相信呢？因此上海三百萬市民本着愛國的熱忱，發起簽名寫信運動，勸告被列名參加的上海工商業巨子早日回頭。這偉大的民衆力量終於發生了效力，有些比較賢明的工商業家登報聲明否認了。接着在廣大的反漢奸運動中，傀儡領袖兼發起人華商電氣公司閘北水電公司總經理兼法租界公董局華董陸伯鴻，被激於義憤的愛國份子刺死，著名漢奸朱蛙、顧馨一的寓所發現手榴彈，列名參加的尤菊生被刺受傷，這一來，好像在這一堆熱昏的人頭上澆了一桶冷水，沈田莘、王禹卿等首先登報聲明否認參加，榮宗敬立刻離開上海，其餘的也消聲匿跡，於是本來預備在民國二十七年元旦成立的偽上海「市民協會」就在上海市民堅決反對之下，宣告流產了。這對於日本無疑地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日本想以上海工商界爲基礎而組織比較像樣一些的傀儡政權的企圖，第一次遭受嚴重的失敗。到了二月初，日本又進行他在上海組織偽「華中新政府」的陰謀，先由日本發出建立傀儡政府的聲明，然後由留在上海的一些無恥的漢奸政客起而響應。其中如後來被人擊斃的李國杰，屢次散布和平空氣的李思浩，日本特務人員台灣人王子偉，假借國民黨名

義做他出賣資本的陳中孚，及原爲商界巨子而甘心從賊的傅筱庵等，都是最活動的人物。他們活動中最中心的一點，就是拉攏民國元勳唐紹儀出來做僞「總統」或「主席」。但是這所謂「華中新政府」，也像僞「市民協會」一樣，由於上海及各地民衆的堅決進行反漢奸運動而遭到致命的打擊。首先是上海民衆團體或私人致書唐紹儀，促他醒悟，唐紹儀的子女也積極阻止他出來當傀儡，所以唐紹儀雖然一度因受左右的鼓惑而動搖，終於不得不決定暫時不露面，甚至加以否認。隔了不久，唐紹儀便被兩個刺客混進了他的寓所，用利斧把他砍死，刺客的手段很神妙，唐氏死後許久才被人發覺，刺客已無影無蹤，他的聲望雖然富於號召力，但死了却也無法做漢奸了。其次是李思浩的寧波故鄉，對他甘爲漢奸的行動，也起而反對，他的族人且以出族相警告，使他終於暫時離開上海。最後是漢奸周鳳歧在他寓所門前被刺身死，便結束了這一幕漢奸活動的醜劇。日方眼見組織這大規模的傀儡政府的企圖失敗，但爲了要消化淪陷區的賊物，掩蓋他人耳目起見，不得已而求其次，遂進行另組地方性質的所謂「維新政府」，主要的活動人物有沈能毅、梁鴻志、溫宗堯、陳羣等一批無恥的漢奸官僚，他們所標榜的目的是「安定地方，恢復秩序，訓練保安隊，肅清游擊隊」。這個傀儡組織，因梁鴻志、溫宗堯互爭「行政院長」相持不下，始終不能開張，已經到了南京的一批漢奸枯坐在中央飯店，而梁鴻志二逆則裝腔作勢的避往寧波。後來經沈能毅竭力斡旋，這經過好幾次失敗而愈趨愈下的南京「維新政府」，才於三月二十八日粉墨登場。當時發表傀

偽名單，計偽「行政院長」兼「交通部長」梁鴻志，偽「法制院長」溫宗堯，偽「內政部長」陳羣，「次長」夏奇峯，偽「外交部長」陳籙，偽「財政部長」陳錦濤，「次長」嚴家熾，偽「實業部長」王子惠，偽「教育部長」陳則民，偽「綏靖部」先不設「部長」，「次長」爲任援道。其他各偽部僅設次長，「交次」爲胡勳泰，「實次」爲沈能毅，「教次」爲顧浩然。各傀儡在興高烈彩由滬赴京途中，火車出軌，受傷多人，也可說是個叛國的小報應。在南京「維新政府」成立後不久，日方就有把南北兩傀儡政府合併的意思，及至徐州陷落，合併問題便成爲日本軍閥和傀儡鈞心鬥角的中心。六月間，日本特務機關曾提出計劃，由「維新」「臨時」兩政府合組「中華聯邦政府」以資對外，內部則保持自治狀態，互不侵犯。但因雙方的後台老板日本軍閥各持己見，傀儡間對權位的爭奪又各不相下，合併的事，遂成爲僵局。不能合併的困難，約有下列三種原因：第一、南北偽官必須決定，到底何人可以作傀儡羣中的「領袖」，單是這一個問題，就足以使合併計劃成爲泡影。第二、是最重要的分贓問題，上海爲財政和商業的中心，又是「維新政府」最大的財源，南京傀儡決不肯讓北平傀儡分割他的財源。第三、雙方將如何解決大批偽官，因爲在南北兩大傀儡機關各立門戶時，所謂「院」和「局」的傀儡分贓機關，還可以各有一套，如一經合併，這種分贓機關將如何取消？同時一部分被解除高位的偽官，又將如何安插？有這三個困難點，所以南北傀儡政權的合併，很不容易成功。及至八月間，安福餘孽王揖唐粉墨登場，充任偽「臨時政府內政部長」。

爲獻媚日方起見，又到上海來活動，和南京梁鴻志、陳羣諸傀儡接洽，於是南北兩傀儡政權的合併問題又死灰復燃。接着「臨時政府」傀儡王克敏、「維新政府」傀儡梁鴻志被召到大連，在日本主子指示之下，進行談判。根據大連會議的結果，北平成立了一個傀儡「共同委員會」，由「臨時政府」和「維新政府」各派三傀儡參加組織，而歸日軍特務股節制，由著名陰謀家土肥原賢二爲主任。十一月初，以土肥原爲首的日軍特務股，便牽着被任爲「共同委員會」主席的王克敏，以及朱琛、王揖唐等傀儡前往南京，串演南京會議，以謀實現成立「聯邦政府」的計劃，結果仍因前面所說的三點困難問題無法解決，會議結果仍舊歸於失敗，於是土肥原又率領華北傀儡飛回北平，另想方法，貫徹他實現成立「聯邦政府」的迷夢。他的計劃是想壓迫和拉攏吳佩孚出來做日本的傀儡，因爲吳佩孚雖然是個失意軍閥，但在中國一般智識幼稚的民衆中間，却還有好些人在崇拜着他，如若吳佩孚肯出來，以他過去的名望，確實很可以號召一下。殊不料吳佩孚雖然是個舊式軍閥，却一生崇拜關岳，講究氣節，立志要做天地間的完人，那裏肯受日方的誘惑，作遺臭萬年的事。當時吳佩孚爲了要表示他的決心，特地把一副棺木安置在廳堂上，誓死拒絕日人及走狗的勸駕，表示如再相強，則他立刻就臥入棺中自殺。土肥原雖然陰謀百出，對於吳佩孚這種堅決態度，却也無可如何，只好聽其自然，於是南北兩傀儡政權對峙如故。以上是日本第一種政治陰謀樹立傀儡政權的失敗。至於日本的第二種政治陰謀引誘中國議和，並不是他肯放棄侵略中國的野心，乃是

要我們中國屈服在他的侵略政策之下，放棄抗戰，做他的奴隸，這樣的誘和政策無疑地是和他的軍事侵略相配合的一種陰謀手段，試想我們賢明的政府當局和最高領袖那裏會上他的當？不過儘管我們不去上當，誘和陰謀既是日本滅亡中國的目的之一，那就非一直到戰爭結局不會停止的，他的這種陰謀隨時都在活動，隨時都在改變着方式進行，當他的陰謀表面化的時候，也正是日本在軍事上獲得某種勝利，中國抗戰轉入一個新的形勢的時候。例如在淞滬抗戰我軍已消耗了日本很大的力量準備西撤的時候，上海便發見了安福餘孽李思浩之流的和議活動，這引起了上海報紙和民衆的極大反抗，反對和議的標語傳單到處都是，李思浩的和平運動便被這種堅決的反對所打消了。接着是上海淪陷，我軍轉戰於京滬、滬、杭兩線，日本便乘機利用他的盟友德義法西斯國家，勾結他們出來調停中國戰爭。不久，南京危急，中國政府及各國使節遷移漢口，德大使陶德曼出任調停的消息，瀰漫一時。已經移居漢口的陶德曼，竟回到南京來試探調停，汪兆銘在陶德曼來南京時，認爲「不妨和他談談。」同時東京報紙大登載其德國調停中國事件，並且裝腔作勢的說，在不違反直接交涉的原則下，日本政府可以接受調停。而日本人在北平所辦的報紙，則力勸中國人民和日本講和。及至日軍迫近南京四郊，日本一面利用德大使和中國政府接洽，勸蔣委員長改變態度，一面散播蔣委員長下野的謠言，同時並由德國通訊社傳出日本閣議聲明：「日本在華的軍事行動，並不以南京攻下後而停止，而將繼續深入，直到中國軍隊完全失敗，中國政府甘

願屈服爲止。」打算威脅利誘，雙管齊下。可是蔣委員長却給了日本和他的盟友德國一個堅決的回答，那就是：「日軍應先退出中國，始能談及和平。中國對於日本，本來沒有作戰的意思，但戰端一開，則非抗戰到底不可，目前中國的抗戰力量，還沒有到枯竭的地步，所以還談不到結束。」及至南京撤退，蔣委員長坐鎮漢口，日本盟友德國政府仍舊不放棄他的調停企圖，德大使陶德曼在漢口晉謁蔣委員長，作第二次的調停，正式向中國政府提出日本所擬定的條件，這條件是這樣的：（一）中國放棄容共及反對日滿的政策，並對於日滿反共集團，予以合作。（二）設非武裝區域於各必要地方，並在此區域內，創立特殊行政機關。（三）中日滿締結經濟協定。（四）中國付必要的賠款與日本。」當德大使晉見蔣委員長提出日本議和條件時，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坐在旁邊充當翻譯，蔣委員長看了日本的條件，冷笑了一聲，不屑地把來摺在一邊，用堅決的拒絕口氣對德大使聲明說：「中國除了以領土及主權完整爲根據的正當和平條件外，絕對不接受任何條件。」德大使還囁囁地要有所陳述，蔣夫人忽然笑着在一旁對他說道：「陶德曼先生，你的夫人和公子們都好嗎？我已經多時不見他們了，記念得很呢！」接着便絮絮的和他談起家常來，竟使陶德曼沒有再開口的機會。於是日本的議和條件便被冷冷的擱置一邊，而德大使的調停也就這樣的宣告失敗。日本見誘和的陰謀不成，惱羞成怒，便聲明和中國絕交，以後不以國民政府爲交涉對手。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日政府發表所謂對華宣言，大意略謂：「日本政府於南京陷落，

後對於中國國民政府與以反省其態度之最後機會，而至今日，國民政府依然不了解日本之真意，策動抗戰，對於東亞全局和平毫無顧慮。因此日本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期望真能與日本提攜之新政府成立與發展，而擬與此新政府調整兩國國交，並協力建設新中國。日本政府尊重中國領土與主權及列強在華權益之方針，當然毫無變更。云云，其措詞的瘋狂荒謬，可謂無與倫比。我國民政府乃於一月十八日發表宣言，痛加駁斥，揭破日本的陰謀，說明日本「所謂尊重中國之領土與主權者，不過以其武力在中國領土以內成立種種非法組織，以分裂中國之領土，且卽利用此種種非法組織，以掠奪中國之主權而已！所謂尊重各國在中國之權利利益者，不過欲憑藉其優越之勢力，以遂其獨佔壟斷之企圖而已！」同時又嚴正聲明：「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既爲我獨立國家應有之要素，又經有關係各國以神聖之條約予以尊重，自不能容許任何國家之侵犯。中國政府於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維持中國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復和平辦法，如不以此原則爲基礎，決非中國所能忍受。」這宣言發表後，日首相近衛，以我國堅決不屈，計無所施，乃重申所謂調整邦交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的用意，並謂此項聲明，對我國尙有甚於宣戰的解釋。一月二十四日，日本復宣佈對華政策四要點：（一）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日本均不與國民政府交涉。（二）日本爲阻止外國軍火輸華，仍可對華宣戰。（三）日本對華北的新政制，居於監護人的地位。（四）絕對不容許第三者出而調解。」這時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已經奉東京密令返日，

我駐日大使許世英氏，旋亦奉國民政府訓令離日返國。中日間外交談判的途徑已經完全斷絕，日本滅亡我國的野心也已暴露無遺，我國除了長期抗戰以外，更沒有別的路可走。但是日本難道真的會不以我國民政府爲對手，不要第三者出面調解嗎？哈哈這不過是他裝腔作勢，顧全面子的好看話而已，他的心裏正巴不得我國民政府肯和他講和，讓他深陷在中國的泥足拔出來哩。就是沒有第三者出面調解，他也要設法挽回或者逼出第三者來調解，那裏會不要第三者出面調解。他一方面宣布與中國絕交，另一方面卻利用漢奸親日份子散佈祕密談判的謠言，一會兒造謠說蔣夫人到香港去議和了，一會兒又造謠說中國駐日大使許世英已經帶了和平條件回國了，甚至還像煞有介事的刊布許大使所攜和平條件的內容，其實完全是他片面的單想，結果謠言不攻自破，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至於第三國調停一方面，在德大使調停失敗後，日本雖還不斷的想拉他出來做幫手，但是德國爲了便於在歐洲的侵略起見已經召回了中國方面的德籍軍事顧問，並且承認了僞「滿洲國」兇獍的面貌業已爲中國民衆所認識，不能再出來做扮紅面孔的角色了，於是日本不得不變通方法，來準備更大的和平陰謀，在進攻武漢前後，他曾威脅利誘，造謠挑撥，逼着正在耽於「綏靖政策」的迷夢的英國當局出來調停。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外相哈里法克斯曾在外委會中聲言：「英國作有效的調解人加以干涉的時機即將到來，中日戰爭業已臨近容許談判的階段。」以測驗英國民意和國際的反響，然而英國人民給予哈里法克斯的答覆，却是更積

極的援助中國，而在遠東有着最大利益的美國，更是默不作聲。蔣委員長對於哈里法克斯的聲明，以及對於法美義瑞典瑞士各國駐華使節集於香港調停戰爭的謠言，更給以嚴正的答覆說：「在中國主權未完全恢復以前，中國決不歡迎英國或其他任何外國中止戰爭的努力。全國人民對於擁護抗戰直至獲得最後勝利的決心，現時與日俱增，而經過一年戰事，中國財政地位，依然鞏固，中國人民的精神，決不屈服於日本的壓迫或控制。」因此，日外相字垣不得不出而自圓其說的說：「現時第三國出任調人決不可能。」而張伯倫也就借此下台，說在目前狀況下，談不到調停之說了。在武漢廣州失守前後，日本又繼續散播英國調解的謠言，但事實上他已不十分注重第三國的調解，而把他的政治陰謀完全集中在我國政府內部的分裂運動上面，原來這時他已經和汪兆銘在暗中有勾結，並且已經決定了分裂中國的計劃。根據這個計劃，到武漢失陷以後，日本和汪兆銘就大大的活動起來。十一月三日，日本政府發表聲明，大意說：「日本所冀求者，在建設一可以確保東亞永久安定之新秩序……此新秩序之建設，以中日滿三國提攜，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爲其根幹……日本所望於中國者，在分擔此項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任務，希望中國國民理解日本之真意，以應日本之協力。倘國民政府放棄向來之指導政策，更換其人事之構成而舉更生之實，來參加建設東亞新秩序，則並不拒絕。」同時日首相近衛文磨更作廣播演講，說：「日本之真正希望，不在中國之滅亡，而在中國之興隆，不在中國之征服，而在與中國協力。」這聲

明和解釋，從字面上看起來，似乎充滿了一片好意，其實他是口甜如蜜，心毒如蛇，一心想併吞中國。什麼「樹立互助連環關係」，不過是把中國整個併吞的代名詞罷了。到了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衛又發表了一篇誘和的所謂「與更生中國調整國交」的聲明，其中列舉三大原則：第一是善鄰友好，中日滿應「協同一體」，建設所謂「東亞新秩序」。第二是共同防共，要中國和他締結協定，容許他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為防共特區。第三是經濟提攜，「建立中日滿經濟單元」。而其具體方針則為：（一）尊重主權；（二）民族統一和獨立的協力；（三）在平等的原則之下，調整中日滿三國邦交；（四）中日訂立防共協定；（五）以內蒙地方為特別防共區域；（六）在平等原則之下促進經濟提攜；（七）在特定時間特定地區內承認日本軍的防共駐屯；（八）日本人在中國內地有居住營業的自由；（九）華北內蒙的資源利用，中國應給予日本以積極的權利；（十）非併合無賠償；（十一）撤廢治外法權，交還租界。從這聲明看來，他的野心是更加露骨，他的陰謀也更加毒辣了。只要是稍有天良的人，對於日本這種滅亡中國的陰謀毒計，無不要起同仇敵愾之心，可是喪心病狂的汪兆銘，甘心賣國，居然竟和近衛一搭一擋的唱起雙簧來，當下便袖了載有日本政府聲明的報紙來見蔣委員長，要求蔣委員長根據日本政府聲明為基礎，和日本進行和平談判。蔣委員長這時雖覺得汪兆銘的態度有些不對，但還不知道他業已包藏禍心，於是便割切誠懇的對他解釋日本政府聲明裏面所含的陰謀毒計，反復開導了一番。可是汪兆銘已經和近

衛在暗中有了勾結，執迷不悟的，要求和，做近衛的內應，那裏肯聽。蔣委員長的忠告，他見政府內部團結抗戰的意志非常堅強，除了他身邊極少數的幾個和他同樣懷着極強烈的恐日病的人以外，竟沒有一個人表同情於他的求和主張。看官試想：汪兆銘如若還有幾分人氣，看見別人都這樣的愛國，也應該自覺慚愧，這時正是他的人獸關頭，要是他能迷途知返，未嘗不可以回頭是岸，無如他已經深深的走入了歧路，愈是在熱烈的抗戰氛圍氣中，愈是感覺他自身的孤獨，同時也愈加一意孤行，最後竟放棄了他所居的國民黨副總裁的崇高地位，趁着大家不提防的當兒，悄沒聲兒的托病離職，由重慶乘了飛機飛往雲南昆明，開始進行他的賣國陰謀了。正是：

眼孔淺時無遠見，心田偏處有奸謀。

欲知汪兆銘如何賣國求榮，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飛昆明游說龍雲 走河內響應近衛

却說那汪兆銘，字精衛，廣東番禺人，青年時代原是個熱情磅礴的革命家，可惜感情超過理智，而領袖慾的野心又很強，好亂成性，這是他生平最大的缺點。所以孫總理在日，總不肯把大事交給他處理，並常私下對人說：「精衛熱情有餘，沉着不夠，浮躁鹵莽，極易僨事，可以為革命的幹部，也可以為革命的叛徒，我死以後，恐怕無人能夠駕馭，後患不堪設想。」這可見孫總理頗有知人之

明，可是孫總理却也沒有料到他會公然的背叛革命，把他青年時代和黃復生暗藏炸彈謀刺攝政王這一段光榮的革命歷史付諸流水的。其實謀刺攝政王，也只是一種感情用事的舉動，因為革命必須要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方能成功，決不是用暗殺手段刺殺一兩個獨夫所能有濟於事。當時孫總理遠在法國，聞訊後，大大的不以為然，曾想加以阻止，但已來不及了。結果謀刺的舉動因洩漏而沒有成功，自身反被拘捕入獄，這可見他事前計劃佈置的不週密，鹵莽滅裂，終歸失敗。他在獄中曾賦了一首詩道：「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這詩雖曾傳誦一時，但革命是否僅是「一快」的事呢？這恐怕就是他自己也將無以自圓其說。自從孫總理逝世以後，國民黨內的地位，以他和胡漢民為最高，所以在民國十四年和十五年曾任國民政府主席，這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但這時蔣委員長已經嶄露頭角，率師北伐，底定長江流域，全國的人望漸漸都集中到了蔣委員長身上，汪兆銘那時正在海外養病，對於國民革命軍北伐，沒有尺寸之功，却想趕回國來坐享其成，及至到了上海、南京，看見京滬一帶民衆都崇拜蔣委員長，心裏不禁暗暗妒忌，便蓄意搗亂破壞，儘管蔣委員長非常謙虛地請他合作，管理政治黨務，以便率領軍隊專心從事完成北伐，他却不以國事為重，爭個人意氣，反而跑到武漢方面去，支持武漢政府，造成軍漢分裂，使北伐軍事中途遭受阻礙，連黨國都幾乎被他顛覆。民國十七年，北伐完成，蔣委員長致力於國內統一建設的工作，已經卓著成效的當兒，誰知這好亂成性的汪兆銘，爲了滿足個人的權

位慾，竟不惜到處搗亂，利用各地的軍事長官反抗中央，從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年，無一年無內戰，國內有名的軍事領袖，差不多都會被他利用過，結果每一次反中央的運動雖然無不歸於失敗，然而國內的統一建設工作却已遭受了不小的阻礙了，尤其是民國十九年的中原大戰，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以數計，都是爲了他一人野心的結果。「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寧粵合作，共赴國難，滿足了他多年夢想的攫取政權的願望，得任行政院長。全國人民對他本來也有相當的期望，不料他登台以後，處處地方親日媚日，使日本軍閥受寵若驚，引起國內民衆強烈的反感，後來又爲了報復他個人在北平開擴大會議組織政府被張學良入關顛覆的私怨，和張學良火併，辭去行政院長的職務，赴法養病，直到民國二十二年熱河戰役張學良去職，他方始返國復任行政院長，從這件事上就可看出他氣度的褊狹，而且如何以個人意氣爲重，國事爲輕了。他自從復任行政院長以後，爲了澈底推行親日政策起見，復兼任外交部長，倡「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說，處處獻媚日本，不顧國家民族的存亡，因此引起全國民衆的憤怒。民國二十四年，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開會時，被愛國份子孫鳳鳴混入，開鎗狙擊，身中三槍，雖未殞命，但子彈已留於體內，因此不得不辭職赴德養病。民國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發生，汪兆銘在國外聞訊，急忙返國，圖組親日政府，幸虧天佑中國，當他還在返國途中時，蔣委員長已經安然脫險，汪的陰謀得未成爲事實。其實汪兆銘的叛國通敵，跡象早已顯露，當民國十六年春，他由莫斯科返國，支持武漢政府時代，日本曾提議組織中日蘇三國同

盟，日務省曾派代表到漢口，籌劃召開締盟談判。日本當時把蘇聯拉入，是因為蘇聯那時實力還未充實，他的企圖是在利用蘇聯做日本的工具，以掃除歐美各國在遠東的勢力，也就是日本「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奏。這是汪兆銘和日本首次發生關係的時期。汪與中國共產黨決裂後三年，日本政客山本會對汪表示：「日本將再度考慮訂盟。」汪大喜若狂，就想東渡赴日，經全國民衆反對始罷。「九一八」事變發生前，汪曾代表廣東政府派人前往日本，打算和日本勾結，由日本助與軍火械彈，以謀顛覆中央政府，後因「九一八」事變爆發，寧粵合作，他的陰謀遂告中止。及至他加入政府以後，利用職權，取媚日本，無微不至，全國民衆才恍然明瞭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對他莫不唾棄萬分。「蘆溝橋」事變初起時，蔣委員長就決定抗戰到底，汪兆銘則力主向日本言和。「八一三」全面抗戰爆發前，我政府即決定在江陰要塞附近長江江面佈置封鎖線，將停泊漢口附近的日艦全部封鎖在內，汪以行政院長的地位，參與此項機密，不料事後即授意行政院秘書黃濬父子，將此項機密文件，作為情報材料，送往日本大使館，以致停泊漢口的日艦得於我江陰封鎖線未完全前預先全部撤退反日。其後漢奸黃濬父子經首都警備司令部拘獲，訊供屬實，綁赴刑場槍決，汪竟諉稱不知，置身事外，仍舊以政府高級官員的地位，暗中從事通謀敵國的活動。在南京失陷以前，全國上下抗日情緒激昂萬分，當德大使陶德曼來南京試探調停時，汪竟主張「不妨和他談談」，無形中在代替日本說話。此後每當我軍放棄一地，汪必表示快慰，他雖然屢次人云亦云的發表有

關抗戰建國的演說，乃是恐怕遭全國人民唾棄，故意散放煙幕，有時還在抗戰演說裏包含着破壞抗戰的論調，例如他曾提出「抗戰犧牲論」，認為抗戰的結果，只是中國全部犧牲，「犧牲到不剩一個人，才是抗戰目的的達到。」一面又高喊「焦土抗戰」，曲解「焦土抗戰」為「人與地俱成灰燼，直到中國沒有一個人一寸土」，來散播民族的失敗情緒，增加人民對於抗戰的恐怖。在德大使調停的時候，他已是一個潛藏在抗戰營壘裏替日本說話的內奸，為民族的叛徒，為破壞統一，破壞抗戰的主角。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國民參政會舉行第一次集會，汪兆銘任國民參政會議長，他知道大會將通過擁護抗戰建國綱領一案，就托故避不出席。原來他這時已經秘密派前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赴日本，要求日本改變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政策。高宗武代表汪兆銘無恥而又陰險的向日本獻計說：「日本如果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汪無能為力，即不能講和。日本如果真反對國民政府，將來可以下手。」這就是說：「你可以同國民政府講和，有汪兆銘做內應，你不喜歡國民政府，不妨等將來再下手。」汪兆銘和日本就根據這個基礎，決定了分裂中國的計劃。同時他又把他所擬就的和平條件，公開地送交義大使轉達日本，並且對義大使說：「此項和平條件，係經國民政府通過。」義大使就把這事告訴各國使館人員，所以當時就盛傳英法義瑞等駐華使節均將在漢口斡旋和平。七月末，倫敦每日快報駐漢記者在武昌晉謁蔣委員長時，叩詢對此項消息的意見，蔣委員長便表示說：「中國軍隊的後退，絕對不能說是日本的勝利。而且恰巧相反，日軍

的人數及經濟方面，均將因此更感困難。中國軍隊必堅守武漢，但即使由武漢撤退，也無關重要。中國除非能將主權完全收復，絕不歡迎任何國家調停。」到了八月二十日，倫敦美聯社忽然傳出消息說：「義國將調停中日戰事，其對手爲汪兆銘，並成立初步協定，將來中國可加入德義日反共協定。」這消息到達香港後，香港大公報就於二十一日撰一社評，標題爲「聞謠」，根據我國長期抗戰的國策，加以痛斥，說美聯社所傳義大利以汪爲對手而作中日間的調停，是根本不知道中國上下是怎樣一致決心抗戰，並且對於這一年來中國的國法黨紀軍律怎樣加強怎樣嚴重一點，太缺乏知識。甚至不認識汪的爲人。大公報社評論及汪的地方，並不是代汪個人辯護，實在是從整個國家民族着想。蔣委員長於接見路透社記者時，對義大利調停的消息，也嚴詞關斥，並引用大公報社評的話。汪當時驚駭異常，對蔣委員長堅決否認會向義大使提出「和平條件」的事，並在八月二十九日中央紀念週席上，鼓着他的如簧之舌巧爲掩飾說：「數日前所傳義國調停之說，外交部已有聲明，不必再述。我國外交方針，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及抗戰建國綱領第三至第七條中，已有極詳確之指示與規定，吾人唯有竭其心力輔助總裁，使一字一句見之實行，一切困難皆所不計。一切挑撥離間，更不值一笑。」一時民衆耳目遂復被他掩過。其實他完全口是心非，仍在加強地做他破壞抗戰的理論和造謠挑撥離間的工作，在日軍進攻華南以後，他便造出廣東軍官受了「銀彈」，廣州的失守是中央抽調軍隊到武漢的結果的謠言，企圖造成中國人民一種悲觀失

望的情緒。當時東京報紙正在對列強肆意恫嚇，說列強如若不和日本合作，則將妨害他們在華的利益。汪兆銘認爲時機已到，於是便露出他的本來面目，一而再的發表主和的言論。他對海通社記者發表談話，聲明中國自始至終沒有關閉調停的門戶，以作將來向日本投降的準備，同時另一方面，則對政府的抗戰政策惡意攻擊，以達到他叛國主和的目的。在武漢失守長沙大火以後，他不管政府對於長沙大火的解釋，一味攻擊抗戰中的破壞工作。接着他又發表了一篇「全面戰爭」的文章，否定游擊戰爭的意義，把游擊戰爭比之爲明末的流寇。同時故意強調對點線的佔領的作用，說敵人一定可以由點線的佔領，控制全面，並進而達到全面的佔領，這樣就完全否定了抗戰勝利的前途。他雖然不時發表這種狂吠的論調，但中國民衆的抗戰決心非常堅強，對他的論調都置之不理，他主和的陰謀絲毫無實現之望，而且受到全國民衆團體全國輿論全國各黨各派的攻擊。同時在國際方面，英國不但沒有出來調停，而且和美國一起以巨款貸與中國，更進一步的援助中國抗戰。汪兆銘在這到處碰壁之下，還不肯放棄他主和的希望，十二月九日，他又去謁見蔣委員長，力主對日議和，結果却受到蔣委員長一番義正辭嚴的批判，同時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又通過全國一致擁護蔣委員長堅決抗戰，禁止政府官吏言和的決議，這樣汪兆銘就不但不能對國民政府「下手」，而且連在重慶都沒有容身之地了。近衛知道汪兆銘在重慶不足有爲，一方面又因南北傀儡政權合併的失敗，以及吳佩孚的堅決拒絕引誘，覺得像汪兆銘這樣一個人物，倒很可

以做傀儡羣中的「領袖」於是便令他秘密逃出重慶，另外佈置傀儡局面。八十老儒任亮虞有詩譏歎汪兆銘的媚外求榮道：

避敵倉皇入蜀江，忽然回首向扶桑，西山木石空脚去，東海風波總沸揚；
媚外徒然如石晉，稱名尙不及邦昌，尊榮富貴求償願，畢竟南柯夢一場。

汪兆銘這時已經甘心賣國，對於日本主子的命令居然如響斯應，於是便從重慶秘密乘飛機逃了出來，而近衛聲明也就在他逃亡的時候發表了。汪兆銘從重慶逃出來以後，就一直飛到雲南昆明。他爲什麼不直飛到香港或河內，却要飛往昆明去呢？這却也是受了他日本主子的命令。因爲雲南是中國抗戰中最重要的後方，而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手上却握有三十個師的兵力，五個配有法國現代化裝置的機械化團，又因雲南是邊遠省份，中央直屬部隊的勢力還沒有充分進入，於是日本軍閥對雲南便發生了相當的幻想，抗戰爆發以後，日本間諜和漢奸喬裝改扮混進雲南來活動的很多，但終因龍雲的堅決擁護抗戰，結果都是徒勞往返，日本野心不死，這時又想利用汪兆銘來游說龍雲，以爲以汪的地位，也許可以把龍雲說動。原來那龍雲字子舟，雲南昭通人，是一個夷人，行伍出身，在唐繼堯部下以軍功逐漸擢升到軍長總指揮總司令等職，於民國十九年繼胡若愚之後而任雲南省政府主席，他在學問方面雖然比較差些，但他有一個同母的異姓兄弟名叫盧漢的，是個法國留學生，富有新思想，擁護抗戰極力。夷人雖然不是女性中心社會，對母親却比父親更

親切，所以龍雲和盧漢兩人的關係也好像親兄弟一樣。龍雲對盧漢言聽計從，恃如左右臂，遇事都要彼此商量。這一番情形，却是汪兆銘所不知道的，他在昆明下了飛機，便到省政府來訪龍雲。龍雲突然聽說汪兆銘來訪，不禁吃了一驚，便皺眉對盧漢道：「汪先生好端端在重慶，現在忽然飛到這裏來，不知道有什麼事？」盧漢想了一想道：「我聽說汪先生是主張對日本講和的，他在重慶常常被人攻擊，現在忽然飛到雲南來，一定是主和失敗，和中央意見不合，想來游說我們了。」龍雲道：「如此奈何？」盧漢道：「抗戰是我國既定的國策，絕對不容輕易改變，雲南既是中國的一個省分，當然也非絕對擁護抗戰不可。並且在地位上說，雲南是中國重要的後方，不是日本的軍事力量所能輕易達到，如果雲南有什麼異動，中央要解決雲南，非常容易。現在全國同胞都堅持抗戰，只有汪先生却不知抱着什麼主見，一定要講和，他自趨絕路由他的便，我們却絕對不可附和他。他如今既然來了，我們從禮數上說，自應盡地主之誼，加以招待，且聽他說些什麼，再作計較，萬一他要我們附和他的求和主張，那時就堅決的拒絕他好了。」龍雲點了點頭，當下便走出省府的會客廳來，和汪兆銘相見，兩下握了握手，分賓主坐下，龍雲含笑問道：「汪先生不在重慶，到昆明來有何貴幹？」汪兆銘不便逕把來意說出，只好支吾地答道：「兄弟因為近來重慶的空氣沉悶得很，所以特地飛到昆明來玩玩的。」龍雲是個爽直漢子，信以為真，心裏正在暗笑盧漢預料的錯誤，汪兆銘却已兜到本題來道：「最近日本首相近衛文麿有一篇聲明發表，龍主席不知道可曾看過沒有？」龍雲暗道：

「着着來了！」當下便故意搖頭道：「這却還沒有見到過，不知道他說些什麼？」汪兆銘很起勁的道：「他說日本對於中國沒有領土的要求，也不要中國賠償軍費，日本不但尊重中國的主權，且將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以便中國能夠完成獨立。」龍雲懷疑道：「能夠這樣，那當然是最好沒有了，不過他難道肯白打一場嗎？恐怕有些靠不住罷？」汪先生請不要見笑，我雖然不通文，却也常常聽得人家說：「幣重而言甘者，誘我也。」現在在日本不要也是在那裏誘我罷。但不知他還提出別的什麼條件來沒有？」汪兆銘囁嚅道：「有是有的，不過也平淡得很，就是要我們中國和他共同建設東亞新秩序，締結中日共同防共協定，以及經濟提攜這三點，我想他既然有求和的誠意，我們不妨和他談判，以期恢復和平，龍主席以為如何？」龍雲搖頭道：「這三點要求，不就是從前日本外相廣田所提出的「三原則」嗎？這是滅亡我們中國的陰謀毒計，汪先生怎麼倒說是平淡得很？我看日本狼子野心，念念不忘併吞我們中國，我們還是和他打下去，不要上他的當！」汪兆銘想不到龍雲的頭腦會這樣的清楚，覺得不能把話來說動他，但又不甘就此放棄，忽然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故意鬼張鬼智的向兩旁看了一眼，然後走近一步，對龍雲附耳說道：「龍主席，兄弟有幾句機密的話告訴你，兄弟這次從重慶來，聽說中央方面正在打算派遣軍隊到雲南來，大概不久就要實現了，龍主席似乎也該想個對付的辦法才好。」龍雲對汪兆銘看了半晌，知道他是因為游說不成，又想施展挑撥離間的伎倆了，不料堂堂一位國民黨副總裁，竟會無賴到這般地步，不禁有些好笑，當下便正色

說道：「汪先生說那裏話來，雲南本是中央統治下的地方，在抗戰期間，中央和雲南本是一家，不彼此，中央要抽調雲南的軍隊出發抗戰，雲南便奉命出師，中央軍隊要開拔到雲南來填防，雲南也只有盡力供應，談不到什麼對付不對付。如若中央認為我的才具不堪勝任省主席的地位，我龍子舟也情願退避賢路，要我反抗中央，使國家在抗戰期間再蒙受內戰的損失，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這不是我的良心上所忍出的。」汪兆銘碰了龍雲一個軟釘子，知道說他不動，只好興辭而出。在昆明就擱了一天，想到在日本主子前無法覆命，內心不覺焦燥萬分，次日又到省政府去訪龍雲，龍雲托病不出，却派盧漢出來代見。盧漢苦口婆心的勸說了汪兆銘一頓，請他早日回返重慶，不必爲日本所利用。汪兆銘吃了一驚，方知龍雲左右有着如此的能人，自覺難以再下說詞，祇得快快的辭出。又恐中央派人追來，不敢再在昆明多所就擱，便連夜趁了滇越鐵路火車前往法屬越南的首府河內。河內在紅河右岸，地當東京平原的中心，扼水陸交通的要衝，越南總督府就設在此地，爲越南的政治中樞，境內華僑很多。汪兆銘偕同他的祕書會仲鳴到了河內以後，便卜居在高朗街二十七號，等候他重慶方面的「同志」前來和他會合。這時他已經叛黨叛國，完全成了日本牽線的傀儡了，可是他還恬不知恥，一再函電中央，主張對日議和，他自己也知道不會發生什麼效果，不過爲了響應近衛在日本主子面前得以交代起見，不得不聊盡人事。他先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致函中常會及國防最高會議說：「本月九日，銘謁總裁，蔣先生，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整個支持戰局；日

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者皆自知之。既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對，德、義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霸，則和平終當到來。凡此經歷，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瞭，且較此爲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自能覺悟，我方應答以聲明，以之爲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局，誠爲不可再失之良機矣。英、美、法之協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用於解決戰爭，俾我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爲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美、法而單獨行動，德、義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歉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沉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爲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意見外，謹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這封信裏最荒謬的地方，是厚誣蔣委員長，說他在德大使調停時，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日方條件爲和平談判的基礎。其實這完全是汪兆銘在那兒造謠。蔣委員長自始就主張抗戰到底，德大使兩次調停，都被蔣委員長用堅決的口氣拒絕，說「日軍應先退出中國，始能談及

和平。」又說：「中國除了以領土及主權完整爲根據的正當和平條件外，絕對不接受任何條件。」何嘗會有許諾以日方條件爲和平談判基礎的事，除非汪兆銘自己在那兒見鬼。這還不算，過了一天，汪兆銘又發表了他的主張對日議和通電，曲意爲敵人解脫，把敵人的陰謀毒計解釋爲親善友好，內容更是荒謬無比，原文如下：「中央黨部 蔣總裁暨中央執監委員諸同志均鑒：今年四月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說明此次抗戰之原因曰：『自塘沽協定以來，吾人所以忍辱負重以與日本周旋，無非欲停止軍事行動，採用和平方法，先謀北方各省之保全，再進而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權及行政之完整爲最低限度，在經濟上以互惠平等爲合作原則。』自去歲七月蘆溝橋事變突發，中國認爲此種希望不能實現，始迫而出於抗戰。頃讀日本政府本月二十二日關於調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針之闡明。第一點爲善鄰友好，並鄭重聲明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國之主權，且將仿明治維新前例，以允許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爲條件，交還租界，廢除治外法權，俾中國能完成其獨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鄭重聲明，則吾人依於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戰以來淪陷各地，亦可收復，而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則吾人遵照宣言，謀東北四省問題之合理解決，實爲應有之決心與步驟。第二點爲共同防共，前此數年，日本政府屢會提議，吾人顧慮以此之故，干涉及於吾國之軍事及內政。今日日本政府既已闡明當以日德義防共協定之精神，締結『中日防共協定』，則此種顧慮，可以消除。防

共目的，在防止共產國際之擾亂的陰謀；對蘇邦交，不生影響。中國共產黨人既聲明願爲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則應即澈底拋棄其組織及宣傳，並取消其邊區政府及軍隊之特殊組織，完全遵守中華民國之法律制度；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立國之最高原則，一切違背此最高原則之組織與宣傳，我人必自動的積極的加以制裁，以盡其維護中華民國之責任。第三點爲經濟提攜，此亦數年以來日本政府屢會提議者，吾人以政治糾紛尙未解決，則經濟提攜無從說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鄭重闡明尊重中國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並闡明非欲在中國實行經濟上之獨佔，亦非欲要求中國限制第三國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則，以謀經濟提攜之實現；則對此主張，應在原則上予以贊同，並應本此原則，以商訂各種具體方案。以上三點，兆銘經熟慮之後，以爲國民政府應即以此爲根據，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日本政府十一月三日之聲明，已改變一月十六日聲明之態度，如國民政府根據以上三點爲和平之談判，則交涉之途徑已開。中國抗戰之目的，在求國家之生存獨立；抗戰年餘，創鉅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以上三點，爲和平之原則。至其條理，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適當。其尤要者：日本軍隊全部由中國撤去，必須普遍而迅速；所謂「防共協定」期間內，在特定地點允許駐兵，至多以內蒙附近之地點爲限。此爲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必須如此，中國始能努力於戰後之休養，努力於現代國家之建設。中日兩國，壤地相接，善隣友好，有其自然之必要，歷年以來，所

以背道而馳，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瞭其責任。今後中國固應以善鄰友好爲教育方針，日本尤應令其國民放棄其侵華侮華之傳統思想，而在教育上確立親華之方針，以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爲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同時吾人對於太平洋之安寧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須與關係各國一致努力，以維持增進其友誼及共同利益也。謹此提議，伏盼採納。」當時汪兆銘把這荒謬絕倫的主張對日議和通電到處散發，並在和他有關係的報紙上登載出來，全國民衆看了不禁大譁，因爲汪逆這篇主和的通電不但代敵人掩飾，把他野心所在的什麼「建設東亞新秩序」、「中日滿協同一體」等類近衛聲明中最刺目的字樣一概不提，而且處處地方代敵人要求幫敵人說話，甚至主張以內蒙附近地點允許日本駐兵，還說是「中國主權及行政之獨立完整所關」，如此中風狂走，胡言亂語，通敵求降，無怪各地民衆各黨各派都主張嚴加懲處了。蔣委員長爲了顧全汪逆過去的革命歷史，不忍眼看着他毀滅，曾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發出電報給他，勸他速返重慶養病，直到二十九日他那通荒謬絕倫的豔電發表了出來，才知道他喪心病狂，自趨絕路，無可救藥，方始放棄了對他的希望。然而國法黨紀所在，絕對不容汪逆如此胡行。因此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於二十八年一月一日召開臨時會議，由蔣總裁主席，討論關於汪兆銘違反紀律，危害黨國一案。經決議汪兆銘永遠開除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同時中央監察委員會也召開臨時常會，通過全文如下：「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

傳播違背國策之主張，二十九日來電，竟謬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悖的聲明爲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面騰之報章，廣爲散發，以建議中央爲名，逞搖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爲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爲敵張目，更復變本加厲，助其欺蒙。就其行爲而言，實爲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撼動國本。我國爲救亡圖存，發動抗戰，百餘萬將士之死傷，數百萬同胞之犧牲，慘痛深切，無非欲根本消滅敵人侵略毒計，以永保我國家民族世代永久之生命。年餘以來，國民則精誠團結，將士則踴躍用命，萬衆一心，咸集中於本黨。總裁委員長領導之下，堅毅不屈，有必達勝利之自信。今敵人謀我之野心益彰，伎倆益毒，即吾全國之敵愾愈切，決心愈堅。汪之所言，不但爲中央所痛絕，實亦爲全國民衆所不容。查戰爭期間，任何國民，絕對不得違反戰時國策之決定而自作主張。本黨紀律，更絕對不許逾越黨的正式決議，違反黨的規例，而以個人發表其意見。汪兆銘此種行動，其爲違反紀律，危害黨國，實已昭然若揭，大義所在，斷難姑息，即予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吏治。我國民須知，抗戰決勝之最要關鍵，唯在意志統一，精神不貳，我民族在昔迭遭外侮，如宋如明，固僅爲一姓一家朝代之潰滅，而非爲我民族之覆亡，然其致敗之原因，皆由當時朝廷少數奸邪，天良喪盡，以致滅亡，決非民氣與國力之不能抗敵也。故今日抗戰，非整肅綱紀，不足以振足精神，非祛除搆貳，不足以戰勝強寇。綜觀敵人最近之毒計，實欲威脅我精神，而導我於分裂覆亡，本黨深知我全國同胞，民族意識普遍發揚，春秋大義深入人心，只靠堅定不移奮鬥不屈之

精神，嚴守國策，統一意志，最後勝利，自必實現。今後抗戰國策，一以本黨總裁上月二十六日在中央紀念週所發表之演詞爲唯一標準，願我全國同志及將士同胞，本此意志，悉力以赴。其有背越斯旨之一切言論與行動，皆爲國家利益與法紀所不容，與國人共同擯棄，以保持戰時意志，而完成我三民主義革命救國之使命。」這決議宣佈以後，汪兆銘的政治生命便從此宣告完結了。

第二十三回 棄順投逆陳周趨絕路 條分縷析領袖揭陰謀

却說汪兆銘叛國潛逃以後，隔了不久，他手下的幾個親信人物如陳公博、周佛海等，也於十二月二十六日悄悄離開了重慶，到河內去和汪逆會合。汪逆從前本是改組派的領袖，但這時改組派的舊部仍舊跟隨他的只有陳公博一人，其餘如顧孟餘、甘乃光、陳樹人等，都仍舊堅決擁護抗戰，不再去理睬他，即此也可見汪逆的賣國求和主張是如何的爲大家所深惡痛絕了。那陳公博是廣東南海人，年青時倒也頗有志於革命，十六歲就加入興中會爲會員，後來北上求學於北京大學，畢業後出洋留學於美國的紐約大學。民國十四年，任廣東省農礦廳長。十五年，任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兼廣東大學教授。國民革命軍北伐時，任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長，後又歷任湖北省財政委員會主席、江海關監督、中央黨部常務委員兼工人部部長。十七年，汪兆銘在政治上突告失意，陳公博就在上海辦「革命評論」，主張改組國民黨，並組織改組同志會，因此世人遂均目汪派爲改組派，終於

因此被開除黨籍，「革命評論」也被禁止刊行。「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始恢復黨籍，民國二十一年，汪兆銘做行政院長，陳公博任實業部長。陳的爲人，有許多地方，和汪逆相像，最顯著的是言不顧行，動搖反覆，主張不定。例如他在辦「革命評論」時代，適值濟南慘案發生，他便在刊物上大做文章，大言炎炎的主張對日宣戰，並說只要我國能拚着把沿江沿海一帶地方放棄，在內地和日本打上三年五載，日本雖強，終不免要屈服。當時頗博得一般青年的熱烈同情，可是到抗戰發生，蔣委員長真的預備誘敵深入，和日本在中國內地作持久戰時，陳公博却首先跟着汪兆銘逃出了重慶，去向日本屈膝投降了，其反覆無常，言不顧行有如此者。至於那周佛海，他倒並不是改組派，而是個反覆無常的投機份子，青年時代曾加入過共產黨，後來因在共產黨內不能滿足他的權位慾，便又脫離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甯漢分裂時代，他見武漢政府逐漸失勢，便悄悄的上了長江輪船，預備脫離武漢政府，來投奔南京政府，不料一到上海，就遭逮捕，他便獻出他所著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一書來，因此而博得蔣委員長的賞識，不但立刻把他釋放，而且不斷的提拔他，把他重用，歷任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訓練處主任，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黨部民衆訓練部長，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等要職。可是他却害着極強烈的恐日病，在國內政治上，他却又同汪兆銘一樣，害怕着中國共產黨的抬頭，因爲他們都會背叛過共產黨，惟恐共黨勢力起來後將不免使他的地位沒落，由於親日和反共這兩點上完全一致，所以他和汪逆也就沆瀣一氣，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了。這一批人的脫離重慶，對於中國的抗戰無疑地是有着莫大益處的，因為如若讓他們潛伏在內部，暗中破壞抗戰，實在使人防不勝防，現在讓他們一起跟着汪逆逃了出去，彷彿在我們中國身上割去了一個毒瘤，使得抗戰內部更加健全有力了。這是日本政治陰謀的失敗，同時也是我國戰略、攻略的成功。不過因為「近衛聲明」裏面，用一串新名詞掩飾着他的野心，又有什麼日本對中國無領土及賠償軍費的要求，且將交還租界，廢止治外法權，以便中國成為完全獨立的國家等美麗的字句，並有汪兆銘之流起而響應，蔣委員長深恐一部分人不加審察，誤墜其術，便在陳公博、周佛海逃出重慶那一天，在中央紀念週上發表演說，揭破日本對我國的全部陰謀道：「各位同志，我們抗戰，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我最近屢次指出過去十八個月可名為第一期的抗戰，就是抗戰的前期；從今以後，乃是第二期的抗戰，也就是抗戰後期。我們現在無論南北各戰場上，前方的士氣，和戰鬥精神的旺盛，實為自開戰以來所未曾有的好氣象。一般官兵，都明瞭這一次中日戰事，在敵人是要整個的滅亡中國，在我們是要從根本上救起中國，所以訓練部隊和強國精神，更是十分的要積極。一般國民也都認識，敵人非貫徹他侵略毒謀不止，非滅亡了中國不罷手，我們非在艱苦中求生路，無倖存之理；所以環境儘管苦痛，而各地軍民的意志愈趨堅定。祇要前方後方一致認識國家的危機，萬眾一心，向着最後勝利的目標，刻苦努力，犧牲奮鬥，不懈怠，不屈服，深信必能達到抗戰的目的。敵人方面，因為看到我們抗戰的堅決，和全國意志的團結，他就於軍事行動之

外，出以種種威脅利誘的方法。自從十一月三日，敵國政府發表宣言，接着他的首相及陸海外務當局，陸續發表了許多離奇怪誕的謬論，五光十色，矛盾百出，意在內欺其國民，外欺世界友邦，更對我中國國民，妄想肆其迷惑麻醉恫嚇的毒計。一方面他們的公私輿論，軟硬兼施的在旁吶喊助威，到了最近十二月二十二日，乃有其首相近衛文麿所謂與「更生中國調整國交」的聲明，可算敵人玩弄玄虛的一個總結局，使我們整個的明瞭他的陰謀的全貌。近衛的這個聲明，本來不外是陳腔濫套，在我們一心抗戰的期內，不但沒有駁斥的必要，簡直也沒有理會的價值。但是綜合敵方這幾個月來的所言所行，略為分析一下，就知道他表面的空泛支離，而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着機械利刃。我可以說一句，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以圖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括，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家，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原來搬弄字句，巧言詭辯，放出烟幕，貽害世人，本是敵人擅長的慣技。試看他發表了談話之後，接着又有所謂日本政府發言人二十四日的談話，簡直說這就是必須向中國提出的條件，但又自命為溫和派的見解。這是如何狠毒的手段，又是如何滑稽的姿態。我深恐世上或者還有一小部分人，不明瞭他這種烟幕後面所包藏着的禍心，還以為他所提出的，並不怎麼樣奇醜，所以特地將敵人的用心，整個的揭露一下，讓國民知道警戒，也讓世界友邦明瞭日本的野心陰謀，充其極量，將要擾亂世界，貽禍人類到甚麼地步！我要促起大家注意的，是日閥的兇悍，日閥的狂妄，日閥的自欺欺人，和日閥的愚昧無知，而急要的是要大

家認識日本目前有整個吞嚥中國的決心。現在就敵方十二月二十二日聲明爲中心，再追敘他這幾個月來輿論所提倡和實際所進行的各種陰謀口號，以分析的方法，來謀一種綜合的認識。爲敘述的方便，首先要請大家注意下面的四點：（一）建立「東亞新秩序」。這是日本人最自命得意的口號和作法，照他的外相有田十二月十九日的解釋，「東亞新秩序」云者，即在「日滿支三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之密切聯絡與互助，以阻止赤禍，擁護東洋文明，撤除經濟壁壘，使中國脫離半殖民地，以謀東亞之安定。而近衛在十四日之談話，亦謂中國事件之最終目的，不僅在軍事勝利，乃在於中國之新生，與「東亞新秩序」之確定。此項新秩序，係中國新生後，日滿支三方面合作爲基礎。大家要注意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完全受其支配，而此項新秩序，則是根據中國已變爲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所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聯絡而成的。目的在甚麼呢？以防止赤禍的名義，控制中國的軍事；以擁護東洋文明的名義，消滅中國的民族文化；以撤除經濟壁壘的名義，排斥歐美勢力，獨霸太平洋；再以「日滿支經濟單元」「經濟集團」的工具，抵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大家試想：「建設東亞新秩序」這七個字之下，包藏着怎樣的禍心。簡單一句話，這是推翻東亞的國際秩序，造成奴隸的中國，以遂其獨霸太平洋，宰割世界的企圖的總名稱。（二）所謂「東亞協同體」與「日滿支不可分」及「日滿支互助連環的關係」造成「東亞協同體」，又是敵國朝野在過去數月中所多方鼓吹的一個口號。他這個口

號，是比以前甚麼「經濟單元」，「經濟集團」云云，更廣義、更普及，也更進一步了。他是要以他們的「日滿支不可分」論爲理由，而主張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整個的將中國及東北同噬，併合爲一個單元體。他們的雜誌，並且公然說「東亞協同體」下的日滿支，應該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面關係，又說應該是家長制，日本爲家長，而滿支爲子弟。換一句話說，前者爲治者，爲主；後者爲被治者，爲奴。大家想想：這不是吞併是甚麼？這不是整個消滅中國是甚麼？而且近衛在上一月還散發一種荒謬的傳單，中間一句極驚心怵目的話，就是「樹立日滿支政治、經濟、文化互助連環的關係」。這連環關係是甚麼？不是大家看到枷錘上鎖鍊嗎？這一個連環關係，就是要像鎖鍊般牽曳着我們整個民族，降到十八層地獄之中，而永永不能自脫。（三）所謂「經濟單元」和「經濟集團」這在日本倡導多年了，最近此論依然盛行，而且也猛烈進行，這是「東亞協同體」中間的主要關節。他們隨時改變着口號，有時稱經濟提攜，有時稱經濟合作，其政府十一月四日宣言，則稱爲「經濟連繫」。十一月底的敵國報紙，載着「日滿支將成立經濟單位，今後將禍福與共。」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有田談話中，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決定開經濟會議，以謀日滿支經濟密切的結合而強化。」「經濟單元」，此類經濟關係，世人稱爲「經濟集團」，在事實上以作爲經濟吞併工具的「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早已成立了。日滿支經濟懇談會，開了不止一次了，他的所謂「企劃院」也於近衛發表聲明後，草成「日滿支生產力量擴充計劃案」了。他這個所謂「經濟集團」

不僅是要操縱我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全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推演下去，勢必至於限制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食衣住行，都得不到一些的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使中國民族作奴隸，做牛馬，在鞭策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四）成立所謂「興亞院」，這是承接敵國開了許久的對華機關而產生的。過去曾經一度計劃設立「對支院」，最近乃改為「興亞院」。「對支院」已經是夠侮辱，夠可怕的一個名稱了；改稱了「興亞院」，簡直是給全亞洲人以一個重大的侮辱。他這種做法，是要使整個中國支離滅裂，不止亡中國，也要危及整個的亞洲。在十二月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先一日，近衛曾發表談話說：「要籌組新的行政機關，以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機關，依國外各機關與中國保持聯帶關係，將成為執行對華政策之樞紐，以實現日本對中國事件之最後目的。」大家對於這個機關是甚麼東西，應該有明白的認識了。這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不過從前是他們認為時機未至，只是偷偷摸摸的幹，現在索性揭破面幕，悍然不顧全盤托出來，正式的成立起來了。由於「興亞院」的設立，大家更應該明白日本當我們中國作甚麼看待？他所要的是甚麼？他的所謂中日事件最後目的是甚麼？我們說長期抗戰，他們就說「長期建設」。他所要建設的是甚麼？明白說了吧，就是他長期執行滅亡中國的計劃，不達目的，永不停止，現在他的辦法也有了，機關也有了，這也可算是圖窮刀見，絲毫無隱了吧。明白了

上述幾個概念以後，再來看近衛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聲明裏有些甚麼內容，就可以得到真確的認識，不致爲字面上的烟幕所蒙住。我現在再列舉其可注意之點：第一，他這一篇聲明的骨幹，依然是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努力於「建設東亞新秩序」的一套。他說是向中外宣明他的政府之真意目的，當然要顧到歐美與世界，所以他在辭令上安排得特別謹慎，似乎說他所要求於中國的，既非領土，也不要戰費賠償，並不爲他一國之私，而是爲着東亞大局，並且還說是要中國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所以更表示考慮取消治外法權，與歸還租界等等，似乎他不但是對中國無所取，而且還要對中國有所與。他這種打算，好像世人都沒有明瞭他的所謂「東亞新秩序」的真諦，以爲隨便可以受其迷惑，其實他所謂「日滿支」協同一致，所謂「東亞新秩序」野心昭然，已如我上面所說明。他扼住了這個滅亡中國，獨霸東亞的主軸，在他的心目中，所謂領土，當然是他所支配的領土，資源也就是他囊中的資源，既已席捲以去，還要求甚麼枝節的割地和賠款。他所要求的，既在整個土地和人民，大慾在前，自然樂得以此不要領土，不要賠償的狡言欺世了。實際在我們中國的立場說，要談戰費賠償等等，當然先要弄清楚，戰爭的責任所歸，這次明明是他發動兵力，來到我們的領土內作戰侵略，責任灼然在人耳目。他這種說法，當然不值一顧。至於治外法權，如果讓他掌握了整個中國的主權，那更是皮上之毛，所謂歸還租界，也等於外府之寄，不但對其他國家的租界，他的輿論已經鼓吹代爲管理，要將中國的租界成爲日本獨有的大租界。這樣一來，中國若不是變爲他

的奴屬國，也就降爲保護國，而且實際上就是合併於日本。他說要使中國爲完全獨立國家，豈非就等於馬關條約中的朝鮮嗎？我可以斷言，在這篇聲明發表以前，世上或者有人希冀日本能悔禍，自他這個聲明發表後，就再沒有一個明大義識事勢的中國人，再存和平妥協之想了。第二，他的聲明中主要之點，除了日滿支協力以外，便是經濟提攜和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的內容，我在上面講明經濟集團時，已充分說明，不必複述；所謂共同防共，是要中國和他締結防共協定，是要在華北駐兵，並劃內蒙爲防共特區。姑無論他所謂共同防共的涵義如何，而在我們全國一致實行三民主義的中國，若再談共同防共，完全是無的放矢。我可以說，他不過是要以共同防共的名義，首先控制我國的軍事，進而控制我國政治文化以至於外交；這一點，便是「七·七」抗戰以前，他歷年要求不遂而懷恨的一個主因。我們因爲不願上他的圈套，甯使忍受着千辛萬苦，到了最後關頭，甯可以舉國犧牲來抗戰；如果這個共同防共的要求可以應允，還待今日嗎？世上一般輿論，或者以爲日本之所謂防共，其真意在防蘇俄，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者，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我；即使有對俄的意味在內，也祇佔一小部的成分，而其大部成分，則在於滅華。不然，他如果爲了國防或真是對俄關係，那麼今年七八月間當張鼓峯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視却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防共云云，祇不過外欺世界，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老實說，如果華

北駐兵可以允許，內蒙可以劃爲特區，我們亦不會有「七·七」的抗戰，如果中國因害怕日本而允其兵力支配華北，那麼在民國十七年田中出兵濟南時，我們國民革命軍也不會不顧一切的繼續向前挺進到北平，早可以被他阻止下來，內蒙華北也早就可以拱手讓他宰制了。唯其中國在革命潮中，而革命勢力一經發動，三民主義一經發展，無論如何，是必然會要排除萬難，以奔赴於目的地，決非任何力量所能阻擋的，所以他提此要求，實在對現代中國認識太不充分。他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更不明現在時代是甚麼時代，現在中國是甚麼樣的中國。同時他聲明書中公然說非駐兵華北內蒙，不足以實現「東亞新秩序」的建立，那麼所謂「東亞新秩序」是甚麼？世界友邦和我國人士，不更可以瞭然了嗎？第三，聲明書中後段，要求在華北內蒙與以特別開發的便利，這是他借其同防共名義，來壟斷中國市場，以遂其獨霸東亞之企圖。他更提出中國應給與日本臣民以內地居住營業之自由權；這一點看去似乎是很平凡，可惜他沒有知道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印象是怎樣。老實說，中國的老百姓，一提到日本，就會聯想到他的特務機關，和爲非作惡的浪人，就會聯想到販鴉片，賣嗎啡，製白麵，私販軍火，接濟土匪，豢養流氓，製造漢奸，一切敗我秩序，敗我民德，毒化匪化的陰謀。所以開放內地居住和營業自由，在中國得到完全獨立以後，對其他國家不是不可以討論的，而對於日本，除非我們願意受他的毒害和擾亂，除非我們願意將我們的善良風紀被其敗壞，將我們的經濟膏血受其吮吸，就沒有人會應允的。中國人應該不會健忘，所謂內地居住營業自由，不

就是和當年所謂東北商租權有同樣的性質嗎？當民國十八年的時候，他現在的外務大臣有田，以東亞局長的資格，奉他內閣總理的命，來北京交涉，當時我們就堅決拒絕，不肯答應這個商租權的要求，甯使讓日本軍事來佔領我們的東北，而決不願與他訂立這種禍國喪權的不平等的條約。爲甚麼呢？因爲日本給我們的印象太可怕了！居住所到之地，警察權經濟權都要隨之喪失。日本人如果有居住營業自由，同地的中國人就要沒有自由，甚至不能立足。當時的商租權問題，猶不過是東北一隅局部的事情，我們尙且不能應允，現在他更推而大之，及於我們的全領土。而且在所謂「東亞新秩序」的口號之下，我們怎樣能應允呢？除上面幾個具體要項已經依次說明而外，更要促起大家注意近衛聲明中兩句極狠毒的話，這就是：（一）「完成兩民族的融和。」依我們的理想，民族與民族間平等親睦，達到和平共存，這當然是正當的。但日本所要求的融和，這與他的所謂「日滿支緊密連繫，」「樹立互助連環關係」等話相對照，就可知道他所求的是甚麼？再證以「東亞協同體」是「立體關係」的話，則其所謂「融和，」明明是要我中國民族消融或鎔化於日本民族之內，而與之「合併一體，」這不就是要永遠消滅我民族的獨立存在嗎？（二）「完全無缺之提攜合作。」他所要求的提攜和合作，是甚麼一個意義，聽了我上面的解釋，已可以明瞭，但他還要「完全無缺的合作，」甚麼才是完全無缺的合作呢？譬之吞噬要獨吞，並且要整個的吞噬下去，也就是要中國人完全降於奴隸地位，貢獻一切所有，供其役使。上面就是他所謂完全無缺的合作。

而近衛則總結一句：「此實爲日本對中國最低限度的要求。」這樣還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試問超過這最低要求以上的，更還有甚麼？這和以前的廣田三原則相較，更來得惡毒。以前我們尚且不能接受廣田三原則，到今天還能妄想中國接受此等亡國條件嗎？扼住了人家的強脈，要得鄰邦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命而甘心，敵人的毒計陰謀，都由近衛這一聲明中顯露出來了。而且還不止如此，敵人認明了田中計劃：「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近衛十二月一日在樞密院報告說是「決以中國建設工作情形爲根據，確定事件結束之時限。」所謂中國建設工作情形，就是滅亡吞併到了甚麼階段的意義，我們的國民這就可以完全明白，中國不滅，日本的侵略工作是不會停止的。世界各友邦這也可以明白了解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是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充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雙管齊下了。在吞併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了歐美的勢力，這一步站定以後，將要更進行甚麼？已不啻肺肝如揭。總之，日本是已經將幾十年來秘而不宣的一套野心狂想和計劃，整個的擺出來了。我們從前提一點警覺日本野心的話，大家或者還認爲聳聽的話，認爲日本不至於如此從今以後，敢言自中國以至於世界，對日本的野心，沒有人不洞若觀火了。綜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至於割地賠款，在這個大慾之前，當然更非侵略者之所重。拆穿來

說，他們的所謂經濟集團，就是要將中國整個的財力資源受日本的統制，以代替其不要賠款。他原要求華北內蒙駐兵，要求中國全領土內自由居住和營業，就是要使中國全部土地受其統治與支配；中國全部人民，任其壓迫和奴使，以代替其所謂不要割地。我們記得朝鮮未被併吞以前，日本人也嘗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支不可分」與「東亞協同體」等新名詞，我們給他明白揭穿了罷，甚麼是「東亞協同體」，乾脆說就是「中日合併」，就是把整個中國歸併於日本，就是「日本大陸帝國」之完成。而他還有一套「建立東亞新秩序」的語調，爲掩蔽陰謀的烟幕，以爲世人皆愚，唯他獨智，想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這真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亡人國家滅人民族的新發明、新方法。現在他滅亡中國的計劃和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併吞的手段與心事，已畢露無遺，所缺者，祇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領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痴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勢將萬劫沉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能解脫。我還可以說日本的陰謀妄想，雖然到今天才完全暴露，但敵國的這套毒計和深心，却是衣鉢真傳，不是一朝一夕。日本這十幾年來，重臣宿望，相繼凋謝，就沒有一個明白存亡至理的政治家，坐聽一般軍人壞法亂紀，支配一切，危機愈增加，野心愈狂妄，他早就安排好了整套的羅網，使中國無法自脫。我們全國同胞，幸而在去年七月，奮起抗戰，使他不戰而屈的慢性陰謀，不得而逞。

並且一步一步的暴露出他的陰謀，到如今他就不得不盡揭兇惡的肺肝，以陳於世界之前。如果我們去年還不起而抗戰，讓他步步蠶食，那麼，在世界固然是受其欺蒙，在我們中國，更將如慢性痲疾，陰而不發。體力則逐漸消蝕，神經也麻木不仁，不出三年五載，也必淪胥以亡。試看他當時滅亡韓國的手段，還不是一方面以親善提攜，扶持獨立的美名，一方面用脅迫誘引，麻醉分割的毒計，最後收之囊中於不知不覺中。現在我們既從一年半的抗戰中，提高國民的敵愾心和警覺性，更由於前方百餘萬將士，後方數百萬民衆的死傷犧牲，堅強奮鬥，始終不屈，使敵人不能不整個暴露他猙獰的面目，這一來，不但中國沒有被併吞滅亡的危險，而且也使世界及早警覺到這一個野心難制的國家，任其猖狂，將要危害世界和平到甚麼地步，我們固然是犧牲很大，但我們的這一戰，不但救了國家滅亡的危機，也消弭了世界的慘禍與浩劫。我們慘酷的犧牲，實在是有重大的意義，我們始終不屈不撓的精神，已爲我國家民族生存建立了堅強的保障。同志們必須認清這一點，更進一步，盡到我們的責任。我們由於對日本陰謀的總檢討，發現了敵人的兇狠，也發現了敵人的狂妄。我們真不明白敵人何以失去理智到這樣地步，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有五千年歷史，四萬五千萬人民，一千二百餘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而至於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敵人欲以共同防共的名義來控制我們的軍事，以經濟集團的工具來消滅我們的資源，更以「東亞協同體」的工具來控制我們的政治文化，以消滅我

民族的生存，打算是精密極了。敵人一再聲言「日滿支」三國要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的不可分割關係，乃至互助連環關係。換言之，就是要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消滅中國民族性的獨立存在，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來支配東亞；其所說計劃，是周到極了。但實在說來，東亞的文化，除了中國文化之外，尚有何種獨立之文化？東亞以中國爲重心，如果中國喪失了獨立生存，還有甚麼東亞的經濟可言。即以東亞的政治來說，五千年來，也唯有中國親邦善鄰，忠孝仁愛，和平仁義的政治思想，是爲東亞的模範；如今只有我們總理的三民主義，才是平等自由獨立共存的原則，也是永久和平的保障。日本又有甚麼政治可言？試問他日本今日的政治，是怎麼樣的一種政治？日本不知道自己反省，反以世人爲可欺，偏以滅亡中國爲建設東亞與復興東亞的手段。這簡直是背理悖義，倒行逆施。試問沒有中國，何有東亞，又何有日本？日閥滅亡中國的行動，結果必然促日本於滅亡。在我們中國一年半的抗戰，已經奠定了復興基礎，我們不怕艱難，我們也不慮危險，我們祇可惜日本這一個國家，經過多年維新，志士犧牲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才造成了這樣強的一個國家，到如今民衆無力，朝廷無權，政治家沒有節操和識見，坐令少數壯軍人，倒行逆施，妄用了國力，動搖了國本，儘往損人利己殘人以逞率獸食人的路上走去。在這輩軍人的心目中，不但沒有中國，也沒有世界，不但沒有紀綱法律，也沒有他們的政府。貪殘暴戾，爲所欲爲，長此下去，日本這一個國家，實在是危險萬分，不堪設想。我們與日閥，雖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但我們和日本民衆，究竟是隣邦同文的民族，由他的

歷史想，前途豈但覺得可危，實在也替他們可惜。各位同志，要知道敵閥現在已經是猖狂冥行，愈走愈趨於迷途絕路，他們現在已經忘却自己歷史，忘却自己地位，外看不見世界，內看不見自己的危機，對面又不認識革命時期的中國。他們只有兩種思想，不是昧於事實，妄想以殘酷的條件，迫我屈服，就是要想以簡便取巧的捷徑，蒙住世界，攫取便宜。這真是自己愚昧，而以世人皆爲愚蠢可欺；自己殘暴，而認爲世上只有暴力支配一切。即如近衛這一次聲明內所列舉的幾個條項，他就是以一建立東亞新秩序」來關閉中國門戶，打破九國公約；以「東亞協同體」來排斥歐美在遠東的勢力；以「華北駐兵」與「內蒙特區」復如他向袁世凱要索的「二十一條款」。整個的說來，他所謂「建立東亞新秩序」等等的這一套，就是要強迫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原則，要我們中國自己來破壞國聯、盟約、九國公約，以至於中蘇不侵犯條約等一切國際條約。既要縛我手足扼我血脈，還要我中國跟着他背信蔑義，助成他獨霸東亞以至支配世界的迷夢。試問我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一向以信義爲立國的基礎，豈能受他威脅，而拋棄我們的立場嗎？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就是不侮強寡，不畏強禦，尤其是不肯背盟棄信。會記得民國初年，田中義一到上海會見我們的總理，那時節正是歐戰發生時期，田中說我們東亞應該擺脫一切與外國既存關係，而別造一個新體勢。總理就問他，這樣豈不要破壞國際條約？田中說破壞國際條約，打破不平等關係，不是與中國有利益嗎？總理毅然回絕他道，廢除不平等條約，也要堂堂正正，循合法的的正當手續。

來做。如果不合法的破壞條約，這種舉動，雖於我國有利，亦所不爲。諸位同志，這就是中國的精神，這就是三民主義的精神，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抗戰，我們憑這個精神來抵抗一切霸道強權和暴力，我們更要憑這個精神來恢復東亞秩序，以貢獻於世界永久的和平。總之，這一個戰爭，在日本是精神道德整個崩潰沒落的暴力行爲，在我們是毅然負起世界正義責任的意義戰。日本現在的軍閥，正是失了理智，逞其獸性，奔驟馳突，可以衝過一切軌範，摧毀人類的一切文明與福祉。本來世界上負有條約責任的各國，爲要打開黑暗，重復光明，都應該有制裁強暴，維持國際條約的責任，但大家都相顧逡巡，中國就祇有不惜一切犧牲，來担起了這個正義絕續公理存亡關頭的大責任。我們這一次抗戰，在本國是爲完成國民革命之目的，求得中國的獨立自由平等，對國際就是要擁護正義，恢復條約尊嚴，重建和平秩序。我們這一次抗敵戰爭，是善與惡，是與非的戰爭，是公理與強權的戰爭，是守法與毀法者的戰爭，也是正義和暴力的戰爭。我們古語有云：『德不孤必有鄰，』世上公理的力量，終必抬頭，一切善良的人類，終必爲正義而合作。我們只要守定立場，認定目標，立定決心，愈艱苦，愈堅強，愈持久，愈奮勇，全國一心，繼續努力，最後勝利，必屬我們，只希望我們同志和全國軍民，格外黽勉，以底於成！——這篇演說發表後，全國民衆對於日本軍閥想滅亡我國的陰謀毒計有了更清楚的認識，於是抗戰決心分外堅強，對於汪逆通敵求和的歪曲論調，也就更加唾棄萬分了。可是汪逆却仍舊執迷不悟，不肯幡然改悔，正是：

分明指與平川路，反把惡言當惡言。

欲知汪逆和日寇如何活動，且待下回再表。

第二十四回 太平洋初傳警報 南昌城膠着日軍

這時全國上下因着汪逆的私自逃出重慶，發表通敵求和的荒謬主張，莫不憤慨萬分，一致聲罪致討。新華日報首先對汪逆大張撻伐道：「最近汪逆之離國，不僅與政府毫無關係，且無絲毫影響及於中國之抗戰。我軍棄守任何重要城市後，日方輒圖引誘中國屈服，任何國人應知日敵近衛所發表之言論，必為全國共棄，僅秦檜與吳三桂一流之漢奸，將作此行。無論何人對於蔣委員長領導下之決心抗戰，略有缺乏信心之表示者，將為其同胞所反對，吾人今方遇危難之局勢，此固無庸為諱，但每一國民務須準備掃除一切阻礙，尤以身負重任者為最，不應離其職守，而從事私人之勾當。」同時前方浴血抗戰的將士也有電文痛詆汪逆。陳誠、薛岳等十餘將領和全體將士於一月三日發表通電云：「汪兆銘承本黨付託之重，值軍事緊張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傳播荒謬之主張，通敵求降，罪無可逭。我等聞訊之下，憤慨莫名，決擁護中央永遠開除其黨籍，並撤除其一切職務，藉肅黨紀，以正視聽。」何香凝也電關汪逆的荒謬建議，大致說：「為着三十餘年會共患難的友情，為着忠實於先總理臨終時大家說的話，我希望汪兆銘這篇通電是他坐飛機時北風吹昏了頭，

或是肝裏瓜子蟲爬進心坎的胡裏胡塗，而不是神智清楚確經考慮後的老實話，因為太不像中國人講的話了。總理遺囑還是汪兆銘親筆所記錄的，事過十餘年，言猶在耳，如汪兆銘竟靦顏事敵，不知何以對總理與殉國諸烈士，及數十萬抗戰之軍士與被殘殺的同胞。倘我一片婆心假定他是病得發狂是真的話，那麼汪兆銘應該立即重發聲明，取消一切前所胡說的不入耳之談，重回四川，閉門思過，以謝國人，並求祖宗之寬諒。馮玉祥將軍也有一個妙電，大罵汪逆，說他「發神經病」，並說早知如此，可惜往年孫鳳鳴對他一擊不中，今應爲孫君鑄個銅像才是。此外香港、上海各民衆團體及國外僑胞，對於汪兆銘的出亡，也紛紛通電討伐。倫敦英國政界觀察家也批評汪兆銘響應日本的言論，事實上將證明其爲放不響的「潮濕爆竹」。這時候的汪兆銘，一方面既遭全國人士的唾罵，復被國民政府通緝；另一方面又爲世界有識之士所不齒，終日如坐在針氈上一樣，非常難受。只好拚命設法找關係，去和河內日領事館聯絡，互通聲息，叫近衛趕快派人來保護他，援引他。可是這當兒，日本國內恰巧發生閣潮，近衛文麿業已下台，由平沼騏一郎繼起組閣。近衛這狡兔，他並不以汪逆的出走爲一件滿足的事，反而怪他出走得大早，倘能延待到重慶開中常會的時候，也許還可以多拉幾個人，其實這完全是夢想，除了汪系一黨的賣國叛徒外，我全國上下都堅決擁護蔣委員長的抗戰國策，沒有一個人肯向日本投降的。日本見我國毫無屈服的表示，反而把潛藏在內部的汪逆等一班人清除了出去，便又想對英國示威，壓迫正在走着「綏靖」路線的英國。

出來調停中日戰事，於是便開始於二月十日集中大批艦艇，在海南島登陸進攻。海南島屬廣東省管轄，一名瓊崖，漢武帝南通百粵，始置珠崖、儋耳二郡。隋代爲珠崖郡，唐爲儋州，唐末藩鎮跋扈時，分爲瓊州、儋州、萬安州、振州、四州，北宋承之，僅將振州改爲崖州，南宋復改崖州爲朱崖，而去儋州，元代總名瓊州，明代分爲瓊州、崖州、儋州，清代始名海南島，分爲瓊州、崖州、儋州、萬州、四州。民國成立，總名瓊崖，但大家習慣地都稱之爲海南島。這島孤立在南海之中，隔瓊州海峽和雷州半島相對，爲我國沿海最大島嶼之一，和台灣合成一條龍的兩隻眼睛，倘若再加上濟州島，那就活像是一條龍了。牠東望菲列賓，西降越南、暹羅、新加坡，北面和香港只隔一條海，是南洋羣島和大陸的階梯，爲東西水陸交通的要道，歐亞航線所必經的地方。海岸線的長度，不下二千幾百里，重要港灣有榆林、清瀾、海口、三亞、新盈、新英、北黎、博森、藤橋等港，其中榆林港港口羣山簇抱，水道狹窄，裏面則港寬水深，可泊巨艦十餘艘，爲天然的良港。從前日俄戰役時，俄國波羅的海艦隊東來，曾寄泊於此。在清朝末年就有建築軍港的計劃，孫總理和袁世凱也都發表過同樣的主張，但未成事實。不過海南島的地位雖然重要，當日軍集中艦艇登陸的時候，我軍却因隔海增援困難，以致被日軍僥倖得逞，但是日軍也只佔據了這島的東、南、北沿海的幾處地方，西部海岸和中部腹地仍舊有我國的保安隊繼續奮勇抵抗，阻撓日本建築港口，開闢飛機場的工作。日軍的登陸海南島，無疑地是英法縱容德義侵略的「綏靖政策」所造成的後果，日本眼見英法在歐洲方面處處退讓，不惜犧牲弱小國家來祈

求和平，便悍然不顧一切的來進犯南，企圖把英國的勢力整個逐出中國，連過去所說的什麼「吾人華北，不列顛華中，南」這樣在中國劃分勢力範圍的口號也都置之度外了。及至進攻華南佔領廣州以後，見英國方面仍舊毫無動靜，他的膽子不禁更加大了一步，於是便開始在海南島登陸，來試探國際方面的反響。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發生，但具有遠見對敵情判斷非常犀利深刻的蔣委員長，却早已洞燭日本的野心，對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士警告說，這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影響非常重大。可惜當時世界人士的警覺性不夠，對蔣委員長的警告漠然不以為意，不料不出三年，太平洋上的暴風雨果然就襲來了。當日軍在海南島登陸時，有一位外國記者去訪問蔣委員長，問道：「日軍這次進窺海南島，他的真正用意究竟何在？」蔣委員長回答說：「海南島日軍登陸問題，我們要從遠東海洋整個局勢上觀察，才可以認識牠的意義和影響的重大。因為海南島在東亞，是太平洋和印度洋間戰略上主要的重心。日軍如若佔領海南島，不但可以完全阻斷香港和新加坡間的交通，切斷新加坡和歐洲間的聯絡，而且使菲律賓也受他的控制；這不但直接威脅法屬越南，實在是他企圖完全控制太平洋海權的開端。海南島如若歸入日軍掌握，則日本海軍向西可以由印度洋以窺地中海，而在東面就可以斷絕新加坡、夏威夷羣島、珍珠港等英美海軍根據地的聯絡。所以日軍此舉，顯然是對於去年美艦訪問新加坡的一種答覆。」記者又問：「何以日本此舉是控制太平洋海權的開端？」蔣委員長回答說：「大家都知道日本在太平

洋上有三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在北面爲樺太島，在西面爲海南島，在東面爲關島。日本要取得整個制海權，對於這三處地方，都不能夠忘懷。如若這三個戰略據點都落在日本的手裏，則菲列賓和夏威夷就等於爲日本所佔領。現在樺太島日本已據有其半，今又企圖佔領海南島，以遮斷英國海軍向東與美國取得聯絡，倘若這種計劃不受阻止，則日本勢將進一步更謀控制關島；這樣不但可以阻止美國海軍的向西，並且將要隔絕和菲列賓的聯絡線。日本爲遂行他的南進政策，且謀獨霸太平洋起見，他想到造成這三大據點的聯絡線，處心積慮，已經有三十年之久。當民國二十五年日本製造所謂北海事件時，他的用意就在作爲進窺海南島的藉口。終於因爲顧忌各國，不敢發動，今竟毅然不顧一切，而公然進犯海南島，若非有意挑起世界戰爭，便是他侵華軍事最高冒險的一着。以數十年遲遲不敢輕發的舉動，一旦決然實行，這不但是中日戰爭開始以來第一件最大事件，實在也是三十年來太平洋局勢改變的唯一關鍵。日本既已不惜揭破他的野心，則凡與遠東有深切關係的國家，自不能聽任這種危險的企圖的橫行無阻。要知在日本整個海軍形勢上說來，海南島是日本在太平洋西面的第二道門戶，而關島則是他在太平洋東面的第二道門戶。」記者問：「那麼日本在東面的第一道門戶，就是他的最前衛在什麼地方？」蔣委員長對這問題，笑着回答說：「這在歐美人士都已明知，而美國人士必定知道得更加深切，用不着多說。」記者又問：「日本佔領海南島，將影響遠東和平到何種程度？」蔣委員長說：「要解答這問題，須知日本今年——」

九三九年二月十日的進窺海南島，就等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佔領瀋陽。換一句話說，日本的進攻海南島，無異造成太平洋上的「一九一八」地域容或有海陸之分，影響却完全相同。回憶瀋陽事變發生時，除美國當時國務卿史汀生以外，其餘各國當局，皆不予措意，日本乃得繼續擴大他的侵略。迄今八年，竟造成他悍然獨霸東亞的形勢，增長他征服世界的氣餒。今日本又進攻海南島，如若任他佔領盤據，我料不及八月，他設計中的海軍根據地，就可初步完成；於是太平洋上的形勢，必將突然大變。法國縱使要在越南設置海軍根據地，美國縱使要從事關島的設防，也將時不及待。所以日本的決然南進，並非欲藉此以求中日戰爭的結束，而實證明他不惜最後的冒險，以造成太平洋戰局的開始。」記者問：「中國對於海南島方面有什麼佈置？」蔣委員長回答說：「中國因為沒有海軍，所以不能專守海岸綫，但早已準備一切陸上的佈置。我軍必在島上和敵軍盡力週旋，決不使他輕易佔領。至對於日軍進犯北海一層，我方早有周密佈置與戒備，必予以堅強的打擊。並且此舉在敵人侵華戰爭的本身上，並沒有什麼意義，只有陷入於更大的不利地位，這是一般軍事觀察家都能夠知道的。」記者問：「日軍在海南島登陸，對於中日戰爭有什麼影響？」蔣委員長說：「日軍在海南島登陸，對於我國抗戰並沒有多大影響，因為中日戰爭的勝敗，必須取決於大陸上的軍事行動，一島的佔領與否，根本無關重要。」蔣委員長這話說得不錯，日寇顯然也知道佔領海南島不足以解決中日戰局，所以他在登陸海南島後不久，便又從豫鄂皖蘇抽調兵力，來向南

昌進犯。原來贛北方面，自從武漢會戰以後，中日兩軍就對峙於修河兩岸，以牯嶺爲中心的那方百里的山陵地帶，雖然淪陷在日軍手裏，同時却也成爲江西游擊隊的數千勇士縱橫出沒之所，在二十七年七月間，游擊隊已依懸巖絕谷，佈成了一個絕大的游擊營壘，每一條出徑鳥道，都分配着扼守的兵力和火力，並以某部隊分組若干游擊支隊，找尋機會向日軍的後方去襲擊，截取日軍的輜重，破壞日軍的交通線，消滅日軍的少數部隊，給修河以北的日軍以極大的威脅。游擊隊的副總指揮楊遇春將軍，對於游擊本來有極豐富的經驗，時常演出神出鬼沒使日軍胆寒的妙計。事前佈置周密，事後收得遊刃有餘的佳果。打算「剿滅」我游擊隊的日軍，結果反而向游擊隊貢獻了不少軍實，日軍對於我游擊隊感覺束手無策，只好在牯嶺的四周如蓮花洞、海會寺、沙河隘口街、馬迳嶺、黃老門等大小據點，佈成一個包圍線，可是這個包圍線，自從日軍前進到張家渡、涂家埠以後，更是脆弱得很，我們的交通線，全不受這個包圍線的影響，我游擊隊往來其間，平安無事。日軍曾試向五老峯一帶作短期間的殲滅砲射，除了崖石以外，什麼都沒有遭殃。他們也自知這辦法很蠢，當天就停止了。後來又曾試用火攻的方法，也因地段太廣大，絲毫不曾收效。二十八年二月下旬，日會岡村甯次率領日軍第六、第一百零一、第一百零六、第一百十六等四個師團之衆，以一部牽制我鄂南湖北的部隊，主力則越修河進攻南昌。三月中旬，日軍在鄱陽湖東岸發動進攻，於是才有都昌大磯山戰役。我軍從三月十二日到十七日那一星期內，力堵日軍的東竄，到十七日晚間奪回大磯山告一

段落。保都昌卽所以保浮梁，亦卽鞏固皖南的後路，堵截的作用非常重大。日軍以犯都昌不逞，遂於三月十八日起，以海空軍掩護陸軍進犯吳城鎮。吳城鎮當贛江入鄱陽湖之口，輪舟蟻集，市肆極盛，贛江上流的木材，多從江面浮到吳城鎮，重結大筏，泛鄱陽湖入長江，所以是木材的一大集散地。其東有望湖亭，湖山蒼茫，氣象萬千，極饒勝概。當日軍進犯時，我守軍奮起迎擊，激戰約一星期，直到二十四日，我軍以傷亡慘重，始退出吳城鎮。這時日軍的主力已分由永修附近的張公渡、虬津，及武甯方面的簪溪渡過修河。我軍於日軍在虬津渡修河南進時，因爲準備使用幾個砲兵團幫助步兵迎頭截擊，以造成一大殲滅戰果，因此保留安義、奉新、高安間的一段公路未毀，以便重兵器的運動，不料棋錯一着，反而使日軍得遂行錐形突貫的戰術，以五倍的輕重砲火力，將我軍砲兵團壓倒，且利用公路以機械化部隊迅速挺進，對我軍左翼作迂迴包抄戰，直抄到南昌的背後。其間有灘溪之戰，安義之戰，奉新之戰，萬壽宮之戰，生米之戰，都以保衛南昌爲目標，尤以灘溪之戰，生米之戰，最爲猛烈，我軍前仆後繼，奮不顧身，日軍自聯隊長以下，官兵死傷四千餘人，所付出的代價很大。二十六日晚間，生米不保，日軍已抄到了南昌後面，遂入於南昌市街戰，直至二十七日晚，我軍由南昌東引，南昌全城乃告陷落。南昌古稱豫章，亦稱洪都，今爲江西省會，與新建同城而治。地當鄱陽湖的西南，贛江的東岸，襟帶江湖，控扼閩越，爲江右的樞紐，自古以來，有事於東南者，首先必須控扼南昌。南昌既陷，我軍鑒於前車之覆，遂以全面側翼攻擊，來打破日軍的錐形突貫戰術，這是最高領袖所定的戰

術對策。蔣委員長說：「我們要打破敵軍這個錐形突擊的戰術，最適當的方法就是側擊。側擊的要件：第一要控制相當數量的預備隊，配置於待機的地位，就在敵軍進攻方向和必經道路的適宜地點上，周密配置，當日軍施行錐形突擊時，我預備隊對敵軍的側背猛力進展，施行側擊，尤其應該要注意側射，從側面襲擊敵人，這是制服錐形突擊最有效的方法。」從三月二十六日起，我軍就開始進行這個全面側擊的戰術，先將正面及右翼陣地穩定下來，阻止日軍外翼延伸，然後盡量把左翼加強，將主力全放在左翼上面，對日軍作側面壓迫。日軍在南昌未攻陷前，曾試向我軍左翼作迂迴包抄，前哨沿沙潭埠、蓮塘、向塘，衝到梁家渡，二十八日，我軍既自南昌引退，日軍就開始感到側面壓迫的力量，乃以主力衝石頭崗、高郵市、大城、祥符觀、高安，又以另一主力由武寧進攻修水，限制我軍的左翼延伸。四月初，日軍揚言他的前哨已迫清江，實則他的前進部隊在正面已經受挫於市汊附近。這時全局的主客情勢已經轉變，變成了我軍主攻而日軍受攻，我上官雲相總司令固守豐城，使南昌近郊的日軍開始受到威脅，羅卓英總司令的部隊大規模的向左翼展開，高安、奉新、安義的日軍也大受壓迫。就贛北全局說，左翼北自武寧近郊沿靖安、安義、奉新至高安，又沿錦江至贛江西岸，凡一百五十公里。正面贛江、撫水之間，凡三十公里，右翼沿沙潭埠、蓮塘、向塘至梁家渡，也有四五十公里，這樣二百公里長的戰線，左當山嶽地帶，右當湖沼地帶，即使以攻為守，也得有兩個師團的兵力擺在這一線，還得有兩個師團的兵力保持交通線及後備，因為南潯線上，尚有我牯嶺孤軍牽

制他一部分的兵力。而日軍實際作戰的部隊，雖有四個師團的番號，實力不過三個師團上下，僅得作戰標準實力的一半。日軍於攻佔南昌後，因錐形突貫戰術獲得戰果，躊躇滿志，曾打種種如意算盤，既想由武寧西攻修水，由修水銅鼓截我株州，又想由高安南攻清江，再截斷浙贛鐵路線的這一段，也想由梁家渡東擊進賢，南攻臨川，再迂迴南進，最低限度想攻下高安豐城，作保守南昌的外衛據點。因爲兵力不敷，右翼攻擊自始就不很猛烈，正面攻擊，在市汊戰後，也弛緩不振。四月份一個月內，上半月爲日攻我守時期，下半月爲我攻日守時期，情勢反變，極爲顯明。月初，日軍爲了保留錐形突貫戰術所獲得的戰果，就分頭用威力搜索，一個支隊向梁家渡，一個支隊向武寧，一個支隊向高安，他的主力在高安一線。大城、高郵市、祥符觀先後於四月二三日陷落，高安也於四日陷落，這是第一次高安之戰。日軍既於我左翼獲得重要據點，乃轉向右翼擴展，一部分日軍會偷渡撫河，東侵進賢，我生力軍某部由皖南趕到，迎頭痛擊，迫日軍仍舊退到撫河西岸，這是第一次梁家渡之戰。五日晚間，我左翼援軍已到達防地，以主力軍第一支沿錦水佈防，堵截日軍南侵，另以主力軍第二支迎擊日軍於高安城西左家渡附近，殲敵千餘人，敵勢驟挫，又以主力軍第三支沿奉新靖安側進，作進襲南潯線的姿態。七日拂曉，我主力軍第一支沿錦水北攻石頭崗，再度衝攻，即已得手，乃於錦水北岸得一進攻據點，且猛力進攻大城。日軍知道事急，急調援軍保守大城，祥符觀二據點以保衛高安。四月七、八、九三天內，我軍反攻七次，日軍也反撲五次，雙方死傷各四五千。十日以後，日軍重奪我

大城據點，開始反攻石頭崗，我軍亦以反攻姿態撲高郵市，雙方激戰兩晝夜，仍保守相持局面，這是第二次高安之戰。日軍因在我左翼失利，乃於十日午間，以一聯隊之衆，進犯市汶街，十二日上午，市汶街即告陷落。日軍於南昌以南，凡佔蓮塘、向塘、萬舍、生米、市汶等據點，已作退守打算。四月中旬，高安一線十分沉寂，日軍移轉兵力，向武寧方面集中，而以第六師團爲攻擊主力。十六、十七兩天的攻擊，日軍顯然有直撲修水的野心，一度曾被他攻到烟港附近，我軍以山陵爲屏障，某部隊繞過日軍的後背，由王家源反攻武寧，日軍又倉皇後退。我軍既在武寧近郊得手，看出日軍後援不繼，就在奉新、靖安間施行側面攻擊，日軍因兵力孤單，退保奉新待援。四月下旬，我軍數度進攻奉新，日軍也數度增援反攻，高安幾乎三陷日手，二十六日晨又爲我軍全部克復，這是第三次高安之戰。這次搏戰，日軍在二萬人上下，我亦以數師兵力應戰，五十里山野間，積屍遍地，戰事的猛烈，和二十七年秋南潯鐵路線諸戰役相彷彿。自從高安戰後，左翼我軍不僅有拊日軍後背的機會，且有拊日軍後背的實力，遂進入於南昌近郊戰的新程序中。日軍對我左翼，既屢挫屢退，我軍乃於四月下旬發動右翼總反攻。當高安線相持時，日軍於移攻武寧線外，又曾向謝埠市、梁家渡取攻勢，經四月十五日、二十日間迭次增援，均爲我軍所挫；二十一日以後，我軍自高安線起，東迄梁家渡線，全面反攻，高安線於二十三日得手，市汶於二十四日得手，蓮塘、謝埠市、沙潭、埠於二十五、二十六日得手，先頭部隊進抵南昌市郊舊飛機場。南昌市中，經二十八、二十九兩天的大火，日軍已經驚惶失措，進退無據了。這次

右翼襲擊，運用比較巧妙，以往我軍防守，依地形分配兵力，戰線既長，兵力每苦稀薄，一部位被突破，全線就受影響，這次迎戰以兵力多寡來利用地勢，每個單位的兵力數量較少，各自爲戰，運用比較靈活。而日軍注他的全力向我軍左翼，右翼空隙較多，正予我軍以襲擊的機會。南昌近郊的戰事，除市汊一戰外，其餘都可說是機動性的游擊戰，得手則進，失利則退，有夾擊之功而不致影響大局。不過我軍反攻南昌，重在側擊，關鍵仍在武寧、高安二線，我軍如能壓迫武寧日軍東退，或者高安我軍能夠擊退安、靖安的日軍退至修水以北，則南昌垂手可得。就因爲這兩點一時做不到，所以南昌的克復尙沒有可能性。但我最高領袖所定的側面攻擊戰術，對付日軍的錐形突擊戰術，顯然已經獲得勝利了。自南昌戰後，戰事就開始陷於膠着，日軍在中國大陸不但毫無寸進，反而日見尺退，中日戰爭由此進入了第二階段的相持階段。中共領袖毛澤東在他的論持久戰一文中，有一節話對相持階段的形勢解釋得很明白，他說：「第二階段，由於敵之兵力不足與我之堅強抵抗，將逼令敵人不得不採取一定限度的戰略進攻終點，到達此終點以後，即停止其戰略進攻，轉入保守佔領地的階段。此階段內，敵之企圖是保守佔領地，以組織僞政府的表面形態據之爲己有，而從中國人民身上盡量搜括東西。但在其面前又遇着頑強的游擊戰爭，游擊戰爭在第一階段中乘着敵後空虛將有一個普遍的發展，建立了許多根據地，基本上威脅到敵人佔領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階段仍將有廣大的戰爭，不過雙方作戰形式主要的，是游擊戰，而以運動戰輔助之。此時中國尙能保有大量

的正規軍，不過一方面因敵人在他佔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一方面因中國的技術條件一時未能完備，尙難迅即舉行戰略反攻；除正面防禦部隊外，將大量的轉入敵後，比較地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佔區域，配合民衆武裝，向敵人佔領地作廣泛猛烈的游擊戰爭，並儘可能調動敵人於運動中消滅之，如同現在山西的榜樣。此階段的戰爭是殘酷的，地方將遇到嚴重的破壞，但游擊戰爭能夠勝利，做得好，可能使敵人只能保守佔領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區域，三分之二左右是我們的，這就是敵人的大失敗，中國的大勝利。那時整個敵人佔領地將分爲三種地區：第一種是敵人的根據地，第二種是游擊戰爭的根據地，第三種是雙方爭奪的游擊區。這個階段中時間的長短，依敵我力量增減變化的程度如何及國際形勢變動如何而定，大體上我們要準備付給較長的時間，要熬得過這段艱難的路程。這將是中國很痛苦的時期，經濟困難與漢奸搗亂將是兩個很大的事件；敵人將大肆其破壞中國統一戰線的活動，一切敵佔領地的漢奸組織合流組成所謂「統一政府」。我們內部，因大城市的喪失與戰爭的困難，動搖分子將大倡其妥協論，悲觀情緒將嚴重增長。此時任務，在於動員全國民衆，齊心一致，絕不動搖地堅持戰爭，把統一戰線擴大與鞏固起來，排除一切悲觀主義與妥協論，提倡艱苦鬥爭，實行新的戰時政策，熬過這一段艱難的路程。這階段內，必須號召全國堅決地維持一個統一政府，反對紛歧與分裂，有計劃增強技術，改造軍隊，動員全民，準備反攻。此階段中，國際形勢將變到更於日本不利，敵人方面，陷在中國泥潭中的幾十個師團，抽

不出去，廣大的游擊戰爭與人民抗日運動將疲憊這一大批日本軍，從精神上瓦解這個軍隊。這個第二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牠是轉變的樞紐，中國將變為獨立國，還是淪為殖民地，不決定於第一階段中大城市的是否喪失，而決定於第二階段中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抗戰與堅持持久戰，中國將在此階段中獲得轉弱為強的力量。」這解釋，把後來所經過的一切事實對照起來看，完全是很正確的。

第二十五回 曾仲鳴作替死冤魂 林栢生遭當頭棒喝

自從南昌陷落以後，中日戰爭便進入了相持階段，戰局形勢對於我國日益有利，日方却有些舉棋不定，他的進攻力量雖然仍舊存在，却不知從那一方面下手的好，只好加緊推進政治陰謀，以濟其軍事上的窮途。這時汪逆兆銘和他的祕書曾仲鳴還逗留在河內，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却已赴上海，和日本方面接洽。日方本想藉汪逆為號召，引起我國政府內部的離心運動，不料我全國上下團結抗戰的意志非常堅強，汪逆一批人已經成了光棍，並沒有多大用處，因此也就不怎樣加以重視。汪逆這時頗有進退失據的感覺，除了不時發表一些主張和平的荒謬言論，以博日方的青睞外，便只好終日蟄伏在河內高朗街二十七號的寓所中，非常無聊。白天恐怕行動受人注意，不敢外出，只好在每天傍晚時光，和曾仲鳴一同出外散步，以遣鬱悶。河內並不是一個大都會，在南洋一

帶的城市裏，不但不能和新加坡、盤谷等地相提並論，就是比起西貢來，還是比較不上，總共不過十來萬人。然而也正因為人口稀少，所以雖然不是怎麼一個大的地方，却也顯得很廣闊，那寬大的馬路，稀疏的房舍，一切都非常靜謐安詳。在這裏，有一種特別的情調，所有的人物都有着牠獨特的風度，一種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滲合。在這裏，更有着二十世紀都會裏最新式的享受，但也保留着古老年代的遺風，却又安排得那樣自然，一些都不使人覺得不調和。傍晚時的空氣非常清涼，南風中微微夾着一層椰子氣息，薄暮特有的涼風微微地吹拂着，四圍是那樣的安靜，安靜得就好像落在一個空曠的原野裏。汪兆銘和曾仲鳴兩人並肩地緩步在寬廣的行人道上走着，漫無目的的向着紅河邊上走去。這時正是三月二十日，熱帶地方的氣候，三月裏已經是大熱天了，所以他們兩人都只穿着襯衫，裝做普通中國人的樣子，以免別人注意。汪逆低着頭，一面走，一面似乎正在想着一些遠方的事情，沉入迷幻夢境的樣子，忽然嘆了一口氣，對曾仲鳴道：「人事真是無常的，到這裏來又快要有三個月了，從前在重慶的時候，天天過着緊張的生活，走着上下的坡道，那裏料到現在會擺脫了一切，到這裏過閒散的生活！想到現在國內大家這樣的反對我，真使我有些灰心，很想從此默爾而息，做一個平民，終此一生了。」曾仲鳴跟隨了汪逆多年，知道汪逆每逢在政治上感覺不如意，常常會這樣發牢騷的，也不以為意，當下便笑着安慰他道：「汪先生何必灰心，反對由他們去反對，我們只管照着我們的目標做去就是了，那裏顧得了這許多。」汪逆嘆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

「單是國內反對，我也並不放在心上，無如日方現在對我們的態度也很冷淡，我看他們似乎並沒有解決中國事變的誠意，只想借我個人的名望出來號召一下，使我國內部發生分裂，現在見我出走以後並未發生多大作用，便不復重視我了。」曾仲鳴想到日方的態度，也不禁憂形於色，只好勉強自慰道：「也許他們忙於軍事，在政治上不免稍形冷落，汪先生不必担心，以汪先生的地位，還怕他們不來請教嗎？」汪逆欣然道：「我現在的希望，也只有日方這一條路了。現在南昌且夕間就要陷落，依照日方過去每一次佔領一個重要城市後，就發動政治攻勢，從這一點看來，大概我們的好日子已經不遠了。」曾仲鳴也笑着點頭，在他們兩人這時的心目中，根本無所謂國家、民族的存在，有的只是個人的出路，個人的富貴權位問題。當下兩人慢慢地踱着，脚步不知不覺已經來到了紅河邊上。這兒有一些小孩子們在沙灘上玩着貝殼，旁邊有幾個年老的保姆在窺視私談着。紅河的水是混濁的，發着赭黃色，像一根黯澹的緞帶，被傍晚的霞彩映着，江面上起着耀眼的光彩，兩人靜靜地在紅河邊上站立了好一會，眼光凝視着遠方，聽着那從江面上飄起來的舟子粗魯的歌聲，直到夜幕慢慢的在紅河上面扯了下來，方始踱回寓所去用晚餐。他們在河內所住的高朗街二十七號寓所，是一幢一上一下的小洋房，上層由汪逆和陳璧君夫婦居住，下層則由曾仲鳴和方君璧夫婦居住。還用了兩個阿媽相幫着做事。汪逆和曾仲鳴都是留法出身，過去汪逆常常生政治病，托詞出國休養，所以他們的生活起居有許多地方都是法國化。他們在河內旅居時期，因為並不負擔什

麼公務，只有一筆賣國使命，所以生活很是簡單，晚餐完畢後，汪逆如果沒有什麼荒謬的文章要寫，大抵在燈下看一會法國小說，就熄燈就寢。看官，汪逆匿跡河內，不時發表違背國策的荒謬言論，全國民衆莫不痛恨萬分，難道國家紀綱法律俱在，倒肯輕輕放鬆了他，任他通敵賣國，不加制裁嗎？這當然是不會的。原來這時已經有我方一批愛國志士潛入河內，正在四處探訪汪逆的蹤跡，準備加以國法制裁，以除國家一個大害。不過因為汪逆行蹤詭秘，加以他又終日藝伏不出，所以一時不容易探出他的蹤跡。話雖如此，河內到底是個小地方，人口又少，只要假以時日，沒有探聽不出的道理。就在他們散步回來後的第二天晚上，便有四位愛國志士暗中藏着手槍，去叩高朗街二十七號的門，假稱是由日本方面派來的，有要緊事須和汪逆面談，汪逆自從匿居河內後，自知爲衆所不容，對於門禁非常森嚴，特地關照寓所中所用的阿媽，有人來訪，必須詳細盤問，必要時還得由陳璧君親自下來盤問過了，才許放入，這天也是機緣湊巧，一來因為汪逆來河內已經有三個月，還沒有發生什麼事故，在防備方面不免鬆懈了一些，二來因為來人自稱是由日本方面派來的，那阿媽因為汪逆時常和河內日領事館往來，也常有日本人來訪他，所以並不疑心，就讓他進去了。也是汪逆命不該絕，他平時本來很少出門，偏偏那天一早就出外散步去了，我們的愛國志士混進汪逆寓所以後，因為事先已經探明汪逆是住在樓上，便一逕登樓去找汪逆，不料樓上只有陳璧君一人睡着，並沒有汪逆的蹤跡，志士們還以為汪逆在曾仲鳴房裏，便又下樓來尋找。曾仲鳴那時還睡在牀上，看見

有幾個陌生人闖進他房裏來，情知不妙，連忙從牀上坐起半個身子來，大聲喝問來人是誰？有什麼事。志士們見汪逆不在，曾仲鳴房裏，知道已被他漏網，都不答話，有一個人從身邊掏出手槍來，對準曾仲鳴的胸膛就是一槍，正中前胸，曾仲鳴狂呼一聲，便倒在牀上死過去了。這一下砰然的槍聲，把汪逆寓所裏的人都驚動了，大家都奔進曾仲鳴房裏來探望，志士們便趁着這混亂的當兒，突門而出。一時屋子裏人聲鼎沸，左右鄰舍們得知消息，也都好奇地過來探看，把高朗街二十七號的門前包圍得水洩不通。隔了一會，汪逆方始在外面得報，不禁大吃一驚，連忙飛奔回寓所來看時，只見他的替死鬼曾仲鳴已經直殞殲的躺在血泊裏，曾仲鳴的夫人方君璧在旁邊哭得淚人兒似的，想到昨天傍晚和曾仲鳴一同出外散步時還是生龍活虎似的一個人，不料一夜之隔，就已人鬼異路，昨天「人事無常」的歎息，居然竟成爲語讖了。想念前情，止不住也掉下幾滴痛淚來。當下少不得安慰方君璧一番，對於如何處置曾仲鳴的屍身的問題，却頗費躊躇，因爲他這時實在有不能露面的苦衷，眼見得愛國志士在河內這樣活躍，如若他一露面，說不定連他自己也有遭曾仲鳴同樣命運的危險，尋思無計，只好仍舊去向河內日領事館求助，由日領事館通知越南總督府，派警探出來照料，一面緝訪兇手，一面把曾仲鳴的屍身送往墓地，草草舉行火葬。原來那曾仲鳴也是法國留學生，跟隨汪逆的時間很久，是汪逆手下一匹典型的走狗，容貌有些地方也很和叭兒狗相像。文才倒還不錯，寫得一手清麗的散文，曾經和散文作家孫氏兄弟合出過一本三湖游記，夫人方君璧女士擅

長油畫。倘若有幾分定見，未嘗不可以有一番作爲，無如沒有自己的立場，只知道盲目地追隨汪逆，只落得這樣一個收梢結果，也可說是死不足惜了。且說汪逆自從曾仲鳴被刺以後，不但身旁少了一個親信的跟隨，很覺寂寞，而且唇亡齒寒，感覺自己的生命在河內毫無保障，於是終日悽悽惶惶，好似喪家之犬，這也是他自己踏上了黃連地，不願意吃苦也祇好吃。他一面竭力向日方求援，請他們派人來保護他，一方面趕緊搬家，把家裏所用的阿媽都回掉，以免被她們洩漏他的蹤跡，雖然這樣嚴密防範，仍舊恐怕有愛國志士闖進來暗殺，只好終日勾留在外面，又恐有人識破他的本來面目，便化裝了一個普通人的模樣，不穿西服，而穿着一身河內土著的粗布衣裳，悄悄的駕了一條船，在河中裝做垂釣的模樣，等候日本浪人或者日領事館裏派來的人擲個紙團給他，以決定他的命運。可笑汪逆堂堂一位國民黨副總裁不要做，却要來過這種苦惱的生活，雖說是自作自受，却也不知道所爲何來。直到近衛派了犬養健來保護他，他才略覺放心。那犬養健是日本前首相犬養毅的兒子，過去原是一個相當有名的小說家，自從當選代議士後，就成爲專以勾結中國漢奸們爲專業的特務人員。至於近衛何以把汪逆冷淡了這許久，這自然是因爲汪逆出走以後，已成爲一個毫無力量的光桿，比在他玩弄下的一羣傀儡高明不了多少，也發生不出多大作用，用不着怎樣重視的緣故。可歎汪逆到了這一地步，還不覺悟，反而把日本當做他唯一的救星，以致陷溺愈深，終於不能自拔。這時我方愛國志士的活動，不但是在汪逆潛蹤的河內，而且擴大了香港、上海、南京等地，香

港方面由楊虎將軍主持，上海、南京則由戴笠將軍主持。南京方面這時正給偽「維新政府」一班羣醜鬧得烏烟瘴氣，我愛國志士義憤填膺，便不惜冒生命的危險，混進南京去活動，假扮成偽東亞俱樂部的一個侍者，演出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毒案。原來那時正有一位日方的要人到南京來，偽「維新政府」的羣醜像接着一個活寶似的，着實忙亂了一陣，日方爲答謝盛意起見，由總領事館出面，假僞東亞俱樂部，也就是戰前的國際聯歡社設了一個盛宴，答謝羣醜被邀的僞員，有偽「行政院長」梁逆鴻志，偽「立法院長」溫逆宗堯，偽「綏靖部長」任逆援道，偽「教育部長」顧逆澄，偽「交通部次長」胡逆初泰，偽「綏靖部次長」高逆冠吾等。下午六點鐘的時候，偽東亞俱樂部裏早已羣醜雲集，這種宴會場合，照例先由主人說一套設宴的目的，然後再由來賓致答詞，雙方經過翻譯再用中日語言重複說一遍，就等於四個人說話，佔去相當長的時間。那天他們照樣有這種應景文章，一面又招了幾十個花枝招展的藝妓來陪宴，美酒美色，把幾位僞員樂得骨髓都酥了，於是就拚命的實行乾杯起來。正在興高彩烈的當兒，高逆冠吾忽然喊了一聲「不好」，臉色也變青了，舌根也麻木了，下面再說不出一句話，把他面前的一個日本小酒瓶拿着就朝外跑，任逆援道喉嚨裏也覺得發癢起來，不覺也跟着高逆冠吾出去。主人想要盤問都來不及，一個個都好像吃了蒙汗藥酒，栽倒在地板上。他們知道是中毒，可是每個人都躺在地上，眼睛流淚，嘴角淌沫，一些不能動彈。南京城裏自從經過戰亂以後，不但醫藥設備不充足，連救護車也被日方劫去作爲軍用，因此日本

領事館的全體人員，只好都趕到僑東亞俱樂部，把這批活寶貝抬的抬，擡的擡，塞進汽車，分別送到醫院裏去。南京的中日醫生，奉召全體趕到，證明酒內含有砒素，是中了毒，立刻對各人施以緊急救治，每人打了無數的鹽水針，結果總算把這幾個十惡不赦的漢奸從閻羅王手裏抓了回來，只有兩個日本領事館的見習生，竟做了替死鬼。這一來忙壞了兩種人，第一是日本的憲兵部，第二是偽「維新政府」的大小爪牙，在深夜裏，拿人的拿人，慰問上司的慰問上司，一個醫院裏擠滿了來賓，梁逆鴻志本來是個白面書生，經過注射後，發生反應作用，面孔紅得好像關雲長，高逆冠吾是一個嗜酒如命的酒鬼，所以中毒最深，經救轉後有人問他，爲什麼拿了一個酒瓶往外跑，他說「我是一個處處留心的人，怕日本人暗算，他們根本是靠不住的，我發覺舌尖麻木，知道是中毒，心裏有數，所以拿了一個酒瓶，因爲瓶裏還有餘瀝，可以作爲證據，現在聽說日本人也死了兩個，這件事大概不是他們做的。」高逆的心地，從這種地方看，真可以說是一個老奸巨猾，這次最幸運的，是陳逆羣，恰巧自己在家裏請日本海軍要人吃飯，沒有參加這中毒集團。日方感覺事態嚴重，於是全體出動，封鎖各城門，實行搜捕下毒的人，一面包圍僑東亞俱樂部，嚴密檢查，發覺有一個侍者在下午五點鐘以前失了蹤，他們認爲有了線索，開始追究這侍者的來歷，可是我方的愛國志士先是佈置得那樣嚴密，連一絲破綻都尋不出來，任憑日本人怎樣厲害，也只好以不了了之，大索三日不得，無形中就鬆懈了下去。這一次大毒案，那位愛國志士的行動，真足令人敬佩，他單獨負起這種偉大的任務，

又能佈置得毫無破綻。真不容易，可惜下手太早了一些，有人估計，倘能晏一些時候下手，這大批漢奸都要中毒而亡，僞「維新政府」也立刻要解體。原來日本人吃酒，向來都是先敬客人，然後自己再飲的，那一天酒裏的毒素，因為放得太早，大部分都沉澱在底下，所以做陪客的兩個日本領事館見習生，却做了大毒案中的替死鬼。這批漢奸們死裏逃生以後，未嘗不心驚胆寒，可是不久事過境遷，又鬧起南北爭風吃醋的醜劇來。前面曾經說過，日方所對立的傀儡政權，有北方的「臨時」和南方的「維新」兩個，「臨時政府」的權勢，本來祇限於黃河以北，到長城、邊山、海關為止，不過日方對於「臨時政府」的巨奸王逆克敏，因為他當年在冀察政務委員會時代，已經挺身而出，建下了「汗馬」功勞，因此論「功」行賞，便也另眼相看，但到南方的「維新政府」成立時，王逆克敏把他的勢力伸展到江浙來，獨攬大權的美夢，却被事實打破了，於是不禁起了酸素作用，便在「維新」諸逆登台的時候，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對付方針，當時議定十二條件，向日方哭訴，竭力反對「維新政府」的存在，說一個國家不應有兩個政府，殊不知日方的吞華毒計，原在把中國分裂成好幾個政權，以便他得以逐個併吞，所以一口咬定北方政府的力量，達不到南方，勸他們不要大興醋波，自有辦法可以保障各人利益。王逆克敏表示不服，便向日本國內去表演他丑表功式的金殿哭訴去了。「維新」得知這個消息，一看「臨時」勢力不弱，非「善為處理」不可，便也在上海新亞飯店裏開了一次「行政會議」，決定大局，派「大員」到東京去據理力爭。這批東渡的寶貝，計

有偽「實業部長」王逆子惠，偽「上海市政府秘書長」蘇逆錫文，偽「工商司長」竺逆縵卿，及上海工商界敗類盛恩等十餘人，以「中日滿經濟懇談會」名義，趁日輪「上海丸」到東京去獻媚。梁逆鴻志還恐他們不會辦事，索性親自出馬，以偽「行政院長」的資格，偕同偽「內政次長」張逆秉輝，偽「行政院秘書」黃逆倜，偽「印鑄局長」李逆宣溥，及日本陸軍特務部長原田海軍特務部長野村，報導部長濱田，外務省書記清水等，以到日本訪問爲由，搭機赴日。這次梁逆的任務，訪日是一種烟幕，實際却是訂賣國條約去的。這批「維新」漢奸的出國，却又使「臨時」漢奸大爲眼紅，於是便也派員東渡，他們的主意，也是準備澈底大賣國，前來簽訂有名無實的「反共協定」，不讓「維新」專美於前的。這一來，却引得近衛這狡兔的肚子都幾乎笑痛了。近衛眼見「臨時」與「維新」展開了鬥爭式的醋波，不禁覺得他們可笑又復可憐，他認爲這兩個寶貝都不足以維持中國，因此表示出頗爲冷淡的樣子。不料王逆克敏不識高低，爲了加倍討好日方起見，竟公然向我國領導抗戰的偉大領袖蔣委員長發了一個通電，自拉自唱的勸中央對日媾和，結果只引起民衆一片噓聲，並使梁逆鴻志益加吃醋。因爲南北兩個傀儡有着如此的爭執，當時一般處在日僞控制下的新聞記者，還認爲事態嚴重，老着面皮去向王逆克敏訪問，要他發表是否「華中共同政府」有真正組織的可能。王逆克敏發了一大篇牢騷，這篇牢騷會使日本的特務機關長官大爲惱怒，拍着桌子，大罵王逆克敏的出言不遜。就是日本國內的近衛也不以爲然，很怪「臨時」

「維新」這兩個寶貝不該吃醋，大爲不快，於是便又在汪逆兆銘的身上發生了幻想，一變過去冷淡的態度，而改爲熱烈的勾引了。汪逆從犬養健的口裏，得悉日方對「臨時」「維新」兩傀儡的不滿，以及對他這副班底的熱烈的期待，不禁大喜過望，爲了獻媚日方討好日本主子起見，便拚着一夜不眠，又寫了一篇荒謬的主和文章，名叫「舉一個例，」交給他的機關報香港南華日報去發表，這篇文章的內容，是舉例來證明中國有和日本簽訂「和平協定」的必要。他所舉的例，是列甯在蘇俄內戰和外國干涉時代，不惜和各國簽訂屈辱的布列斯特和約，結果反而得以戡平內亂。因此他認爲即使和日本簽訂「和平協定」也未必會導中國於滅亡。殊不知俄國當時的環境和現在中國不同，俄國當時是國內反革命派白黨叛亂，勾結外國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在這內外夾攻之下，革命的政黨很有被覆滅的危險，所以不能不和各國簽訂和約，使他們武裝干涉的軍隊撤退，再以全力來消滅反革命的白黨。現在中國却並沒有什麼內亂，國共團結一致抗戰，共同消滅外來侵略的敵人，如何反要向敵人簽訂和約起來？豈不是等於自己投降繳械嗎？並且當時干涉俄國的各外國，內部各有矛盾，也都無心滅亡俄國，所以列甯能利用他們的矛盾，和他們簽訂和約，使他們撤兵，現在侵略我國的日本却有整個滅亡中國野心，倘若和他簽訂和約，勢必被他完全併吞，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環境完全不同，試問這一個例子如何能夠牽扯得上？無怪汪逆這篇荒謬的文章一經發表，便引起全國輿論激烈的抨擊，紛紛撰文反駁。可是汪逆恬不知恥，仍舊主

使他手下的南華日報一批奸逆強詞奪理，嘵嘵不休。原來汪逆在香港早有佈置，在他叛跡未彰以前，便已使林柏生、湯良禮等在香港辦南華日報，樊仲雲在港設蔚藍書店，並使李聖五混在商務印書館裏面，仍舊主編東方雜誌，李聖五當時爲響應汪逆的主張起見，竟寫了一篇長文，題名「無畏與懦怯」，大意略謂「天下萬事，只要是真理，便無所用其懦怯，任何譏謗與侮辱，都無所畏懼。」竟認汪逆的和平主張爲真理，可謂荒謬萬分。商務當局當然不能容許這種荒謬的文字發表。於是便把牠壓攔下來，李聖五竟以去就力爭，商務當局只好把他解職了。但是在香港最爲汪逆大吹大擂宣傳得起勁的，還是林柏生、湯良禮、馮節、梁秀予、郭秀峯等一批南華日報的人物，因此引起一般具有正義威的愛國份子的憤怒。有一天中午，林柏生從報館裏出來，正在德輔道上，電車站旁等電車到銅鑼灣去的時候，突然有兩個工人模樣的人走到他身旁，袖出鐵鎚，向他頭上猛力打了兩下，林柏生當時痛倒在地，血流滿面，那兩個工人見已得手，便拋下鐵鎚，混入人叢中揚長而去，等到印捕聞警趕來，兇手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把林柏生車送醫院救治，幸虧沒有打破頭顱，傷勢還輕，稍加包紮，便告出院。可是經此一番警告，却使奸逆胆寒，不敢再倡言無忌了。汪逆聽說林柏生被愛國份子擊傷，更加胆落，於是苦苦向日方要求讓他到上海去，好容易又盼望了多時，才接到日方命他到上海去的通知，汪逆大喜過望，不啻接到了一張救命符，實際上却是接到了一張勾魂票，正是：

青龍與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欲知汪逆到上海後如何進行賣國活動，看了下回便知分曉。

第二十六回 丁默邨歹土揚威 汪兆銘滬濱匿跡

却說汪逆這通敵求和的賣國份子，自從出走以後，天地雖大，却沒有他容身之處，河內站不住，會仲鳴被刺，香港也站不住，林柏生受傷，終日悽悽惶惶的，提心弔胆，晝夜不安，一直在等待着，等待日本人來找他，指使他的行動。這樣一直到四月底，才接到日方的通知，叫他搭趁一條名叫「北光丸」的日本貨船前往上海，並由日方指定上海越界築路的滬西地區，做他投降陰謀的據點。這一塊越界築路地區，自從上海陷落以後，早成爲罪惡的淵藪，殺人綁票，烟賭搶劫，鬧得烏烟瘴氣，混亂不堪，國際有識人士，甚至給這地帶起了一個別名，叫做「歹土」，以表示牠是罪惡的集中地。盤據這「歹土」區域爲非作惡的主腦人物，却既不是僞「維新政府」方面的人，也不是僞「上海市政府」方面的人，而是一位殺人不眨眼的混世魔王丁默邨。這丁默邨正和周佛海一樣，都是特工人才，在戰前有一本社會新聞週刊，專門揭發攻擊軍政黨文化各界的祕密隱私消息，很多人驚奇牠的祕密消息靈通而暢銷一時，這本社會新聞週刊，就是丁默邨創辦的。他那時的行動，就已經完全是情報意味的活動。原來那丁默邨在青幫祕密會社裏擁有相當的潛勢力，同時他又擁有碼頭公會等社會下層份子及流氓地痞的力量，所以他個人的聲勢確實相當浩大，但是他和僞「維新政

「效勞」租界變成孤島後所發生的一切政治性恐怖暗殺案，差不多是丁默邨代日方一手包辦的。他的初出茅廬第一功，便是社會晚報蔡鈞徒的飛頭案。說起來這事却和吳逆凱聲有幾分關係。那時吳凱聲正在上海執行律師職務，事務所設在現在復興路上的民立女子中學內，生意因戰事關係，大受影響，他的開支很大，用在女人們身上的錢，漫無止境，因此外強中乾，連房錢都欠了兩年多，打起債務官司來。同時他太太任璧城的「別居費」，每月無法付出，自然又是法律解決。這時可說是吳凱聲的倒臺時期。上海淪陷後，日人在上海大事活動，要收買新聞界幫他作反宣傳，並受他的檢查，可是在英美友邦勢力支持下的「孤島」上，凡是有些血性的人，都不甘受日人利用。不料吳凱聲窮昏了心，竟願意接受日人的委託，去運動新聞界。他跑了幾處地方，處處碰壁，最後腦筋動到蔡鈞徒的社會晚報身上，蔡鈞徒原是個馬路政客，毫無氣節，兩下一拍即合，蔡鈞徒竟不顧一切地接受下來，願意聽從日人的命令，於是便訂下了條約，代價本為十萬元，可是吳凱聲僅付給蔡鈞徒五萬元，其餘五萬元老實不客氣的飽入私囊。五萬元那時為數非細，蔡鈞徒得了這筆代價，登時闊綽起來，馱司林汽車也坐起來了，排字房也置辦起來了，氣概不可一世。不過蔡鈞徒也是個老江湖，不久便探得了日人與吳凱聲所訂的條約實數，便向吳凱聲交涉，說他不應吃心太狠，照社會上規矩，僅能脫頂「單帽子」，不應吞沒半數，要吳凱聲吐出四萬元，吳凱聲始終是推三阻四的敷衍。

衍蔡鈞徒見吳凱聲不肯吐出這筆款子，便向吳凱聲恐嚇說：如若不趕快交出，便要「大拆爛污」，在報上攻擊日軍，推翻條約。結果，兩人發生了衝突，鬧得不歡而散。隔了不多幾天，社會晚報上居然登出了一篇浦東游擊隊殲滅日軍的消息，而且還用大字標題排在報端第一欄，氣得日人連忙向吳凱聲交涉，因為別的報紙都沒有這項消息，獨有受過津貼的社會晚報反而登出，焉得不大發雷霆。可是吳凱聲原是有外交手腕的人，便把他自己的一切責任洗刷得乾乾淨淨，完全推在蔡鈞徒身上。日方於是便授意丁默邨，叫他把蔡鈞徒綁來，加以「膺懲」。蔡鈞徒這時還完全睡在鼓裏，不知道自己業已闖下了潑天大禍，有一天晚上，高高興興的從大世界賬房裏白相出來，還沒有走到蒲柏路廢餘里家裏，便被丁默邨手下的黨徒用強綁上汽車，直向滬西夕土駛去，不多幾天工夫，他的頭顱便被裝在一隻蒲包裏，拋棄在馬路上，造成上海人口中嘖嘖稱奇「飛頭案」的資料。丁默邨除了代日方佈置一切殺人綁票的工作外，還和「維新」僞員們聯合着，藉着經費缺乏和繁榮滬西方面的美名，公然包庇烟賭，把上海的西郊造成遠東的蒙脫卡羅。這一塊「夕土」區域，因為是越界築路的關係，在戰前就非市政當局的中樞警權所能達到，到了我軍撤退，滬西為日軍所佔領，租界當局囿於日方威勢，更不敢過問，由於這緣故，當軍事在沿江沿海各省進行時，這裏就實施了烟賭娼三大毒化政策，使這塊夕土城開不夜。負責開創賭檯最賣力最露鋒銜的人物除了丁默邨、傅筱庵、盧英以外，尚有許多流氓地痞滲入在內，據新聞界調查，最初在滬西區域的賭檯有六

家，投資總額依最低估計，在一百二十萬元以上。看官，那時幣值還沒有發生變化，這一百二十萬元實足值一百二十萬元，和現在的一百二十萬美元不相上下，所以實在是一個令人咋舌的巨數呢。此外還在賭博時調動巨款，其猖獗繁榮之勢，委實開上海有史以來的最新紀錄。爲了要從賭場裏公關「撈錢」起見，僞「市府」和丁逆竟與日方串通頒發執照，另設了「上海娛樂會社監督處」一所，因爲有這種公然設施，賭檯就從六家增加到二十一家，計「榮生」，「康家橋」，「百八十四號」，資本八萬元。「大生」，「康腦脫路底新康里」，資本十萬元。「申記」，「康腦脫路底新康里」，資本八萬元。「麗生」，「滬西榮莊浜三十二號」，資本十萬元。「富生」，「白利南路鼎益里」，資本五萬元。「祥生」，「極司非而路振常里」，資本六萬元。「大興」，「極司非而路振常里」，資本三萬元。「榮昌」，「極司非而路裕豐里」，資本六萬元。「裕豐」，「極司非而路裕豐里」，資本十萬元。「梵宮」，「白利南路鼎康里」，資本三萬元。「聯益」，「延平路底」，資本三萬元。「順利」，「康家橋中段」，資本一萬元。「安利」，「康家橋中段」，資本一萬元。「天宮」，「白利南路五十號」，資本十萬元。「榮源」，「滬西榮莊浜」，資本五萬元。「同興」，「金家巷」，資本三萬元。「新榮生」，「滬西榮莊浜中段」，資本五萬元。「益記」，「康家橋」，資本十萬元。「利記」，「康腦脫路底」，資本十萬元。「協記」，「極司非而路」，資本五萬元。「福記」，「金家巷」，資本三萬元。這些大賭窟，每家以娛樂爲名，大登廣告，招徠著主顧，都受傀儡方面保護，用警察望門和維持秩序，每家按日收費二百元至一千元，日僞就拿這筆收入坐地分贓。這樣堂而皇之的開張，非但上海一隅

的男女被誘上鉤，每天浸淫在這可怕的賭窟裏，斷送他們的金錢和時間，就連京滬、滬杭兩路沿線意志薄弱的民衆，也被好奇心 and 財魔所驅使，禁不住源源而來，替歹土做了忠實的「獻金」份子。賭檯的成績，造成了社會上最普遍的奸邪淫掠，舞弊盜劫，但日僞的目的正在於此，只要能夠儘量撈錢，還顯得什麼造孽和罪惡。賭場的誘惑技巧，大致一律，除開賭具五花八門，有牌九、搖攤、銅寶、輪盤，大小等外，場中兼有上等西餐，儘主顧放量去吃，雪茄烟、茄立克、三砲台、鴉片烟等儘主顧們隨心所欲。場中服務檯子四週的，都是些妖冶萬分的妙齡女子，她們也盡量給賭客調笑與招待，在深夜和傍晚，並且因爲交通不便，還特派汽車迎送賭客，不用賭客納付車資。這樣的設備，這樣的誘惑，正昭合了五十年來日本在中國最恐怖最惡毒的腐化政策。而缺乏頭腦的都市市民，貪圖精神上的一時的愉快，墮入這吃人不吐骨的荒唐場合而不自覺，在歹土地帶，每天至少有一百個以上的好青年淪爲乞丐，流落道旁，至少有一百個以上的家庭被拆散得不留痕跡，這一片血債，是應該由日僞負其全責的。由於毒饒的猖狂，以致社會的情勢日趨低落和下流，而引起了一批具有正義感的愛國志士的憤怒，紛起鋤奸懲倭，手溜彈和定時炸彈不時在賭窟裏爆發，爆炸之聲不絕於耳，不過死亡的大多是些無知的愚蠢同胞，日本浪人和外國人士畢竟是少數，爲了這樣，於是又輪到丁默邨這混世魔王來耀武揚威了，他指着着他手下的一批亡命之徒，就是所謂「抱檯腳」的，混在賭場裏，專門幹那白刃相見的勾當，小流氓幫助大漢奸撈鈔票，鎮壓一些爲正義而暴動的人們，結果，賭

場秩序總算好轉了，而賭客傾家蕩產的却也更多了。這惡劣現象甚至流到了賭場以外，常常於光天化日之下，滬西歹土裏也有「劍豬獠」、「搗鑽戒」的行爲，女賭徒有時甚至會遭偽警的強姦。除了這許多大賭窟以外，還有向全上海中下層階級市民進攻的「花會」，像「榮昌」、「益記」等幾家賭檯，便是兼營「花會」的場合，僞員們在「花會」筒裏據說也合有股本，用了一批流氓賭徒霸住這方面的組織，把所謂「航船」的「花會」小分站，一個個向都市的腹地裏分設開來。那「花會」的賭注雖然幾分幾角和幾元，但每天晨午晚三筒總計起來，也有一萬到二萬的總額，主持者就拿這筆漁利來和僞員們按股分拆，算是納給他們的保護費。此外，歹土裏還有二大罪行，第一是綁票案，捕房裏會破獲過好幾件，據被捕的人所供，均是受丁逆默邨所指使，原來丁逆暗組綁票機關，大本營就設在滬西，這在後來終於成了公開的祕密。第二便是烟土行，鴉片原是我國政府所嚴禁的一種毒物，可是日本爲滅亡我國起見，加緊推行毒化政策，丁逆和一批僞員們就成了忠實的執行者，專門流通鴉片的來路，當什麼主要食糧似的開業應市，大量公賣。爲了要從鴉片中博取極大利益，歹土裏首先是公開售吸，等人們抽得癮頭大了，到了非吸不可的時候，便公開設立土行，大批售賣毒物，土行的設立，在兩個月內，大小不下三十餘家之多，曹家渡、忻康里一帶，僞警居然保護運土，所有土行的裝設，都做銀行錢莊的派頭，門口用了煌煌的銅器欄杆，來顯示他們的偉大，和毫無懼怕的狠勁。這個烟土大本營後來也蔓延到南市九畝地、民國路一帶，他們的來源，靠了南

市大碼頭的特貨大公司的運送，可永遠無缺貨之虞。丁逆默[耶]就靠了烟賭和綁票這幾種大收入來維持他這個專門從事政治性的恐怖暗殺的組織。當汪逆兆銘來滬以前，丁逆已經預先代他佈置好一切掩護工作了。從河內到上海，途中經過十天的耽擱，直到五月六日，汪逆才正式踏登上海口岸，也可說是正式鑽進了日方所預先佈置好的圈套，他是更進一步走進毀滅的道路了。他雖然到了上海，然而却進不得租界，因為「來英」法人也瞧不起他，不許他明目張胆的在租界上通過，二來如若到中心區來，難免風聲洩漏，受愛國志士的狙擊。汪逆自己也知道他是個叛國罪徒，不能堂而皇之的來見人，只好靠着幾個日兵的武裝保護，在虹口安身。那些日兵說得好聽些是保護，其實却是用槍械在他身旁看住，怕他重施出亡的故技，而用武力監視住他。汪逆最初存身的地點，是在虹口江灣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附近的「重光堂」，那地方冰清鬼冷，沒有市面，只有一些給日本侵略者砲火炸燬的斷垣殘壁，和幾條被人驅逐在外面流浪的野犬。汪逆置身在這種境地裏面，那裏還談得到什麼美滿的理想？而更使他懊惱的，是日本方面對他的冷淡，也不知道是輕視他，還是想挫折一下他的驕氣，他到上海來了好久時候，竟沒有一個人正式出來和他談話。汪逆已經飽受了中國民衆和主戰的政府要人的唾罵，現在見日方對他也有不感興趣的樣子，怎麼不使他感覺痛苦據說有一天他曾大跳其舞，在寓所裏用頭來撞着牆壁，這秘密也是後來他幾個近身的護衛們傳到外面來的。在他留滬期內，最有力的主持者是日本軍閥板垣系的影佐禎昭少將。有一

天，汪逆要求離開虹口，住到滬西愚園路宏業別墅九號裏去，當時影佐頗有難色，原來租界上是不許汪逆通過的，但汪逆執意要去，影佐沒有辦法，只好叫汪逆在早晨天還沒亮的時候，搭汽車悄然經外白渡橋，走愛多亞路，折入靜安寺路愚園路。這個消息也不敢通知捕房，恐怕租界上線索太多，倘或一傳開去，汪逆的生命也許會發生意外的危險。但苦了汪逆以及其他幾個來迎接汪逆的胆小怕死的漢奸，如周佛海、李聖五、梅思平之流，在通過租界的路上，他們一直在担心中博浪錐的重演。直待汽車到了宏業別墅門口，方始吐了一口氣，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大石頭。這時影佐始終追隨在汪逆的身邊，他是汪逆的一位有力的保護人，也是一位可怕的監視者，在影佐心目中的汪兆銘，已經是一個操縱自如的傀儡，所以對汪逆嬉笑怒罵，毫無一些尊重的樣子。而汪逆本人對影佐的印象，也覺得這個東洋人太可怕，喜怒無常，而不勝其憤懣與懊悔，他還沒有登台就已受日人這樣的蔑視，前途還有什麼希望呢？由於這一時期心境的轉變，汪逆已在無限憤懣的心理中，從「親日」一變而為「恐日」。關於這一點，陶希聖後來有一篇文章說得很好。他說：「中日之間，現在繼續民族國家生死存亡的鬥爭，在民族鬥爭裏，無論是和是戰，必須自保我森嚴的壁壘，與堅強的陣容。在民族壁壘的後面，戰可以堅持，和可以對等，爲了民族的壁壘，我們要保持自己的軍事力量，要保持自己的經濟力量，又要保持自己獨立自主的政治立場，和民族國家的政治理想，因此戰則全面戰，和則全面和。如果一人或一派，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不獨妨害民族國家，抑且終爲民族鬥爭中

的犧牲者，國家對於這種犧牲，永不會有一些兒同情。汪及周梅諸君的錯誤，就是失落了民族的壁壘，他們走進了日本軍隊憲兵的後方，想在日營裏面和日師講和，且幻想可以獲得獨立自由的條件，成立獨立自由的「政府」，一念之差，遂至於不可救藥，由於一念之差，便發生心境上各種的變態，其始也覺日人之易與，其繼也覺日人之可親，其終也始發見日人之可畏，但已遲了！則亦唯有順從之惟恐不及，極其所至，不用思想，不用考慮，只以日方之結論爲自己之結論，不復念及其所以達此結論之理論與理由。他們往往笑王克敏、梁鴻志俯首聽命於喜多、原田，殊不知他們也一樣聽影佐的話，影喜則喜，影憂則憂，影僞喜而他們則真喜，影僞憂則他們真戚然以憂了他們今日感於影之淚，他日上台，則影臉一變，或影調回國而繼之以爲特務長的，必較喜多、原田對待王、梁有過之無不及。久而久之，他們的修養就到了「從影所欲不踰矩」的上乘的境界。反之，其對於中國人則不然，由於羞見畏見中國人，乃寢假而惡見中國人，其終乃恨見中國人。久之，乃只信日方，只信日方所引見之中國，以爲非此無以爲友。乃至於醫師、衛士、記者、妓女，惟日籍者始爲可信，可親，可愛；反之，其對於愛國之同胞，不肯或尙未臣奴於日人之下，尤其不肯同流而下水的，只有一念曰殺，於是乎堂堂之偉大人物，一化而爲了默邨，除了默邨之殘殺行爲以外，吾不復發見周梅有何種之政策與政術。彼以爲天下人有錢可買而有槍可伏，彼不知今日之事乃民族鬥爭，一般人雖爲生活或人事之拖累而受錢，然良心未泯者莫不怠工，良心已泯者本無工可作。至於槍，則老子有云：「人不畏死，奈

何以死懼之！他們乃不知道。丁默邨及其部下也不是居心殺人，他們曾屢次建言於周佛海說道：「殺人要適可而止，否則國人的反感可怕。」由此可見他們都是有血有淚的人，他們不過缺乏骨氣而已，基於骨的缺乏，乃至於事事以日人爲可信可親，不復記憶日本軍隊現在戰場之上向我們同胞之軍民開砲，於是送子爲質於東京，留家爲質於滬西，再欲自異於王梁，或欲自拔於儕類，而亦無由拔起，則惟有鼓起自殺自戕之心理，一不做，二不休，只恐朋友之不同流，惟恐同胞之不下水，尤恐妻孥子女之不甘心爲日本之臣奴，於是其初則頽唐浪漫怠工，其終則鼓勇以邁進，此其中有多少血淚以與其工作相抵，我至今始知石敬瑭、張邦昌、劉整、史天佐，都並沒有快樂逍遙的心境，未必不由於不得已，以至於不得已亦不已也。」從陶希聖這一篇文章裏，可見汪逆在未登台以前，實在早已陷入痛苦的深淵而莫由自拔。更可見日方之對汪逆，根本無合作之可言。汪逆既然自投羅網，來到了上海，這樣一個冷酷可怕的囹圄裏，日本人就儘可以把他像獍猴般那樣的東拉西牽了。汪逆自從到了上海後，除了飽受日方的冷眼外，又受到上海許多正義報章的譏罵，所以那時他在上海毫無生氣，只是藉着丁默邨這無恥漢奸的保護，不斷的捕殺愛國份子，纔能在滬西過活。但是愛國志士還是前仆後繼，爲了討汪逆而奮不顧身，響應着上海各正義報紙的罵汪運動，到處在展開鋤奸工作，用正義的槍彈來對付那些逍遙法外到租界上來大搖大擺的漢奸的羽黨。汪逆一看情勢不妙，他從前是曾在南京吃過孫鳳鳴的手槍子彈的，正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惟恐真的遭

到行刺，覺得非加緊預防不可，於是便由他的部下出面，向美國加蒂列克汽車製造公司訂購保險汽車一輛，這汽車的構造極為堅固，不但能夠抵擋槍彈炸彈，就是毒氣也不能侵入。據說這種汽車在遠東方面，除了張作霖生前曾購過一輛外，從未有入購過。這部汽車是由加蒂列克公司總工廠製造，其堅固與坦克車同，車身爲一種特殊鋼鐵所製成，窗門玻璃特厚，能禦槍彈、機關槍彈、及手榴彈，車內可安置機關槍，當門窗關閉時，密不通風，雖毒氣也不能侵入，車頂裝有特別設備，使車內空氣可照常流通。這部車子的價值，在當時就已達國幣約二十五萬元左右。汪逆就坐了這部車子，和他的幾個親信的漢奸往來虹口一帶，與日方洽商一切，但這接洽其實並沒有多大結果，反而引起了不少抑鬱。尤其是因日本「讀賣報知」上掲載了一篇駐滬日本總領事須磨秀雄批評他的「度量」的短文，他認爲擲揄過分而惹起極大的反感。須磨說：「本人在十二三年前，就與汪氏在北平會晤，在那時期我就覺得汪氏是一位善於飲酒的人物。一九三一年夏天，他在廣州設立國民政府反對蔣介石將軍，當時本人以日本名酒饗汪氏，他度量的宏大，爲國民黨內任何人所決不能望其項背。」須磨這種談話，意思十分含糊，他的意思是否說汪逆的愛國熱情是飲酒所致，不得而知，但言外之意，似乎是說汪逆的「度量」比國民黨內任何人來得強，因此他纔能以新的方法建設新的黨。日方以酒量爲選拔才能的標準，目的要別人在糊塗中做糊塗事。汪逆看了這篇小文章以後，真是啼笑皆非。但這畢竟是日本人的批評，同時不過是諷刺小言，不便如何聲張，結果他便

以沉默了事。他一腔憤氣，無從發洩，便開始轉移到了孤島裏的一批主持正義的報紙身上。原來自從上海淪陷租界成爲孤島以後，因爲環境特殊，許多中國人所辦的報紙都被禁的被禁，撤退的撤退，但上海仍舊是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大都市，對於精神食糧非常需要，於是便有一批愛國的文化人，利用英美等外商名義出面作掩護，繼續發表主持正義擁護抗戰打擊奸僞的言論，日方對之非常嫉恨，常常嗾使丁默邨所主持的暗殺團體，從事暗殺新聞記者以及用恐怖手段恫嚇報館，及至汪逆兆銘來滬以後，竟變本加厲，慫恿日方向工部局提出要求，把所有這些外商報紙的執照完全弔銷，使他們都不能夠出版，以實行他摧殘文化的手段，同時又進行收買，結果也只收買到了一些變色的小型報。一方面爲了響應日方，建立他的和平輿論起見，恰巧南華日報在港不能立足，便叫南華日報的原班人馬到上海來辦中華日報。這倚仗敵人的槍刺爲護符的中華日報，出版的第二天，便受了兩重打擊：第一是望平街上的報販一致拒絕販賣，他們雖都是些貧苦階級，但愛國的良知却還沒有汨沒，比較汪逆的醜顏無恥，甘爲日方的應聲蟲，賢不肖相去真不可同日而語了。第二是送到望平街上來的中華日報，竟被愛國份子撕得片片作蝴蝶飛，一份都沒有落到外面來。汪逆得悉以後，大起恐慌，無可奈何，只好仍舊求助於日方，經日方對租界當局施以高壓手段後，中華日報總算有得在外面公開發售了，但這種獻媚日寇代敵人歌功頌德的好僞報紙，那個有良心的人肯化了錢去買來看，所以每天早上送出去的報紙是那麼厚厚的一疊，第二天退回來仍舊是那

樣厚厚的一疊，徒然糟蹋了寶貴的紙張和油墨。偽報雖然接受日方的津貼，經濟方面不生問題，但長此以往，永遠如此，也不是長策，於是他們挖空心思，想到了一個辦法，實行控賣。起初由林逆柏生商得日方同意，派了幾名日本憲兵，跟着勸銷，實際上是等於勒索，以後便叫流氓用強制方式挨戶逼銷了，於是爲虎作伥的流氓便大發其財。他的方法是每一份報分戶挨送，大概十戶輪流一回，於是訂戶訂了報以後，一月祇看見三回，而報奸便大發其財了。其他一切營業，例如廣告等，都採用強制方式，紙張是搶來的，經濟是括來的，暴力是現成的，有什麼不好辦呢？但是在偽報作事的人是否都沒有良心呢？這却也不盡然。大概報館裏的上層份子都甘心通敵賣國，而下層份子則爲生活所迫，並非得已，因此還都具有相當的正義感。有一次，中華日報曾經鬧過一個笑話，便是在報上居然刊出了「打倒汪精衛」的字樣，這是排字工友弄的把戲，因爲插在廣告裏，不被人注意，第二天便銷售各地，等到發覺時，已經有好些人讀到，捧着報紙在掩口胡盧了。事後汪逆大爲光火，親自下令澈查，於是偽報的許多人都被扣留起來，而那深明大義弄這把戲的排字工友，却早已逃之夭夭了。自此以後，奸僞防範報館更嚴。在中華日報館的四周都設有鐵絲網，不許陌生人走近，而工友進出，也必須經過嚴密檢查。但到底人心未死，不久又發生了轟炸中華日報事件，這事說來十分有趣，以中華日報防範之嚴，怎麼會有炸彈運到裏面去呢？原來有一天中華日報車進了不少捲筒紙，愛國份子便趁這個機會，在捲筒紙芯裏塞進幾枚定時炸彈，當中華日報館人員開始工作時，嘩啦一

聲爆發起來，這一次把整個中華日報都炸壞，而不得不遷移到虹口去受日軍刺刀的保護了。這一件事，還只是我方愛國份子活動的一端，事實上，所有的愛國份子莫不欲得汪逆而甘心，無如他防範嚴密，沒法下手，只好僥倖他多活幾天。可歎汪逆這時外受愛國份子的警告，內受影佐的監視玩弄，形同囚禁，毫無自由，却還在妄自尊大，擅作威福，真是可笑又復可憐，後人有詩單歎他的昏憤糊塗道：

昔年慷慨歌燕市，今日投降作楚囚！
早能引刀成一快，何嘗辜負少年頭。

做書的寫到這裏，不禁很發生了一些感慨，覺得昔人所謂蓋棺定論，這話真是不錯。因為一個人早年和晚年的行事，常會截然不同，記得從前曾讀過這樣一首詩，道是：

周公恐懼流言多，王莽謙恭下士時，
若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這二十八個字，如若把來移贈給汪逆，實在非常恰當，因為當他青年時代謀刺攝政王時，誰都想不到他後來竟會成爲賣國漢奸，要是他當時竟然死於獄中，真是非常光榮，簡直可以流芳百世，成爲萬人崇拜的愛國烈士，惟其他應死而不死，直到晚年，倒行逆施，賣國求榮，結果身敗名裂，遺臭萬年，所以論斷一個人絕對不宜過早，必須到他死後才可下定論啊！

第二十七回 血戰隨袁上將建偉績 會談三島傀儡甘賣身

正當汪逆在上海進行賣國活動的時候，華中一帶却在展開着劇烈的戰鬥。原來自從我軍退出武漢以後，仍在武漢外圍各要點據守，鄂北我軍堅守隨縣，而以棗陽、襄陽爲主要的後方基地；鄂西方面，日軍雖已進抵鍾祥，我軍却仍在鍾祥以北的洋梓鎮和日軍對峙。鍾祥以南的潛江，也在我軍手裏，我軍不時由天門向京山出擊，給予日軍莫大的威脅。湖北省的地勢，原是西北高而東南低，我軍扼守着大洪山以北的高地，對於武漢踞高臨下，形成高屋建瓴之勢，足以使武漢的日軍寢不安枕，一夕數驚。二十八年四月間，正當贛北戰事猛烈的時期，我軍乘勢反攻武漢，使日軍損失很重。日軍爲了鞏固武漢起見，遂開始移動他的精銳部隊第三、第十三、第十六師團及第四騎兵旅團，向鄂中、鄂北集中，一面又故意在閩浙粵沿海各口岸造成非常緊張的模樣，以牽制分散我兵力，使我軍無法西移。到了五月初，才開始以迅雷掣電的行動，向鄂中、鄂北攻擊，想一舉而完成他略取我襄陽、樊城、南陽的步驟。日軍預定在五月十五日以外完成這個包抄企圖，誰知結果竟失敗了，這次失敗，真失敗得出於敵人意料之外。原來我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軍事早已得到了情報，毫不曾放鬆日軍移動的狡謀，在日軍嚴密佈置的過程中，我軍主力也從容調集，巧爲安排。雖然在贛北十分緊張的時期中，我湯恩伯部仍舊由湖南某地移往鄂中，並以張自忠部安置於外線作戰地位，以備在日軍敗退時出而截擊，斷敵歸路。李宗仁將軍指揮若定，不但使贛北戰局轉危爲安，鄂中的應付，更是恰到好处。鄂戰的勝利，就是我軍改變戰略後的試驗，日軍進攻我西北企圖的失敗，我

第二期抗戰軍事上的轉機，都這一戰役爲關鍵，其意義的重大，實在超過反攻南昌之上，無怪日酋岡村甯次要聞敗訊而痛哭。日軍對我作戰，有一個基本戰略，就是「錐形突貫，兩翼包抄」。要遂行這個戰略，必須運用優勢騎兵，以戰車隊騎兵隊主包抄，坦克車隊砲隊步兵隊主攻，土肥原所指揮的蘭封戰役，是日軍最合理的戰役，因爲在豫東大平原上最利於日軍的行動。可是這次在鄂中鄂北，他却和二十七年春天在魯南一樣的完全失敗了。我軍對於日軍這個策略的對策，在南昌失陷以後，便開始施用，這就是加強側翼，作有力的側擊，因爲日軍突貫前進，遇到了韌性的據點支持，其鋒即挫。突貫攻擊只能輕騎減裝，後方的接濟一斷，就陷於反包圍情勢。鄂北日軍和鄂中鄂北日軍的挫敗，都是受了我軍側擊的影響。李宗仁將軍會說，鄂北我軍應戰，是用「放開袋口捉老鼠」的辦法，所謂放開袋口，就是加強左右兩翼同時側擊的意思。這次戰事初起時，日軍向我右翼沙洋，作佯攻動作，而以兩路主力分向隨縣及鍾祥以北的洋梓鎮我軍猛力攻擊。沙洋我軍見日軍的攻擊並不十分猛烈，知道他的主力不在這一方面，便突然採取攻勢，迭克多寶灣、羅漢寺、楊家澤各據點。但日軍主力攻勢，並不因此稍加延緩減鬆，五月四、五兩日塔兒灣之役，七日殷家店之役，日軍篠田師團精銳部隊二萬餘人，配以輕重砲二百餘門，想以猛烈砲火壓倒我方守軍，我軍犧牲極大，日軍亦以一萬餘人的死傷換取「一日一山頭」的成果。這一星期間，隨縣、大洪山一綫，大小二十餘戰，我軍左翼雖稍軟弱彎曲，但並未破敵突破。八日後日軍即加強對我右翼攻擊，且不顧我

軍由天門攻京山之後，鍾祥、洋梓日軍沿襄河由長壽店向北挺進，且以騎兵隊爲主，竄到棗陽附近，又向北直竄到新野附近。同時，信陽以西的日軍，復向桐柏猛進，向我左翼迂迴包圍，以期與由新野竄唐河的日軍相會合。在五月十二日前後，日軍心目中就已作這樣的打算，隨縣附近我軍已被他用主力兩路包圍，棗陽附近我軍也被他分左右兩股包圍，襄花路、襄棗路又被他切作數段，我軍主力已被他全部包圍於大洪山中，日軍以爲大殲滅的希望可以如願以償了。誰知十四日以後的陣勢，絕對不像日軍所預想的那樣，信陽我軍出擊，先克新野，再克唐河，把日軍包圍我軍的外線打破了一個大缺口，隨縣棗陽方面的我軍張自忠部，正以大洪山脈爲依據，待機截擊日軍的後方交通。而我軍右翼主力，在日軍突貫前進時，依次後撤，在有利的襄河線上待機。十五日那天，日軍竄突部分，被我軍消滅於唐河綫上，死傷一千餘人，馬五六百匹，我軍就全線向日軍總反攻。左翼桐柏、淮河店諸戰役，右翼江頭店、下亞港、流水溝、長壽店諸戰役，我軍奮勇肉搏，反復衝殺，日軍也拚命抵禦，雙方死傷都在二三千以上，到了十八日晚間，日軍知道潰勢已成，無可挽救，就開始全線總退却了。三天三夜之間，日軍潰退二百多里，可說是開戰以來少有的大挫敗。日軍以十萬以上的兵力，猛烈的砲火，三個月以上的調度佈置，結果一場春夢，仍舊粉碎於山陵戰中。此役日軍實力損失五分之二，騎兵隊的損失最大，約五分之三以上，輜重損失在五分之二以上，沿途遺棄傷兵及屍體，約五千餘具，較之贛北戰役，尤爲慘敗。日軍因在華中一帶毫無進展，一時失去了主要的進攻目標，便只好出

之以盲動的一途。他這時的活動約可分爲三方面，第一是加緊騷擾我浙閩粵沿海一帶區域，第二是壓迫英國勢力退出中國，第三仍是利用汪逆兆銘進行他的和平陰謀。關於日軍在我沿海一帶的騷擾，因爲我方既無海軍，又無可守的口岸，日艦朝夕至，海陸空協同進攻一個未設防的口岸，絕非難事。不過沿海一帶，也絕對不容許日軍深入，因爲離海岸線五十公里，就難運用現代兵器，我軍正可憑險以守，以逸待勞，事實上，日方似乎也無力在我沿海登陸，開闢新戰區，佔領這漫長的海岸線，他只是想藉着他優勢的海軍在我沿海一帶騷擾而已。六月二十一日，日軍開始在南澳島對面的汕頭登陸，汕頭在福建、廣東兩省交界處，地當韓江入海之口，清咸豐八年，天津條約訂定關作商埠，爲福建下游廣東東部的出海要道。有鐵路達於潮安，稱潮汕鐵路。自從日軍佔領南澳島以後，大家就知道汕頭必不能免於戰事，果然，在日軍登陸海南島後不久，便又向汕頭登陸進犯了。我軍以汕頭地處沿海，在日艦砲火射程之下，防守不易，遂自動向內地轉移。當時一般觀察，日軍似乎有進窺贛南的企圖，可是他登陸以後，僅以兩個聯隊的兵力上窺韓江，進至潮安，就不再拓展外圍，但不曾另闢戰區，也不敢策應廣州近郊的戰事。汕頭陷落後，日海軍在浙東也發動戰事，先後在定海、玉環、溫嶺登陸，一時山雨欲來，聲勢驚人。依情勢推斷，定海的日軍，進窺寧波、鎮海以達慈谿、姚溫嶺的日軍，進窺臨海以攻仙居；玉環的日軍，進窺樂清、永嘉以攻青田，都有可能性。可是日軍的行動僅限於定海的局部，在玉環、溫嶺登陸的日軍，隨即就自動退去，我方也從未增援一兵一卒，緊張

氣氛便又歸於平靜。這種事實，都可以作為日軍無力登陸的明證。論沿海軍事，本來當以沿海的島嶼為重心。日方自割取我台灣及澎湖列島以後，在他的南進政策中，已經着手掠奪我沿海的島嶼，有許多小島，我方從未加以注意，日方則早已派員測量，並管理漁民。二十七年春間，有一個漢奸在酒後洩漏了幾句話，他說：「日海軍的封鎖任務，不在登陸進攻，而在進佔沿海島嶼，已經預定佔據的島嶼，為五百羅漢之數，北起崇明島，南迄海南島，造成一條包圍中國海岸的水面長城。」其後崇明、金門、廈門亦失守，西沙羣島也被佔據，這段情報已有一部分證實了。到了日軍進佔海南島，才吸引了中外的注意力，感到日軍南進政策所造成的嚴重性。到了定海、川石、平潭、南澳等島先後被佔，由二百八十餘島聯成水上長城，可說是太平洋上一隻大魔手，這位漢奸的酒後醉話，居然竟實現了。就世界觀點說，日軍侵佔我沿海島嶼，是他南進政策的基本工作，和大陸政策一樣重要。美國對於這情勢的發展，十分注意，近衛聲明中所宣稱的建立「東亞新秩序」，美國除表示懷疑外，並積極進行干涉，這都和日軍侵佔我沿海島嶼有直接的關係。日軍就所佔島嶼開作軍事根據地，凡五十餘處，有的供給淡水，有的囤儲糧食，有的積存汽油和飛機零件，日本第三艦隊亦以舟山羣島為他的集合場所，這些都顯然可見。日海軍是想利用我沿海一帶作為根據地，以供他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太平洋作戰的準備。據軍事觀察家說：「日海軍對我沿海進攻，本來只以台灣為根據地，以廈門、福州為前哨，作進攻西南的準備，現在却已構成了三個根據地，一、以上海為據點，

以舟山羣島爲前哨，構成第一根據。二、以金門廈門作據點，汕頭川石作前哨，構成第二根據。三、以廣州作據點，以海南島作前哨，構成第三根據。這三個根據又爲台灣的前哨，積極經營，作他未來從事太平洋戰爭的賭注。「這當兒，太平洋上的暴風雨雖然還沒有襲來，可是他的沿海封鎖行動，事實上已使第三國直接蒙受莫大的損害，在華的德商，已很明白的說：「日本在華的勝利，就是對外貿易終正寢的開端。開發中國的工作直到現在才開始，而日本却要獨佔他。」德國是日本的與國，在華的德國商人還發出這樣的怨言，成爲日本嫉視排斥對象的英國，內心的焦慮，當然更不用說了。日本這時對於壓迫和損害英國在華權益的行動，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他先派遣軍隊在鼓浪嶼，登陸，以試探英國方面的反響。鼓浪嶼在廈門的西南，爲一個孤立在海中的小島，清光緒二十八年，闕爲租界，島上多西式別墅建築，爲各國領事館及西人聚居區域。這是日本對於外國在華租界的第一次侵入。英國對日本這一行動，始終默無表示，毫未提出抗議，好像承認日方有權佔領鼓浪嶼似的。日本經了這一鼓勵，膽子更加大了。於是接着便實行封鎖天津英租界，以壓迫英軍退出華北。天津英租界共被封鎖一月有餘，租界內糧食價格飛漲，居民痛苦不堪，最後畢竟是由英國屈服了。當時滬西土內也不斷發生類似的國際糾紛，上海人都惴惴不安，惟恐日軍也做照天津英租界的辦法，把上海租界區域也封鎖起來，其實這種恐慌是不必要的，因爲日方這時正和匿跡在上海的汪逆兆銘進行組織偽政府的陰謀活動，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更換了西尾壽造，來到

上海汪逆拍他的馬屁，無以復加。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自從汪逆到滬以後，梁逆鴻志一派漢奸霸住的偽組織「維新政府」的官員們，個個對他恨得不可言狀，汪逆明知這種趨向會對他日益不利，所以他祇望「新政府」早日成立，傀儡戲早點開幕，可以放下一樁心事。他爲了獻媚日寇起見，竟喪心病狂的提出了許多進攻中國大陸的計劃貢獻給日寇，以便擴大地盤。汪逆何嘗不知道這是望梅止渴的愚妄計劃，但他既已縱身在日軍的刺刀上面跳加官，自然不顧一切，而認爲日軍或許真有這樣的力量了。根據汪逆的獻議，日方須於五六月間完成軍事的第一步程序：（一）在北方攻佔西安，並截斷中蘇交通。（二）在南方攻佔南寧，並截斷中法交通。（三）在中部攻佔南昌、長沙，奪取襄樊、宜昌，配合入陝兵力以包圍四川。此程序完成後，第二步再由襄樊進軍漢中，另一路取道貴州以入四川，把國民政府完全推倒。汪逆在日方完成第一程序時，即當另發宣言，一改以往籲請蔣委員長進行和平談判的態度，自行出面處理大局，發動二十師以上兵力「倒蔣反共」。如日本在此期內，派兵由潮州、福州登陸，而將此二城佔領，則汪逆可成立「西南政府」，俟日本軍事行動擴大時，汪逆將以其能力，促使中國抗戰軍隊自行解體。至於汪逆出任傀儡政府的第一決條件爲：（一）日方廢除南京及北平兩偽政府。（二）由汪逆在南京成立「新國民政府」。（三）由汪逆組織「反共救國同盟」。（四）日方按月撥給汪逆作軍事政治活動費。（五）由汪逆統率三十二師作爲「反共救國軍」。（六）由日方担任軍事借款二萬萬元。（七）

日汪以近衛宣言爲基礎，訂立協定。(八)中國在國際關係上，應保持對德義英美的邦交。(九)中國加入「反共協定」。當時日方雖已決定由汪逆出來串演一次「傀儡戲」，但認爲在汪逆組織「新政府」前，有和他面談一次的必要。於是便由近衛出面，邀汪逆前往東京。汪逆大喜過望，便和左右一批奸逆商量了一會，擬就了一紙「關於尊重中國主權獨立的希望」，喜孜孜的前往東京，去和近衛進行與虎謀皮的談判去了。汪逆雖已到過日本幾次，但和近衛却還是初次見面，兩個人一個不會說日本話，一個不會說中國話，於是只好用筆談，可笑那汪逆這時滿腦子都充滿了個人富貴權位的思想，可是他在近衛面前，却裝出一面孔爲國爲民的樣子，他先脅肩諂笑的恭維了近衛一番，又胡言亂語的攻擊了一陣我國的抗戰國策，特別攻擊得厲害的是焦土政策和抗戰以來民衆流離失所的痛苦，他也不想使我全國各地繁榮的區域化成焦土，使我本來安居樂業的民衆流離失所是誰的罪惡，倒反打算向造成這罪惡的日本軍閥屈膝投降降起來，不但讓他白白打了我們一場不算，還要鑽進他併吞我國的圈套，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真可說是喪心病狂，無以復加了。最可怪的，是他在筆談的時候，眼裏居然流下幾點淚來，也不知道他那裏來的這一副急淚，或許是他想到了這半年來的流亡生活和被他的監視人影佐玩弄的痛苦，以及再不讓他組織「新政府」，他們這一批人將要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所以才急出這一副痛淚來的罷。近衛這狡兔看了汪逆這副怪模樣，心裏暗暗好笑，面子上却竭力恭維汪逆的「愛國」。汪逆受了這恭維，歡

喜得渾身骨頭都酥了，當下便從身邊取出那紙關於「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之希望」來給近衛看。近衛接過來，未看內容，先就皺了皺眉頭，及至打開看了一遍，見裏面全是些關於經濟、內政、軍事等類的要求，其中雖然許多地方都是湊着日本的趣作成的，但比較起王克敏、梁鴻志諸逆的予取予求來，畢竟有些不同，不是讓日本在中國無限制的「取」，却要求日本對中國有所「與」了。近衛看了，好生不快，但又不便當面駁回汪逆，只好推說他自己現在不掌內閣政權，汪逆所提出的要求，必須提交閣議審核過了再作答復，這樣敷衍了過去，一面便竭力款待汪逆，引導他往東京各名勝處所遊覽，把汪逆籠絡得個心滿意足，才仍舊把他送回上海，去過無形的囚禁生活。

第二十八回 謀脫泥淖長沙初會戰 聚殲頑敵湘北逐斜陽

却說汪逆雖然一團熱心，想組織所謂「新政府」，滿足他個人的權位慾，不惜賣身投靠，到東京和近衛談判，可是狡猾的日本人並不怎樣重視他。因為他們深知即使把汪逆的偽「政府」組織了起來，並和這偽「政府」從事和平談判，也無法解決中日戰事，惟有和中國抗戰的國民政府談判，或者澈底「消滅」中國的抗戰力量，才有解決的希望。可是我全國上下抗戰的決心是那樣的堅強，自從汪逆一派被清除出去以後，已經沒有一個人再談和平，而要「消滅」我國的抗戰力量，談何容易，更非他力所能及。和既不能戰，又無力，所謂「速戰速決」，「速和速決」，「以戰養

戰」等戰略，均已先後爲我國所粉碎。泥足深陷，師老無功，日本國民痛苦不堪，全國上下充滿了反戰空氣，國際間陷於孤立，舉世無一加以援手。日本軍閥處此進退維谷的絕境，焦躁苦悶，不堪言狀。這時日本平沼內閣又已倒台，由日曾阿部信行大將繼起組閣，阿部登台後，就宣言「決以全力解決中國事件」；一面令他的所謂「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和「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來華。這兩個侵華的劊子手一到中國，便接受了汪逆兆銘的獻議，選定洞庭湖漲水季節進犯長沙，做「解決中國事件」的關鍵。二十八年九月，正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風雲緊急，列強無暇東顧的時候，慣於乘機取巧的日寇，就想趁此時期謀我長沙，進窺衡陽，以遂他打通粵漢路的迷夢。長沙古稱星沙，一名潭州，自賈誼被謫於此，即名重雞林；漢獻帝建安十三年，關羽降黃忠以後，長沙更成爲歷史名城，兵家必爭要地；麓山雄峙，湘水長流，一千七百三十七年以來，始終爲爭南服北者的咽喉。自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軍攻陷岳陽，長沙大火之後，中日兩軍即對峙於新牆河之線，歷時已超過十一個月，我軍正面防禦工事，相當堅固，加以指導這方面作戰的，爲薛岳、關麟徵以次諸名將，所以在這十一個月中間，日軍雖然屢次企圖南犯，終遭敗北，未有寸進。這次日軍在湖北發動攻勢以前，他也知道他的兵力不夠，所以便由鄂中鄂北調來籐田、荻洲兩師團及第六師團的一部，集中岳陽、臨湘一帶。他的主力稻葉師團則進出於新牆、河北岸草鞋嶺、篴口、新牆、榮家灣之線，三仁、三殿、馬、王文、高、蘇、利、半等三師團集結奉新、高安一帶，担任佯攻。而以甘柏師團全部集結通城、

麥市之線，担任助攻，並以藤田師團配合波田支隊在洞庭湖西岸營口登陸，担任側翼迂迴。總觀日軍這次發動攻擊，使用兵力，頗受德國進犯波蘭的戰術思想的影響，竭力矯正他過去違犯「逐次使用不充分兵力」的戰術原則，所以這次作戰的兵力配備，採取絕對優勢，以壓迫我軍。日軍共動員陸軍七個師團，海軍艦隊艦艇三百餘艘，配合海軍陸戰隊一聯隊，飛機一百數十架，化學兵隊若干，合計十八萬餘人，分由贛北、鄂南、湖北三方面同時進犯，企圖六路會攻長沙，一鼓而席捲我西南，於是戰線遂由湖南西北的洞庭湖畔，經九宮山脈、幕阜山脈，而延伸到江西東北的鄱陽湖畔，形成一綿延五百餘里的大會戰場，實爲抗戰以來的空前壯舉。這一帶區域，正是戰國時吳起所謂左洞庭，右彭蠡，古三苗之國。自南昌到九江，自長沙到岳州，包括山岳和湖沼兩地帶，實在大好的會戰場所。至於我軍的佈置，則以新贛、河南岸爲中路，由第十五集團軍關麟徵將軍的第五十二軍張耀明部防守，而以薛岳將軍的第四軍歐震部爲後援。右翼則以七十九軍夏楚中部扼守幕阜山，第二十七集團軍楊森將軍的二十軍楊漢域部扼守九宮山，七十三軍彭位仁部守瀏陽，第十軍李玉堂部守銅鼓。左翼洞庭湖、營田方面，則以三十七軍陳沛部的九十五師防守。湘江水路，則以九十九軍傅仲芳部防守於益陽、湘陰之間。從湖北的地形上說，中日兩軍利害均等。依據我方的持久戰和消耗戰的戰略原則，若非兵力十分強大，就更有三四倍的兵力，也不肯在這地帶決戰。現在我軍竟不惜在這地帶和日軍一戰，且大破日軍，當然是因爲我軍善於利用山岳湖沼造成圍殲日軍的有利

形勢的緣故。再就這一帶的整個形勢說，贛北多山地，到處都是崇山峻嶺，幕阜山脈係九宮山脈的一支，突起於平江的東邊，山間居民，強毅勇敢，太平天國的時候，曾經奮起保衛家鄉，給予太平軍以很大的打擊。歷次內戰時，幕阜山中的壯士們也都有大獻身手的機會。湘北多河，新牆、汨羅、瀏刀、瀏陽四河，橫貫其間，丘陵峯巒，起伏於各河兩岸。這一帶的南北交通幹線共有三條：一爲湘江航線，一爲粵漢鐵路北段，一爲湘鄂公路。自我軍施以種種破壞以後，對於慣用重兵器的日軍，不啻宣告死刑，不過輕舟汽艇，仍舊可以穿越洞庭湖紛歧的港汊，偷繞封鎖線，出入湘江；陸上部隊，也可以循其間的人行古道活動；尤以長沙經福臨、鋪新市、長樂街、新牆，北至岳陽的古道，經秘密修改後，小型戰車及野砲可以作有限制的運用，所以這地帶對於有優越兵器的日軍，要不失爲半有利的情勢。贛北入湘幹道凡四：一沿武甯修水大道入平江，一沿上高萬載入瀏陽，一沿京湘鐵路線入醴陵，一沿安福蓮花古道入湖南的茶陵。這四條幹路都處於萬山叢中，行走不易，所以日軍所能侵擾的，又只限於上高萬載和武甯修水的古道，但這兩條古道，都已經我軍民先期破壞，日軍來犯，無異自掘墳墓，因爲這一帶山巒起伏，處處都給我以襲敵的便利。鄂南係指武昌以南地帶而言，這地方多屬平原，和湘北平原合稱雲夢平原。由鄂入湘的道路共有三條：水路有湘江，陸路有長武鐵路和通城入平江的公路。自從日軍進據岳陽後，由鄂南入湘的陸路早經我軍澈底破壞，水路亦嚴密封鎖，並且洞庭湖畔，港汊紛歧，而新牆、汨羅兩河又橫貫湘北，不啻天然壕塹。粵漢鐵路的湘陰到岳州間一

段，彷彿是環湖鐵路。鐵路東側，縱列着許多山地，尤以幕阜山脈始終在我軍掌握，日軍左翼對我右翼的進展，殆有事倍而功不半的困難。從岳州沿鐵路而南下，雖然沒有巖關險阻的限制，但中橫汨羅，足以阻止日軍的豕突狼奔。至於洞庭湖，牠是我國最大的湖泊，牠不僅具備着商業的特性，爲貿易的總匯，且賦有軍事上、文化上、水利上種種偉大的因素。在軍事上，牠是最險要的根據地，港汊沼澤，隨處皆是，易守難攻，便於作戰；在文化上，牠積儲了九條大川，有好幾條是發源於蠻貊間的水，靠着水的交流，緩緩的把中原和南蠻的文化調和起來，發生了融和的作用；在水利上，牠是長江的吞吐口，長江以南五嶺以北諸大河流的蓄水池，水溢則入湖，水淺則入江，起一種調節的機能，使長江水位保持常度，不旱不潦，沿岸田野，悉成沃土。俗諺說：「湖廣熟，天下足。」而湖南的民謠也說：「環湖熟，全湘足。」可見洞庭湖附近的農產，在湖南民食問題上，有着怎樣決定的力量。洞庭湖因爲有着這些重要性，所以歷代以來，往往是用兵者所必爭之地，浩瀚的湖波，含着鮮紅的血水，洞庭湖就是一個大戰場。日軍自佔領岳陽後，據城陵磯的險要，控洞庭湖的湖面，我軍既無舟師以阻擋其前，又乏優勢空軍以制其上，而日軍則以中東兩路，抑留我軍的主力，却以偏師利用汽艇，迂迴我左後方的湖邊地帶，沿羅江鐵橋南岸的登陸和湘陰以北營田的登陸，都是日軍利用洞庭湖抄襲我軍左翼後方的企圖。以上所說，便是這綿延五百餘里的戰場的形勢。日軍於九月十四日，先以一師團兵力向我贛北高安作全線伴攻，略取高安，以期收聲東擊西之效。我軍因反攻迅速，所以不旋踵間

便擊敗頑敵，克復高安。敵不得逞，乃改變方向，以齋藤中井等三師團的主力，集結於靖安、奉新一帶，故意裝做將要在那遜大舉進攻的模樣，實則是在攻擊新牆河以前，想牽制我軍於該方面的烟幕。這一路日軍，陸空聯合，於十七日晚侵入奉新以西的上富鎮、甘坊等處，向銅鼓、瀏陽進犯，企圖脅我側翼，以策應湘北，不料竄入九宮山地後，即被我軍楊漢域部及李玉堂部在上富鎮、甘坊、黃沙橋、九仙陽一帶地區，南北夾擊，並方圍剿，激戰二十四晝夜，衝鋒肉搏百餘次，終於把日軍全部擊潰，斃敵七千餘人，我軍繼續向奉新、靖安跟蹤追擊，又斃敵一千七百餘人，奪獲敵輕重機關槍四十餘挺，步槍三百七十餘枝，其他軍用品無數。日軍企圖牽制我軍的這一路的潰敗，對於他在湘北正面的進攻影響頗大。當日軍由奉新侵入上富鎮的第二天，亦即「九一八」的早晨，他在湘北正面，使以主力稻葉、荻洲等三師團，聯合南犯，在新牆河畔展開血戰。新牆河是湘北的門戶，也是湘北的天然戰壕，岳陽雖然淪陷，我軍尚能堅守新牆河，則日軍決難飛渡，仍舊可以翼衛全湖。新牆河全長約八十里，發源於幕阜山北麓，其上游名昌水，西流到楊安橋、叫沙港，至三港嘴和油港會合，始名新牆，再西流而入洞庭湖，形成湘北天然壕塹。我關麟徵將軍所部扼守新牆河南北兩岸，這一帶地方山嶺縱橫，東西綿亙，叢林溪澗，到處都是。自我軍於岳陽撤退後，所有粵漢鐵路北段舊驛道以及山徑都被破壞，日軍要從這一路進犯，極為困難，所以只好用猛烈的砲火掩護進犯。十八日，新牆河全線就發生猛烈的砲戰，日砲一百門以上，不斷射擊，到了中午，由九馬嘴起，經榮家灣、新牆、筓口、草鞋嶺、百

餘里的正面，都展開猛烈的血戰，我軍陣地，雖然都被日砲轟燬，可是我英勇將士仍奮艱苦抗禦，奮勇衝殺，愈戰愈厲。尤以新牆河北岸三角地帶的我軍，處敵衆我寡四面受敵，陷入重圍的危境，仍舊堅守不退，使日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日軍攻擊了三天三夜，傷亡三千人，又復增兵再犯，我軍也死傷過半，仍能屹然不動，使日軍不能輕渡新牆河一帶。自抗戰以來，我軍以一師兵力，擊退日軍一師團的進攻，實以此役爲創始。我軍會營長，率領着幾百個壯士，在新牆河旁扼守着堅強的工事，沉着抵抗，與日軍展開了隔河互擊的戰鬥。這樣晝夜不息的戰鬥到二十二日，日軍的攻擊更爲猛烈。直到二十三日清晨，才有一部日軍在熾烈砲火掩護下渡過了新牆河。會營長親自率領健兒，和日軍猛烈的肉搏着，拚命的向日軍衝殺過去。在會營長的圍襲中，裝了他平日楷書石達開的兩句詩：「人頭作酒杯，飲盡仇讎血！」他非常的勇猛，率領着健兒猛衝，將日軍由待街坊、八斗坡一帶趕到了汪家林，向前推進了數華里。在血染的新牆河岸旁，日軍的大砲猛轟着，每分鐘達一百餘發。日機十餘架，在天空裏更番的轟炸。會營長在硝煙迷漫中，大聲疾呼着：「弟兄們！前進！」這時日軍的砲火網發射得很密，會營長鼓足了勇氣向日軍陣地衝去，就中彈壯烈殉國了。日軍渡過了新牆河以後，就施用着他的慣技，以騎兵輕快部隊，到處的竄擾着。我軍仍奮拚命抵抗，毫不氣餒，因而造成了許多英勇壯烈的抗戰故事。我軍某師的排長張勇魁，和下士夏長有，於九月二十五日奉命在南岳廟擔任掩護友軍轉進的責任。在寒風襲人的清晨，一部日軍竄到了南岳廟，教目大概有四百名吧，

集中了火力，向着南岳廟高地猛烈的進攻。張排長和夏下士，很沉着的應戰，瞄準了敵人的機關槍掃射。從上午七時戰鬥到下午四時，日軍付了不少代價，絲毫沒有進展。這時，我軍掩護的任務已經完成，張排長率領着一班健兒向後轉進的時候，不料突然在側面和日騎兵遭遇，無法脫離，就向敵騎猛攻，反復衝殺，斃敵很多。後來日軍援兵趕到，張排長和夏下士搜集陣亡的戰友遺留下來的彈藥，手榴彈，堅擡着一個山頭做掩體，與日軍相持下去。日軍不敢近前，只好用砲火向山上猛擊，到了黃昏時，在更猛烈的砲轟下，張排長和夏下士也都成仁了。還有一位工兵班長周中興，當日軍渡新牆河南犯時，他奉令担負破壞某座木橋的任務。這時日軍已有一部渡河南犯，他在橋旁安置了炸藥，很快的拉了火線，燃了火，一會兒轟隆一聲巨響，橋已經破壞成功。他離開隊伍已遠，失了聯絡，日軍聽到了爆炸聲音，立刻向這邊包圍了過來，他幸虧躲得快，在草鞋嶺蹲了三天，才找到一個老百姓，從萬山叢中穿過，轉到前方來。還有一位營長譚天仇，他是在新牆河南岸担負着防守前線的任務的，在日軍渡河的時候，他率領着英勇戰士，奮勇爭先，與敵肉搏，擊斃敵人很多。後來敵人的飛機轟炸大砲猛擊更加劇烈，譚營長所率領的一營人，只剩下了八個壯士，而這八個壯士，仍舊用手榴彈拚命的向日軍叢集處擲去，炸死日軍一百餘名，八個壯士最後也都作了壯烈犧牲。譚營長在戰鬥中身中五槍，幸而未中要害，他傷愈後，就重上前線去殺敵。還有一位營附陳位拔，在日軍渡新牆河南犯時，率領全營弟兄，奮勇迎擊，殲滅日軍很多，使日軍的攻勢為之頓挫，陷於困境的日軍，除了

用猛烈的砲火轟擊外，復施放所謂「特種煙」的毒氣。陳營附當日軍施放毒氣時，正在曉諭弟兄：「注意敵人放毒氣！」不料就在他說話的當兒，便被敵人的子彈打中了三處，但是他毫不驚慌，也不把痛苦放在心上，裹着創傷，仍奮指揮作戰，和日軍戰鬥了一天，日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直到黃昏時，陳營附又中了一彈，方始壯烈犧牲。日軍從十八日起，經過五天的惡戰，始得渡越新牆河，而在渡河時，又受了我軍很大的打擊，損失很慘，正面攻勢滯滯，於是復自二十三日，由洞庭湖西岸登陸進犯，這時正是舊曆八月，唐人詩有「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之句，日軍在這洞庭湖季節進犯，可謂恰是時候，但他的怯於山地戰而想用湖沼戰來制勝我軍的心理，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殊不知湖邊港汊紛歧，重兵器不能暢行無阻，正和山地戰有同樣的困難。日軍捨山地而涉湖沼，其氣已餒，同時也正是自尋死路。二十三日，日軍以民船若干運輸藤田師團一部，及波田海軍陸戰隊，用軍艦曳航，經洞庭湖，駛抵湘陰縣北的荷葉湖口，轉乘鑲船南竄，再到荷葉湖南的夾沼入湘江，就在營田北十餘里的白郁歧，於午夜一時許，由日機三十餘架掩護，強行登陸，我守軍立即起而應戰，將日軍阻止。至清晨五時許，日汽艇增至二百餘艘，每艘載兵二十餘人，兵力已達四千餘人，在飛機重砲猛烈掩護之下，施行強襲，並施放大量毒氣，戰況之烈，不下於歐戰時德軍的攻擊列日要塞。我軍死傷雖重，但仍擊沉日汽艇二十餘艘，殺敵千人，士兵猶能在官長陣亡以後，獨自作戰。例如牛形山的爭奪，我士兵數人若守山頂，仍能殺敵數十人，雖死不退，極為壯烈。直

到深夜，陣地沒有多大出入。日軍在營田登陸，本來是想抄襲我軍的左後方，直取汨羅，南下白水，一面截斷我新牆河部隊的歸路，一面乘勢而取長沙。不料我軍均能沉着應戰，使日軍登陸部隊，不曾自掘墳墓。雙方各自獨立作戰的結果，竟使戰場由南北方位變為東西方位，日軍受我側面攻擊，遂被迫退守洞庭湖畔營田附近的狹險地區，血戰兩天，始終不能擴張戰果。東進南下，均不可能。他的正面部隊，雖然突破榮家灣到新牆間的待街坊、七步塘兩點，仍不能壓迫我軍全線後退，日軍攻勢因之大挫。正當新牆營田激戰的時候，日軍助攻部隊的甘粕師團，即由鄂南通城出動，經麥市、桃樹港、龍門廠南下，進犯湘鄂贛邊的長壽街、獻鍾等處，企圖側擊我軍右翼，並威脅修水的我軍，形勢頗為猖獗。同時日軍總預備隊的荻洲師團，也集結於楊林街，南犯長樂街。我新牆河南岸守備部隊，爲應付這局勢，避免被日軍包抄後路起見，遂奉令前線作主動的戰略轉移，行李輜重以及官兵緩緩而行，從容轉進，不潰不亂，且不遺一槍一彈，秩序井然，有條不紊。於是新牆河南岸日軍，遂得渡過汨羅，竄抵歸義及新市之線，營田的日軍也竄抵白水西北的東塘地方，並有一部竄抵平江，其戰車一部也運抵長樂街待發。日軍以爲我軍轉移，已無鬥志，並且既渡汨羅，就可以一鼓而直擡我湘垣，遂傾其全力，於二十六日積極分兩路前進，圖直趨長沙，一路由鐵道線南下，一路由新市、長樂街沿古道犯大橋及福臨舖，並分一部兵力，攻我湘陰。我軍以湘陰已成突出，爲免受敵包圍，便於二十七日安然退出。日軍既陷湘陰，便會合兵力，沿鐵路襲基南犯大娘橋及三姐橋，而古道線上的日軍，則由

長樂街開來一萬餘人，爲他的主力第六師團的，精銳部隊，當即向我福臨鋪猛撲。這裏的我方守軍爲覃冀之師，早已重新預先佈置，只留某部在該地守備，等到日軍到達福臨鋪以北地帶，某部隊即乘日軍立足未定，向他猛攻，伏兵亦紛紛向日軍圍擊，激戰結果，斃敵千餘人。其後我軍轉至福臨鋪街市，又予日軍以極大打擊。旋在福臨鋪南方青山市，我軍繼續以奇兵伏擊日軍，於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又在唐天廟、王公橋等地，擊斃日軍三千餘人，總計五日四夜作戰的結果，共斃日軍達六千餘人，日軍主力，被我殲滅大半。至於在三姐街的我軍，則爲彭位仁所部，在日軍三路會攻之下，仍能苦力支撐，不但堵住日軍南犯，且使日軍蒙受鉅大損失。所以福臨鋪、三姐橋兩役，很像台兒莊大捷前的滕縣一役，爭取到巨大價值的時間，使我軍得從容佈置殲滅敵人的陣容，奠定長沙外圍戰鬥勝利的基礎。不但如此，日軍的先頭部隊，這時已竄抵長沙近郊五、六十里之處，也因受了這兩役的影響，被迫不得不改變戰略，向東迂迴，以圖擴張外翼，二十九日又分兵東犯金井、上杉市，期減輕他側背的威脅。當又被我軍迎頭痛擊，重創之餘，退竄回福臨鋪、金井間的雙華，失整理待援。三十日晨，日軍又再增援東犯，在該地晝夜與我軍激戰，成往返拉鋸的形勢。這時由鐵路線南下的日軍，已於二十九日晚間越過三姐橋，竄抵長沙以北六十里的橋頭驛，與我軍激戰後，三十日起，即在該處附近山地相持。此際戰線已突然展長，日軍因兩翼得以展開，中路遂亦乘機推進，福臨鋪的日軍，推進到梁橋、麻林橋一帶，橋頭驛的日軍，也推進到橋頭、上杉市間的苦竹坳，而日軍主力，則由金井附近向

西竄抵上杉市，並以少數輕快部隊，向西犯我長沙東方三十三里的永安市，企圖抄擊長沙的側背。這時日軍已紛抵長沙外圍三十里至六十里內的區域，由橋頭驛到平江的一百里內，無處不展開激戰，尤以金井、上杉市、苦竹坳、三處，鏖戰尤烈。我軍以旺盛的士氣，英勇的姿態，不斷打擊敵人，以機動戰配合陣地戰迎擊，層層設伏，處處腰擊，迫使日軍晝夜陷於苦戰，絕無喘息機會。日軍雖利用輕快部隊，得佔有若干據點，但以地形關係，重兵器及機械化部隊已失去效用，而我軍則可以利用熟悉的山地，隨時都能切斷日軍點與點間的聯絡，而使他無一點不陷於孤懸，立足不定。所以自長沙的外圍戰展開以後，在九月底的二、三日內，日軍始終未能再進一步，反而迫使外圍的日軍傷亡疊疊，兵力愈戰愈弱。日軍自福臨鋪以至金井數役，他的主力本來已經消耗不少，乃竟貿然輕進，擴展戰線，遂致兵力漸感不敷，加以我軍迫使他作無停息的苦戰，日軍孤軍深入，於重大消耗之餘，乃開始呈現疲弱的模樣，並且侵華日軍連年轉戰，早存厭戰怕戰的心理，今復遭慘重的傷亡，乃由再衰而三竭。在這種情形下，日軍業已具備敗潰的條件。至於我軍士兵，都是保衛祖國的鐵血健兒，各具同仇敵愾的必死決心，作戰精神，遠勝日軍。且我保衛湖北的部隊，為身經百戰的關麟徵軍團及廣西健兒，和飽經訓練的四川、雲南部隊，所以竄擾永安市的日軍，首先就被我軍包圍殲滅。這時我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復親抵前線督師，士氣更加鼓舞振發，遂為十月一日起，全線向日軍反攻。日軍衰疲之餘，望風披靡，紛紛潰退。我軍展開前線反攻之後，就向日軍集中地方的上杉市、金井

猛攻。上杉市的日軍，共有六千餘，與我軍血戰數日後，十月一日晚首先動搖，我某有力部隊，復由兩側猛烈攻擊，並截斷他和金井間的聯絡，到了二日拂曉，日軍形勢愈呈不支，我軍更積極圍剿，日軍乃棄屍千餘，狼狽向西北逃竄，我軍遂於二日下午五時，正式克復上杉市，當晚將附近殘敵千餘包圍，大部予以殲滅。我大軍復乘勝追擊，退據麻林橋、青山市一帶的日軍，該批日軍極為混亂，復向北竄，我軍乃於二日午夜二時收復栗橋，更趁月明星稀，奮勇東進，於三日拂曉攻克福臨鋪。金井方面的日軍，雖麤聚近萬人，但苦竹坳的日軍千餘人，已被我軍殲滅淨盡，而上杉市、福臨鋪、栗橋等地，又爲我軍克復，金井日軍遂成孤立，三日經我軍分兵攻擊，將日軍大部殲滅，遂於四日清晨收復金井，殘敵狼狽北逃，紛向平江以西地帶潰竄。我軍乘勝推進，復於四日下午一時，收復平江以西的甕江鋪，另一部並克復福臨鋪北的白沙鋪。五日晨，我軍已在平江、甕江鋪間及長樂街、新市附近掃蕩戰場，那邊還有殘餘日軍三四千人，已如甕中之鼈。至於鐵路線方面的日軍，三十日已被我軍堵住於橋頭驛附近的山地中，十月一日我軍既全線反攻，當然也向這一線挺進，疲憊的日軍經我軍夾擊，死傷極重，乃紛紛向北撤退，我軍即跟蹤追擊，這時恰巧有另一部日軍竄到橋頭驛，我軍乃四起攻擊，當場斃敵千餘。旋我軍搜索前進，乘勝克復橋頭東北的王公橋及福臨鋪西北的李家段各要點，一部並越過福臨鋪以北，截斷日軍歸路。到了十月四日，鐵路線上的白水站和白水以南的大娘橋，都被我軍收復，日軍向營田潰退。當日軍迫近長沙外圍時，因係傾巢來犯，湘陰城中，日軍也不派多

兵據守，所以我軍反攻的時候，我便衣隊也乘日軍不備，於四日拂曉攻入湘陰縣境。這時日軍助攻部隊甘粕師團，遠遠在長壽街獻鍾一帶，救援不及，日軍主力遂不得不重蹈台兒莊的覆轍。至此，鐵路線方面的日軍遂完全肅清。當日軍領巢南犯之際，爲向我軍分進合擊，曾以兩個師團向我右側運動，由通城繞道贛邊迂迴，當即越鯉港、青市，於二十六日犯我桃樹港，我軍遂於叢山中與日軍展開激戰。二十七日晨，戰事向南轉移，日軍即分兩路進犯：一路經白沙嶺、朱陂港犯龍門廠，二十八日晨，我軍在該處與日軍前鋒接觸，一路爲日軍主力，越蓋文嶺經漿市攻龍門廠西北。這路日軍助攻部隊，本想迅速行軍，及時到達湘東，以收合圍之效。但贛湘邊境，爲幕阜山脈岳地帶，在萬山叢中，行軍不易，日軍此種盲動，實犯軍事上的大忌。我軍因他冒險輕進，乃更誘他深入，日軍因此乃於二十九日進至龍門廠以南的長壽街，並於三十日進抵獻鍾，十月一日我軍全線反攻，散處萬山叢中的我軍，以及幕阜山中的村民壯士，即分頭出擊，於山谷地區中，將日軍截爲數段，而逐段加以圍殲，擊破。我軍當於十月一日克復龍門廠，日軍向銅鼓以北的朱陂廠敗退。我軍更乘勝追擊，於傍晚後克復朱陂廠，二日我軍向北掃蕩，又收復軍路要點的桃樹港，共計殲滅日軍二千餘，我追擊部隊並挺進至麥市，以斷日軍歸路；因此，偏處於長壽街的日軍，更陷於無援的絕境，經我大軍分別包圍後，即於二日收復長壽街，斃日軍三千餘。日軍經此慘敗，復因後路已斷，殘敵被迫西向平江、橋頭等處亂竄，適值正面我軍正在掃蕩戰場，節節截擊，日軍傷亡殆盡，我先頭部隊於五日晨迫平江，湘贛邊

境的戰事，至此乃告一段落。同時正面汨羅南岸所有據點，均已完全入我掌握，我軍除以一部圍殲困據營田、汨羅、新市的殘敵外，大部清掃汨水沿岸戰場，分路北跟蹤追擊，盡收汨羅、新牆兩陣地，恢復九月十八日以前一年來對峙之局，且乘戰勝之餘威，進迫岳陽附近，追擊殘敵凡一百二十公里。當湘北大戰勝利在握的時候，大公報的長沙特派記者，曾有極樂觀的報告說：「連日湘北我軍反攻奏捷，長沙附近人民聞訊，莫不歡忭湘江、碧水之平靜，一如前線戰事之穩定。嶽麓巍然，雄峙漫山紅葉，似在含笑，爲我忠勇將士慶祝勝利。古寺疏鐘，不時敲破此名城之岑寂。記者處此，愈覺長沙可愛，尤深信其偉大難撼也。」這一篇措詞典雅壯麗的報告，曾引起一時的傳誦。長沙會戰，實在是淞滬、南口、台兒莊以後的最大一次惡戰，日軍勢如探首入囊，我軍則如張羅捕鼠，戰績的偉大，足可媲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福煦元帥的馬連哥會戰。總計自九月十四日起，至十月七日止，共激戰二十四晝夜，斃敵近三萬餘人，遺棄在戰場的敵屍，也達六千餘具，俘獲的日軍官，則有佐藤上尉等以下數十人，鹵獲戰利品無數，爲日寇空前的慘敗，亦爲我國一個劃時代的大勝利。我軍所以獲得這次勝利的原由，乃是由於在贛北、鄂南、湘北等山岳湖沼地帶佈成圍殲日軍的有利形勢所致。這一帶的道路，早經我軍澈底破壞，崎嶇難行，如贛北日軍企圖由奉新經上富、甘坊、銅鼓進犯瀏陽，必須經過一百九十二公里的山岳地帶；鄂南日軍企圖經麥市、龍門廠、長壽街進犯平江、瀏陽，必須通過一百五十九公里的山岳地帶。日軍稻葉、荻洲、籾田三師團，及海軍陸戰隊所進犯的湘北正面，或爲

山岳地帶，或爲湖沼河汊地帶，犬牙交錯，地形複雜。而這些地帶，正有利於我軍的處處設伏，猛烈夾擊。日軍陷身其中，實在無異自投羅網，糧彈運輸，都只好倚賴驢馬，機械化部隊，更無法運用，所以日軍慘敗的時候，各線除火焚無數死屍傷兵外，仍舊遺棄死屍傷兵及槍砲彈藥極多，甚至將大量槍械鋼盔輜重自動毀棄，凡此現象，均爲向來所未見。這固然是由於交通困難，而我軍民抗戰堡壘的堅強，日軍士氣的渙散，也是主要因素。從戰略上說：日軍此次作戰，在湖北方面爲主攻，贛北方面爲伴攻。若非我軍在九宮、幕阜兩大山脈中控有強大兵團，則日軍此項作戰計劃，實在沒有什麼可非議之處。然而在山岳湖沼地帶的分進合擊，殊非易事，日軍竟胆敢嘗試，無怪難免要被我軍各個擊破。至於從戰術上說，在戰場方面，我軍爲內線作戰，日軍爲外線作戰，不過在九宮、幕阜兩大山脈間，日軍與我軍的態勢，正居於相反的地位。外線和內線的作戰中間，必定有一個想像的界限。到了這界限，外線的害消滅，內線的利也消滅。所以在外線作戰的，當前進的時候，應該竭力設法超過這線；在內線作戰的，應該在這線內竭力活動，不使敵方進入此界限內，以確保其利。所以這線又可以說是利害轉換線。湖北戰場的利害轉換線，據一般軍事家的意見，可分爲三線：以汨羅南岸地區利害轉換線爲第一線，營田到平江線爲第二線，橋頭驛到福臨鋪線爲第三線。這三線中，當以營田到平江之線，爲雙方最理想的利害轉換線。當日軍進據橋頭驛到福臨鋪的時候，實際上已經超過這理想的利害轉換線。在這種狀況之下，日軍外線作戰的害已經消滅，換一句話說，就是我軍內線作

戰的利也已經消滅。然而我軍竟能在這一線轉移頹勢，一舉而擊潰日軍，實爲軍事上一大奇蹟。造成這奇蹟的原因，實在是由於日軍外線作戰上的錯誤，所以一剎那間局面轉移，而我軍盡收內線作戰之利。日軍雖越橋頭驛，福臨舖之線，仍舊終於不免爲我軍所擊破。龍陽才子易實甫的哲嗣易君左，曾有大洞庭歌一首，單頌湘北會戰大捷道：

洞庭高空雁陣排，浪花怒濺真雄哉。敵餒挫成強弩末，一戰遂將烽火迴。南侵結果空死灰，但有生去無生回。三湘七澤爲爾倭寇之墳墓，大和孤魂何處埋。湘水平如鏡，湘波綠似苔。銅牆鐵壁不可撼，衡嶽挺秀崎嶇巍。健兒大笑撫頭顱，將軍威令鬱風雷。堅壁清野得民助，青天白日揚國徽。汨羅江是漢家地，豈容醜寇妄徘徊。屈原英靈投袂起，執戈奮效魯陽揮。古往今來秋浩蕩，天高氣爽戰馬肥。一句斃敵逾三萬，并餘殘寇望風披。太陽旗幟陷泥土，會馬紛紛倒塵埃。橡皮小艇葬魚腹，「稻葉」「落」「甘粕」摧。湘北會戰震宇宙，大功遠邁隨裴台。最後勝利操左券，即此一役爲胚胎。我家迫近洞庭岸，夢魂激盪波濤洄。曾揮淚眼望故鄉，今日笑逐天雲開。湘人不死國必興，湘人未死君莫哀。湘人忠義三千萬，早爲倭寇備棺材。長沙偉大天所賜，精魂熱血凝成堆。撼天容易撼湘難，海枯石爛天難頹。愛晚亭前楓葉赤，雲麓宮頭白雲飛。分柑賭酒意悠閑，俯仰蒼茫看落暉。我今萬里食國粟，兩上白玉瓊瑤階。萬方報捷歡聲動，元戎屹立猶靈巖。儉生應作黃龍飲，呼朋高舉手中杯。

第二十九回 暗蒸醱王汪初爭風 明拆夥高陶宣密約

湘北大會戰的勝利，完全粉碎了日寇早日結束中日事變的幻想；他無法可施，只好再回過頭來，和汪逆兆銘進行明知沒有多大用處的秘密交涉。這時日本已經完全明白，要征服全中國是不可能的。日本國內，充滿了「結束事變」的呼聲，日本國民切望中日戰爭及早停止，及早解決，他們在消極方面，想節省更大更多以致日本國力不能負擔的消耗；他們在積極方面，更想趁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爆發的當兒，早日結束中日事變，發展國外貿易，擴大國外市場。這種迫切的要求，已經使日本朝野各方改變了中日戰事發生兩年以來的觀感，日本的政黨、產業界，以至於海軍陸軍的統治派，都感染了這種迫切要求的影響。擺在他們面前的問題是延長戰爭呢？還是結束戰爭呢？當然他們都想結束戰爭，不過中國政府不來上他誘和的當，仍舊堅決抗戰下去，却使他們要想結束戰事都不可能。因此什麼「一六宣言」，什麼近衛聲明，在日本國內漸漸無人感覺興趣，也漸漸無人理會，日本人都已看透，汪逆是沒有這個力量能夠結束事變的，他並不能下一道有效的命令，叫中國任何一師一團軍隊停止戰鬥行爲，請問這樣一個寶貝，怎麼能夠和野心的日本政府商量結束戰事？從日本方面看來，汪逆不但不能幫助日本少出一師團或多撤一聯隊的軍隊，並且反成爲日本的一重多餘的負擔。日本人向來是把經濟看得很大的，汪派未上台以前，日本要供給活動費，早有

不少日本人說是「不經濟」，還有一些日本人說「錢用得不得法」。可是這些寶貝，走路要日人預備飛機、車輛、船隻，出門要日人佈置哨兵、崗位，居住要日人佔房屋、騰公寓，日本人爲什麼肯這樣的侍候他們呢？難道真的寵信他們嗎？不然，目的是要他們拉軍隊、招名流，實行賣國，可是他們始終是一批光桿，從重慶逃出來了半年多，還是軍隊沒有一支，名流沒有一個，這樣的集團，日本如果不借款給他們，連開張也很困難，即使把偽「政府」開張了，連自存的能力都沒有，那裏有力量結束中日戰事。日本也知道，如果用全力支持這個「新政府」，不外乎只有把戰爭的時間延長下去。於是日本社會裏面，便出現了有力的「新中央政權不要論」，日本言論界的態度，也從捧汪一變而爲輕汪。他們以爲日本如果要延長戰爭，那就打下去好了，根本用不着什麼傀儡，更用不着什麼「新中央政權」，日本如果要結束戰爭，任何傀儡不但無益而且有礙；所謂「新中央」並不比「臨時」或「維新」更有用場。不過日本軍閥已經吹響了法螺，因此組「府」也不好，不組也不好。日本對於「新中央」的無可奈何，便反映爲汪逆和他那一派人在滬、西、歹士裏的不死不活。可是板垣派尤其是板垣以下的影佐，他們在近衛聲明的時候，已經進了場，抄了題目，到了這時，對於汪逆上台這個問題，無論是白卷也好，黑卷也好，總不免要交上一交。卷雖要交，日期卻有問題，如果交卷有礙於日本的外交，或有礙於和平的前途，他們也只好延宕。影佐曾對周佛海定下幾個交卷的日期，可是一期延一期，始終沒有下文。影佐以「新中央政權」導演的資格，當然不使自己開

口叫他們延期。他只有運用喜多、原田促使王克敏、梁鴻志橫生阻礙。原來日方所樹立的南北兩傀儡政權，「維新政府」的梁逆鴻志和「臨時政府」的王逆克敏，自從汪逆來滬，不斷和日方交涉組織「新中央政府」以後，暗地裏吃醋吃得了不得，他們都覺得汪逆是他們最大的對頭，名望既比他們來得大，日方信任他也比他們來得寵，倘若讓他上台，很可能把南北兩傀儡一脚踢，所以本來互相妒忌的南北兩傀儡，這時反而利害一致，政演一齣「南北和」，結成一條共同戰線來對付汪逆。他們仗着自己做漢奸的歷史，是老前輩，老資格，和尙還有「先進山門爲大」的例規，汪兆銘任他是什麼「黨國要人」，蛻變，他們也不賣他的賬了。他們不時含譏帶諷的發表撻酸言論，甚至還說汪逆是經驗不豐，資格不夠，並批評他「覺悟」太遲，逃出重慶太晚，言下頗有唯他們才是漢奸中的先知先覺之概。汪逆看了，如何不氣。不過一來因爲王克敏是個老牌漢奸，二來王克敏的抱腰者是日方，頗有幾分勢力的喜多，而在他的「新中央」沒有組織起來，「維新政府」沒有取消以前，他對梁鴻志也是無可如何的，只好暫時忍氣吞聲，準備把這口氣等以後再出一面加緊對日方獻媚，假借國民黨的名義，在上海召開了冒牌的「六中全會」，以表示他手下很有羣衆的樣子，並藉此作爲他出賣的資本，和日方交涉組織「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可是周佛海雖然不斷的催促影佐交卷，而各方面的日本人，都已經知道這本卷子還沒有交上去，就已經無用，要結束中日戰事，必須另闢途徑，就是板垣一派人也一樣在另尋途徑。在板垣所主持的「參謀本部」內，曾經有一

個日本人對人說：「汪逆極好辦，「新政府」也不成問題，不過解決中國問題，還須另找辦法。」這句話可以代表一般日本人真實的心境。板垣以下，影佐總要算是全力支持汪逆的了，但影佐也在預備第三本卷子，他正在製造一個青年黨以和汪逆對立。同時另外還有一個「新同盟會」在和汪派爲難。說起這「新同盟會」來，牠的來頭却也不小，主持人是陳中孚、何世楨等，何世楨是中央委員留在淪陷區內做地下工作的，汪逆對他拉攏甚力，但他對於汪逆的和平運動，向不贊同，曾在香港、上海兩地進行倒汪工作甚力，被汪逆排斥的各「黨派」附和的很多，「維新政府」的梁鴻志等因爲和汪逆發生權利衝突，也都與陳何等往來，就是汪派幹部中與陳何聯絡的，也頗不乏人，他們積極集全力的破壞汪逆的偽「新中央」，於是汪派周佛海、丁默邨等大起衝動，乃於南京紛紛集議，謀應付對策，一面並會同日憲兵開始進行所謂肅清「內奸」運動。至於「新同盟會」陳中孚等的唯一目標，却是要以吳佩孚爲號召，由吳佩孚出山主持時局。當時拉攏吳佩孚出山最力的陳中孚等，聲勢浩大，頗有與汪逆分庭抗禮之勢。但是終於因爲吳佩孚的堅決拒絕，後來又患牙疾逝世，遂致未成事實。另外還有一個日本對華陰謀家土肥原，因爲鑒於汪逆的後台人物，和他畢竟屬於兩派，所以在吳佩孚死後，也祕密來滬，進行他的所謂和平工作，以與汪逆對抗。土肥原在上海的寓所，並由日本陸軍當局派兵保護。何世楨的「中國民衆黨」並發出油印通電反汪大意說：「汪精衛假和平之名，行賣國之實，非本黨所敢苟同，願與國人共力圖之。」這個通電傳到北方，被

王克敏看見了，非常高興，便也效顰地組織起所謂「中國青年黨」來，發表時局宣言，略謂：「汪日私訂和約，應徵國人同意，汪以何種資格，出此舉措，殊難索解。」云云。滿腔醋意，可以從字裏行間看將出來。汪逆在這四面楚歌之中，深知自己如不上台，不掌握權力，決計無法鎮壓他們，所以他和日方交涉組織「新政府」的工作更加積極了。事實上，汪日間的折衝始終是若斷若續的在進行着的。交涉的對手，汪方是周逆佛海，日方是東條英機和影佐禎昭。在這過程中，日方所提的條件，全是政治要求，而汪方所提的却全是經濟問題。八月下旬，汪逆叫周佛海托今井武夫轉致日方「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方者」公文一件，內容共爲六條，全文如下：「茲認定下列各項爲「中央政府」成立的必具條件，而其實行亦與日本方面關於地域的及時機的考慮並無妨礙，盼望日方予以同意：（一）自去年五月英日關稅協定之後，關稅存正金銀行，截至現在，僅江海關一處已有一萬八千餘萬，外債及償款一部分截至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止，重慶政府已經償付，故本年一月以前之外債及賠款基金，以及關稅，請交還「中央政府」，成立後始能正式退還，擬請日方同意兩點：甲、「中央政府」成立之前，請令正金銀行由關稅存款項下，以借款形式先借支四千萬元，俟「新政府」成立後轉賬償還。乙、存放正金之關稅存款，全部退回以後，每月關稅收入亦解繳「中央政府」國庫，但可以一部分存放正金，其餘存放「中央政府」指定之華商銀行。（二）目前蘇浙皖三省統稅局，係獨立組織，不屬「維新政府」，每月稅收繳日本特務機關，由該機關交一部與「維

新政府，「應商得日方同意，「中央政府」成立時應由「財政部」接收，稅收應解繳國庫。（三）鹽稅爲我國收入大宗，但目前則毫無收入，華中有所設通源公司，係日人經辦之食鹽運銷機關，不納稅。「中央政府」成立前，應商得日方同意，「中央政府」成立後，鹽稅稅務行政納稅辦法均須恢復事變前狀況。以上三點，係關於財政者，如不辦到，「中央政府」即不能成立。（四）請日方同意於「中央政府」成立後兩個月內，開放長江，由上海至南京一段，其交涉由「中央政府」主持辦理，至防止外輪爲游擊隊運輸武器，可在技術方面嚴密設法。「中央政府」成立後，必須獲得英美法事實上之承認，如長江不開放，則此點決難辦到。（五）沿京滬線之通行證，改由「中央政府」發給。（六）南京車站及各城門之檢查，由中國憲警行之，日本憲兵在城內捕人時，請會同中國警察行之。以上二點，雖似小事，然於變更人民觀感，改善人民心理，關係甚大。惟此二點，須得現駐南京之日軍當局澈底瞭解，始能切實履行，應請日方注意辦理。』這要求文件經今井武夫帶去後，汪逆雖然「急望」日方答覆，可是日方這時正忙於湘北會戰，無暇過問。直到十月中旬，汪逆差不多已快要望穿秋水了，才由日方交來答覆文一件，內容共爲五條，全文如下：『關於華方要望之我方答覆要旨：（一）關於關稅收入者，一、「中央政府」成立前之借款，橫濱正金銀行上海支行存有上海海關之關稅收入現金，至此項存款中，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前，於一定條件之下，以借款的形式動用四千萬元一層，如對於將來「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正式成立日支新邦交之準則，即

日支新關係調整之原則，及其他過渡的辦法能得到確實担保時，則有設法以副尊意之準備。二、「新中央政府」成立後關稅之處理，關於「新中央政府」成立後之海關制度及關稅收入一層，在原則上當歸「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但華北及內蒙之關稅收入，除外債担保部分外，請歸屬華北及內蒙，又關稅收入暫請繼續託存橫濱正金銀行。（二）關於統稅者，「新中央政府」成立後，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之統稅，由「中央政府」財政部接收，稅收歸國庫等，逐漸加以調整一層，日方並無異議。（三）關於鹽稅者，「新中央政府」成立後，華北及內蒙以外之鹽務行政及鹽稅納稅辦法，擬逐漸加以處理，對於恢復事變前之狀態一層，並無異議。（四）關於長江開放者，日方亦希望日軍在長江流域作戰行動上之必要和緩，而得將長江之全部或至少一部地域實行開放之事態早日到來，但在目前事態之下，尙難明示其時期。（五）京滬鐵路通行證之發給及首都車站等之檢查，對於貴方意見，因鑒於「新中央政府」權益尊重之旨趣，在主要上並無異議，對於其實際上之調整，希望能即適應治安狀況等現地之實情而由中日雙方之關係官憲間協議之。」從日方這答覆上面，很可以看出日寇利用汪逆利慾薰心的弱點，而在他所提出的政治條件上更增加苛刻的程度。可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點把江浙皖三省統稅將來劃歸「新中央政府」接收一層，却引起了上海日本特務機關的權利衝突，一度有火拚的傳說，後來經及川、影佐的鎮壓方才停止。汪逆得到這種回答之後，立刻派周逆佛海到東京去，進一步的商議賣國條件。周逆於十月下旬飛

回上海對所商的詳細條件，未對汪逆報告，只約略說了個大概，汪逆已經興奮萬分，於是遍訪雲盤和日會住宅，準備登台。十一月五日，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三人，受了汪逆的命，同往六三花園，與日方影佐、犬養、清水等會見，影佐提出所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並且說這是日方全部的希望，希望大家坦率的討論。周佛海等把條件帶回交給汪逆，汪逆便召集他的幹部會議討論，參加的人除周佛海、梅思平、陶希聖和汪逆夫婦外，還有陳春圃、高宗武、林柏生諸人。及至打開日方的條件來一看，汪逆一批人的一團高興，不由得霎時間烟消火滅；原來這條條件的苛刻，就是汪逆也有些出於意外，在這條件裏面，已經再沒有「近衛聲明」的影子，撤兵固然不必談，就是連極微極細的行政經濟機構，日寇也絲毫不肯放手，如若照這條條件登台，今後對國人將無法再施欺騙的手段。所以汪逆夫婦都很憂慮，對於經手到日本去商定這賣國條件的周逆佛海，也不免發生了一些小小的衝突。汪逆當時很是灰心，曾經邀高宗武和陶希聖密商停止組「府」的方法，一面裝腔作勢的指使他的機關報「中華日報」於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所謂「爆彈式」的聲明。這社論的內容根據汪派的通訊社說，汪派表示了他們對於成立偽「中央政權」的態度以及實現日「和平」的意義，在政治合作方面，他們表示要顛覆中國或「復興」中國國民黨，是中國人民自己的事，須由中國人民自動處理，不能聽由日本方面指揮；在經濟合作方面，他們表示應雙方平等，日本祇可指導，不能統制；在軍事合作方面，他們表示日本在華北內蒙之外，必須撤兵，並表示將

來在華北內蒙駐兵的完全撤退。「中華日報」並指出，「新政權」的所以遲遲未能成立，實由於汪逆所提條件不能被日人接受，現「新政權」在擱淺中。此外又提出了幾個騙人的條件：（一）在「新政權」未成立之前，日本須與中國先訂和約，蓋汪對近衛宣言不能認為已有充分的保證。（二）中日合作之基本原則，須予以改變，所有一切鐵路、海關、及華人工廠，須全部歸還中國。（三）「新政權」成立時，日人即須撤退一部分軍隊。（四）日本關於將來終須撤退華北及內蒙全部軍隊一節，須事先提出保證。」否則，據美聯社說：「汪兆銘預備復歸重慶。」無疑地，這一切鬼話，一方面是欺騙作用，表示汪逆還有和日寇要求「主權」的資格；而他方面，却也不無討價還價，撒嬌賣俏的意思。可是這社論所引起的結果不是日方的讓步，而是日方軍事機關報「大陸新聞」的盛氣凌人的斥責。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底，這一期間是汪逆和日方討價還價的時期，也是日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賣國條件的時候，汪逆雖然還想裝腔作勢，但是太上皇的命令是無法可以改變的了！何況他手下的一批人利令智昏，個個都和日方表裏為奸，互相呼應，於是塗草草結束談判，決定向組「府」的目標前進。十二月三十日，汪逆終於簽定了這個完完全全的亡國條約，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韙，受萬人的唾罵。這條約當即由犬養健帶回東京。二十九年一月八日，日內閣開御前會議，認為滿意，當即加以核准。當天下午，日內閣書記官長就對日本新聞記者發表說：「在中國成立一新中央政府一時時機現已成熟。」原野是呵！內閣已開始發「勤奮」所以預備趕快把汪

逆送上台去，拿這整個滅亡中國的密約作爲「解決中國事件」的成績，以向議會報效。雖然阿部內閣的壽命並不會因此延長，一月十四日便宣告辭職，由海軍大將米內光政繼起組閣，但偽中央政權成立之說，一時却又甚囂塵上，日方並答應汪逆於二月十日袍笏登場。汪逆心裏得意萬分，但是無論他怎樣厚顏無恥，自從豔電發表以來，一直在自吹自擂的「自主獨立」、「撤兵還政」這一套謊話，如今却連一些影蹤都沒有，總得有個推諉，才好交代；於是便由周逆佛海獻計，竟把一切責任都推在國民政府的繼續抗戰身上，而由汪逆於一月十六日發出了荒謬無恥的致蔣委員長鈺電，內容如下：「重慶蔣介石先生勛鑒，兆銘於前歲十二月十八日，建議主張根據日本近衛聲明，調整中日關係，奠定中日永久和平，不幸未承採納。然兆銘與諸同志仍不避艱險，不惜犧牲前仆後繼，以致力於和平運動，並與日本朝野開誠佈公，討論和平方案，一年以來，殫盡心力，謀掃除過去之糾紛，實現未來之光明。固知在此環境中，欲和平方案能滿人意，誠非易事，所幸中日兩方，各以東亞前途爲念，互相諒解，互相讓步，和平方案基礎已具，中國所可得到，不惟非亡國條件，且循此力行，中國之獨立自由可保，三民主義之建設可以完成。爲此更竭誠盡慮，向先生再進一言：以今日之國內情形，國際環境，抗戰到底，必無勝利之望，先生所知，無待贅言；全國人民傾向和平，亦先生所知，更不用贅言。惟和平之實現，必須全國一致，方能迅速而普遍。即以撤兵言之，中國人民固日望日本早日撤兵，即日本亦何嘗欲長此勞師於外，惟先生若繼續主張抗戰，則撤兵之舉，何從說起。更從

建設言之，今日民困窮，財固盡，而及今停戰言和，國力兵力，恢復尚易；若長此耗竭，則民力凋盡，國力隨之，經濟建設，亦將無從說起。兆銘對於救國，早具決心，若先生始終堅拒，兆銘決不能以此有所顧慮，勢必先以全力從事於局部的和，而漸致於全面的和，惟先生若能以國民生命爲重，及今毅然決定大計，與日本停戰言和，根據近衛聲明之原則，以求其具體的實現，則兆銘與諸同志，必能與先生同心協力，使全國和平，早日實現。質而言之，國家民族之存亡禍福，繫於此也。現在先生在重慶，集大權於一身，和平大計，惟先生一言可決，所責於先生者鉅，故所望於先生者厚，不避冒瀆，佈此腹心，惟垂察之，幸甚。汪兆銘銑。」汪逆發出這個銑電的目的，十分簡單明瞭，爲了要成立局部的傀儡政權，只好歸罪於全面和平之不可得，爲了要遮掩對撤兵問題的狼狽，只好歸罪於抗戰的繼續。最可笑的是他在銑電中竟說什麼「中國所得到的，不惟非亡國條件，且循此力行，中國之獨立自由可保，三民主義之建設可以完成」一類的夢話。他自以爲他和日本方面所簽訂的賣國條約，非常秘密，決不會洩漏到外面去，所以不妨自欺欺人，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殊不知就在這當兒，他手下的兩個親信人物高宗武和陶希聖竟突然和他宣告脫離，跑到香港去，把他和日方簽訂的賣國條約全部揭露，使他過去對國人的一切虛偽欺騙完全表現了出來，所謂「中國所得到的非亡國條件」竟是這麼一個樣子。一時汪逆非常周章狼狽，甚至使他的傀儡戲班預定開鑼的日期都不得不爲之延緩。這一番舉動，實在是完全出於汪逆意料之外的。原來那高宗武，曾留學日本帝國大學，

得法學士學位，精於日語，曾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在汪逆手下已有多年歷史；二十七年汪逆尚未脫離重慶時，高宗武就已奉汪逆的命令，祕密到日本去和近衛接洽。至於那陶希聖，本是一位學者，但他的爲人，却頗有些「聖之時者也」的模樣，見一種人說一種話，當他二十七年任武漢主編民意週刊的時候，曾經流傳過一副挖苦他的對聯，說道：「見馮言戰，見汪言和，見蔣和戰皆言。對國罵共，對共罵國，對日國共都罵。」可見他是怎樣一個人了。他們兩人這次脫離汪逆，有人說是激於義憤，不忍見汪逆簽訂這種賣國條約；但有人說是有別種原因，不過不問他們脫離汪逆的動機何在，他們能毅然宣佈汪逆對日締結的全部賣國密約，使汪逆在國人面前的信用全部破產，這種行動無論如何總是值得贊許的。高陶於一月三日離滬抵港後，曾致電汪逆，請他考慮，略謂：「弟等主張和平，迄今三載，此志不渝，切望其成，不願其敗，其所以退休，乃鑒於條件之不能接受，組「府」之不堪嘗試，若以爲如此尙可謂爲和平，如此尙可以建國，殊足寒心。爲我公計，何必就「維新政府」之既成局面，換入我親愛之同人，而自詡爲獨立自主之「新政權」，此種政權，除簽訂亡國條件外，毫無意義，既爲事實，非口舌所可爭，所望我公及同人，能於憤慨之餘，重加思索，勿以愛公爲仇公，不別而行，因痛於三十日簽字之迅速，深知別即不能成行，故出於此。」汪逆回電，祇怪高陶不該走，對於組「府」問題一字不提。高陶等見勸告無效，遂於一月二十一日致函大公報，揭破汪逆與日方簽訂的密約原文，以求國人的公判和警覺。那原函如下：「記者足下，武聖一介書生，行能無似，然自東

髮受膏，略聞愛國大義，認爲國民報國，誓不辭犧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國交失調以還，奔走國事，一秉此旨，抗戰既起，私念日方當不乏悔禍之識者，戰爭終應有結束之途徑，苟能貫徹抗戰目的，克保我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則曲達直達，不妨殊途同歸，爰不顧外間毀譽，願奉微軀，以期自效。去年之夏，武承汪先生相約，同赴東京，即見彼國意見龐雜，軍閥恣橫，罕能望其覺悟，由日返國以後，仍忍痛與聞日汪雙方磋商之進行，以期從中補救於萬一，凡有要件，隨時記錄。十一月五日，佐禎昭在六三花園親交周佛海梅思平及聖等，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之件，當由汪先生提交其最高幹部會議，武亦與焉，益知其中條件之苛酷，不但甚於民國四年之二十一條者不止倍蓰，即與所謂近衛聲明，亦復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國於附庸，制我國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爭不得，遂密爲攝影存儲，以觀其後。其間日方武人，頤指氣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語，涕淚縱橫，汪先生迷途已深，竟亦遷就承諾，嗣於十二月三十日簽字。武聖認此爲國家存亡生死之所關，未可再與含糊，乃攜各件乘間走港，離滬時曾囑人通知日方，告以此種和平方案，爲中華民國國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後即函電汪先生及其他各位，請其懸崖勒馬，勿再受日閥之欺騙與利用，以冀公私兩全，除將攝存及抄錄各件送呈國民政府外，茲送上「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暨附件原文攝影一份，（另附譯文）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本者」之原文，及同伴日方覆文各一份，敬請貴報即予披露，俾世人皆能周知，勿使真相長此掩沒，以至於不可收拾。更有須附陳者：「日支新關係調

要綱」附件第二，關於共同防共原則之事項下，共有七條，其第四、第五兩條，日文原件內未列，此因當時該兩條原文，汪方認應修改，後由板垣臨時修正，囑影佐口述與周蔭庠紀錄，今照所紀錄者在譯文內補正，特併聲明。區區之意，並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人民之諒解，不過略表我人主張和平之初衷耳。書不盡意，即頌撰祺。高宗武陶希聖謹啓。」高陶同時又致電汪逆和他的幹部，作最後的勸告，電文上說：「希聖、宗武等，主持並參加先生與日本之外交談判，在道義上應有保持秘密之責任，惟希聖、宗武等認爲日本方面割裂及滅亡中國之企圖，非獨先生及幹部舊友不得而私爲秘密，以求取一時之成功，亦終必爲日本有識之政治家所拋棄，先生及幹部舊友，若期待如此之成功，亦即爲中華民族之失敗。希聖、宗武等爲四萬萬同胞及萬代子孫之獨立自由生存計，認爲上述之道義上責任，不復存在矣。臨電神馳，不盡萬一，切望先生及諸舊友懸崖勒馬，放棄此與己無益於國有害之運動，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即希聖、宗武亦幸甚。陶希聖、高宗武叩養。」這通電報發出後，高陶二人就正式和汪逆分手了。

第三十回 露野心日寇圖併吞 揭陰謀領袖垂諾誠

當下香港大公報把高宗武、陶希聖送來汪逆和日本簽訂的賣國條約全文披露了出來，全國人士見了，不禁個個都舌擄不下，纔恍然明白日寇圖謀併吞我國野心的惡毒，汪逆媚敵賣國的醜

惡無恥。日汪間所簽訂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全文如下：「第一要領」（一）日支兩國政府以附件一所載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爲準據，調整兩國之新國交。（二）承認事變中新國交修復以前既成事實之存在，按事態之許可，以前條之原則爲準據，逐次調整之。（三）承認在事變繼續中，基於必然之要求而起之特殊事態之存續，及特殊事態隨情勢之推移乃至事變之解決，以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爲準據，逐次調整之。（四）對於前列二項另行研究之。（附件一）調整日支新關係之原則（日支滿三國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鄰而結合，以東亞和平之樞軸爲共同之目標，其基礎之事項列記如左：（一）以互惠爲基調，設定日支滿三國一般的提攜，尤其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等原則。（二）華北及蒙疆，在國防上並經濟上，設定日支強度之結合地帶，在蒙疆地方，則除前項之外，因防共之關係，特別設定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三）在揚子江下流地域，設定經濟上日支強度結合地帶。（四）在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位。（五）關於右列諸項之具體事項，以附件二所載要項爲準據。（附件二）日支新關係調整要項（一）關於善鄰友好之事項：日支滿三國爲相互尊重本然之特質，渾然相提攜，以確保東亞之和平，而舉善鄰友好之實起見，應全般的講求互助連環，及友好促進之手段。（一）中國承認滿洲帝國，日本及滿洲帝國尊重中國之領土主權，日支滿三國修復新國交。（二）日支滿三國政府一切政治外交教育交易等，足以破壞相互友誼之措置及原因，將來逐漸消滅之。（三）日

支滿三國實行以相互提攜爲基調之外交，對於第三國之關係，不採取違反此基調之一切措置。

(四) 日支滿三國協力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五) 日本派遣所要之顧問於中央政府，以協力於新建設，特別在強度結合地帶及其他特定地帶之重要機關，配置顧問職員。(六) 隨日支滿善鄰關係之具體實現，日本逐漸考慮租界及治外法權之交還。第二、關於共同防衛原則之事項：日支滿三國協同防共，並協力於共通治安之維持。(一) 日支滿三國各在其領域內，免除其產份子及其組織，並採取互助協力於防共之情報宣傳等有關事項。(二) 日支滿共同防共之實行，爲達到目的，日本將所要之軍隊駐屯於華北及蒙疆之要地。(三) 另行締結日支防共軍事同盟。

(四) 第二項以外之軍隊，視全部及局部之情勢如何，當儘量從速撤退，但現駐華北及長江下游之軍隊，當繼續駐屯至治安確立時爲止。(五) 爲共同維持治安起見，承認日本艦船部隊得在長江沿岸之特定地點及華南特定島嶼駐屯停泊。(六) 日本在大體上，對於駐屯地域內所存之鐵道航空通訊及主要港灣水路，保留其軍事上要求權及監督權。(七) 中國在日軍駐屯區域內之警察隊及軍隊等武裝團體之配置及軍事設施，暫時以治安及國防上必要之最少程度爲限，日本對於中國軍隊警察隊之建設，由顧問及教官之派遣武器之供給等協力行之。第三、關於經濟提攜原則之事項：日支滿三國爲舉互助連環及共同防衛之實，關於產業經濟等，基於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旨趣，以共同互惠爲主旨。(一) 日支滿三國對於資源之開發，關稅交易航空交通通信氣象

測量等，爲實現上述之主旨，及以下各項之要旨締結所要之協定。(二) 華北蒙疆之資源，尤其對於埋藏資源之開發與利用，中國由於共同防衛及經濟結合之見地，應與日本以特別之便利，卽在其他之地域，關於特定資源之開發利用，由經濟結合之見地，亦與以必要之便利。(三) 對於一般之產業，日本予中國方面以必要之援助，關於農業，則援助其改良，設法增加其產量，以安定中國之民生。(四) 關於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之確立，日本予以所要之援助。(五) 關於交易，採用妥當之關稅及海關制度等，以振興日支滿間一般的通商，同時對於日支滿間尤其華北間之物資需給，應使其便利而合理。(六) 關於中國交通通信氣象及測量之發達，日本予以所要之援助，乃至協力全中國航空之發達。華北之鐵道（包括隴海線）日支間及中國沿海之主要海運，揚子江之水運及華北與揚子江下流之通信，應爲日支交通協力之重點。(七) 日支協力建設新上海。〔備考〕

(一) 新中央政府賠償事變以來日本國民在華所受權利利益之損失。(二) 新中央政府在日支新國交修復之前，對於日本有關係之重要事項，應與日方密切協議。〔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約附件〕第一、與臨時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一) 本要領所稱之華北，大體上指由長城線（不包括在內）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東省及大體上舊黃河以北之河南省而言。(二) 鑒於華北與日滿兩國在國防上經濟上爲強度結合地帶之特殊性，根據日支新關係調整之原則，爲對日滿之地方的處理，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假稱以下同）(三) 關於華北政務委員會之權限構成等

具體事項，應於中央政治會議中協議之，然在中央政府樹立前，由汪、王兩氏決定之。（四）華北政務委員會之權限構成，在日支新關係正常化之時，以能具體實現左記諸項爲限度，但在此以前，亦應以右限度爲目標，逐次整理之。廢止臨時政府之名稱，從新由華北政務委員會暫時繼承既成事實，以圖政務移行之圓滑，不使人心有所不安。（一）關於共同防衛，尤其防共治安之協力。（一）關於隨日本軍駐屯而發生事項之處理。（二）關於日支防共治安協力所必要事項之處理。（三）關於其他日支軍事協力之處理。（二）關於經濟提攜，尤其埋藏資源之開發利用，及日滿華北間物資之供給。（一）對於日本關於埋藏資源之開發與利用，而供給特殊便利事項之處理。（二）關於日滿蒙疆及華北間物資供給合理化事項之處理。（三）關於日滿蒙疆及華北間之通貨及匯兌協力事項之處理。（四）關於航空鐵道通訊及主要海運之日華協力事項之處理。（三）關於採用日本人顧問及職理（職員）事項之處理。（四）聯銀制度及與此相關聯之制度，在有存續必要之期間，中央政府予以所要之助成。（五）暫時規定華北政務委員會與中央政府間之主要事項。（一）華北政務委員會爲支用所必要經費而採取確保必要收入之措置，因是之故，關稅鹽稅及統稅原則上雖爲中央稅，但關稅收入剩餘之一定比例，與鹽稅收入剩餘及統稅，暫時屬於華北政務委員會，又對於上述國稅徵稅機關之監督，由中央政府委任華北政務委員會。（二）華北政務委員會在某種程度仍有舉債權。（三）官有財產仍照現狀，屬於華北政務委員會，逐漸調整之。（四）海關郵政及航空，應置於中央政府管理之下，然此

等現狀之改變，則逐漸行之。五、隴海路之管理及運營，屬於華北政務委員會。六、除特任官外，所屬官吏之人事權，屬於華北政務委員會。七、對第三國之外交交涉，由中央政府行之，與日滿間隨地方處理而發生之交涉，由華北政務委員會行之。第二、與維新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一）一方尊重維新政府之立場，而防止其動搖，同樣誘導其融一而歸合於中央政府，使其在中央政府樹立之前，繼續處理政務。（二）中央政府樹立後，雖使維新政府諒解，而不設置政務委員會等，然關於其主要人物之體面與地位，汪方應考慮及之。（三）中央政府成立，而維新政府解散之時，中央政府暫時繼承既成事實，以圖政務移行之圓滑，勿使人心有所不安。（四）在揚子江下流地帶，為實現中日經濟之強度結合起見，日本之特別要請如左：（一）關於新上海。一、關於新上海建設之協力事項。二、關於新上海所措置之隨日本軍駐屯而發生事項之處理。三、關於在新上海所措置之航空主要海運揚子江民運及通信之協力事項。四、關於其他一般日華協力而在新上海所處理之事項。（二）為使上述日本方面之要請容易實現起見，講求設置日華經濟協議機關等所要之措置。第三、與蒙古政府之關係調整要領：（一）本要領所稱之蒙疆，大體上係指內長城線（包括在內）以北之地域而言。（二）鑒於蒙疆在國防上經濟上為日支滿三國強度結合地帶之特殊性，關於外交（對日滿交涉除外）以外之行政立法司法與軍事及對外蒙交涉，以既成事實為基礎，承認其有廣泛的目標，而為高度之防其自治區域。（三）為設定蒙古聯合自治政府與新中央政府之關係，

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之前，於汪精衛或其代表與德王或其代表之會見中，以文書約定左記事項。一、中央政府承認蒙古聯合自治政府之高度防共自治之既成事實。二、關於調整兩政權之關係，根據本諒解，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後，另行協定之。三、前項之諒解成立之時，由蒙古聯合自治政府派代表出席中央政治會議。四、在中央政治會議不議論第三項調解範圍以外之事件。第四、廈門。汪方承認廈門為特別行政區域之事實。第五、華南沿海特定島嶼。華南沿海特定島嶼中，在海南島設置中央政府直轄之局地的行政組織。（連軍事處理機關）基於日本在該島之特殊地位，使其處理左記要求事項。一、關於隨日本軍駐屯而發生之事項。二、關於日支軍事及治安協力之事項。三、關於國防上必要的特定資源之開發與利用之事項。四、關於航空通訊及海運之事項。（備考）本要領包括將來日支間所應約定之我方要請事項，及中國方面之內政問題應自動之事項。『日汪協定的內容，無論文字上怎樣修改和裝飾，簡單率直的說，日本對於中國，想要併吞滿蒙，獨佔華北，封鎖華中，控制華南，換句話說：日本對中國全部的希望，就是北由黑龍江，南至海南島，上達天空的氣象，下到地裏的礦藏，中則由東南以至於西北，由領海以至於內河，無不佔有，無不控制。由一方面看，日本要以內蒙制華北，以華北制華中，以華中制華南。由他方面看，他要化華南為華中，化華中為華北，化華北為內蒙，化內蒙為滿洲，化滿洲為朝鮮。日本對太平洋上的列強，則以長城線、正太線、膠濟線，以至於隴海線，為對蘇聯作戰的三道防線，駐紮日軍。他又佔用海南島、三灶島、東沙島、西沙島、南澳島、

大鵬灣、廈門，以爲日本海軍根據地，控制閩廣，包圍香港，壓迫廣州灣，對抗海防與新加坡，窺伺菲列賓。至於經濟方面，則對於中國資源和各種企業，以獨佔合併協力的方法，不論中國人願意不願意，一律加以支配。這經濟的力量，並不來自日本，他的辦法是搜括中國財政的收入，以爲日本在中國經營各種事業的投資。在思想方面，日本恐怕中國人感覺他搜骨吸髓的痛苦，將來也許要起而反抗，乃對文化教育加以統制，他要從生理到心理，澈底統治中國的國民。日方已經由汪逆之手提出他對於中國的全部要求，還恐怕這全部要求比之於今日以前及今日以後日本軍隊及特務人員已經造成或將要造成的「事實」萬一有些讓步，他在「要綱」的前面鄭重聲明兩點：第一點是普通的既成事實，應依「要綱」所定的原則，慢慢調整；第二點是特殊的事態，必須至和平恢復，依情勢的發展再加調整。這就是說：假如「既成事實」比照原則，應當讓步，日方仍要堅持「既成事實」不使變更，最多只能將普通的事實慢慢的調整一下。除這兩點原則規定之外，在附件之中，處處申述「既成事實」應當繼承或繼續，於是所謂「要綱」，雖然經過多天的談判，依然是一個虛偽的條文。在日方的本意，不外乎要汪逆承認既成事實，化爲條約爲國內法。由此可見日本野心的狠毒，而汪逆執迷不悟，甘心讓日方把種種桎梏加到身上去，更是可憐又復可恨。蔣委員長看了日汪秘密協定，深恨日方居心的毒辣和汪逆的醜惡無恥，除了發表告友邦人士書，揭破日汪協定的內幕外，並發表告全國同胞書，暴露日本圖謀滅亡我國的陰謀說：「全國同胞們：本月二十三日

香港各報發表日本與汪兆銘最近在上海簽訂的「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這種漢奸所簽訂的協定，固然不發生任何效力，不值一顧，但他所暴露的日本野心，實在值得我們極端的重視。中正願以所見，對我全國同胞詳陳一下。所謂「善鄰友好」就是「日支合併」，所謂「共同防共」就是「永遠駐防」，所謂「經濟提攜」就是「經濟獨佔」。這就是近衛聲明中所希望於汪兆銘將要成立的「更生中國」也就是「奴隸的中國」的要綱，這就是敵國以「分担建設新秩序職責」的名義，強迫「中國分担」支解「中國自身」的任務，試想世界上兇徒殺人，強迫被殺者引頸就戮，也就夠兇暴了，還要在行使解剖手術的牀上強迫支解者自剗其肺腑，這不是古往今來破天荒的駭聞嗎？這個文件內容的狠毒，我不屑一一列舉，我祇大略舉其要點：（一）請看他的原則，包含些什麼？第一就是要在「建設東亞新秩序」理想之下，相互善鄰而「結合」，設定「日支滿」三國一般的提攜，善鄰友好而至於結合，這不是「日支滿不可分」的實現嗎？「東亞協同體」成立之日，不就是中國獨立國家的消滅嗎？其次，就是割華北及蒙古（原文是蒙疆）為國防上及經濟上強度結合地帶，而在蒙古「特別設定軍事政治之特別地位」。試問：所謂國防是誰的國防？中國的領土上要為日本的國防作成「強度結合」，設定特殊地位，這樣的中國，還能算是一個獨立國家嗎？其次，是在長江下流要設定經濟上「強度結合」地帶，這「強度結合」是什麼，是膠呢？是漆呢？還是所謂「渾然一體」的不可分呢？明白的說，你的就是我的，再明白些說，中國的都是日本的，凡

是中國所有的一切，日本都應該據而有之罷了。再其次，是華南沿海島嶼設定特殊地位，從此閉鎖中國，不許與海外自由交通，使我們南疆的屏藩，變爲東夷進出南洋的踏脚板，變爲日本在太平洋與印度洋上對歐對美作戰的根據地，這些都是「日支新關係調整」中不可違背的原則，而這些具體事項，還要在其他附件作更詳細毒辣的規定。（二）先從善鄰友好說起，其條款內所載者，一則曰「渾然相提攜」，二則曰「全般的講求互助連環的手段」，「連環」的意義，我會比之於牽我們子孫入十八層地獄的鎖鍊，想大家必能回憶，至於「渾然相提攜」，真是日本最近特創的新語，汪兆銘說：「近衛聲明輪廓明白」，而敵寇所要的是「渾然」，在汪兆銘的機關報上還老羞面皮說「經濟合作有範圍有限度」，而敵寇答之以「渾然」。什麼是「渾然」呢？中國文字內有「渾然」無跡的成語，又凡一切模糊而記憶不起的，叫做「渾忘」，所謂「渾然」，祇是無畔岸無蹤影的意思，提攜到了相互之間無分限，無影跡，除非是「合併」，這不是整個吞噬的說明嗎？（三）要偽組織先承認「滿洲帝國」，而後中國領土主權由日滿來尊重，試想承認了偽滿，還說是尊重中國領土及主權，而中國的領土和主權，還要由宰割出去的偽滿傀儡來尊重，這是戲弄呢？還是侮辱呢？（四）不但宣傳與教育，就是政治外交和貿易，足以破壞相互友誼者，不獨現在即將來亦禁絕之，換一句話說，中國境內凡有不便於日本者，一概永遠禁絕之。（五）「對於第三國關係不採取違反相互提攜的基調之措置，一這就叫中國的外交權，從此整個聽命於日本，不許有自由獨立的

餘地這是不完全夷中國於日本的附庸。(六)此外還要派遣顧問於「新中央政府」於強度結合地帶及其他特定區域，這就是要對中國層層配置監視人員。(七)「協力於文化融合與創造」這就是從此不許中國有獨立的文化，不許中國人在文化上自己有創造。(八)再看所謂「共同防共」事項之內所載的，不僅是「共同防共」，還要協力於共通治安的維持，這「共通的治安」的新名詞，就是要把整個中國變爲日兵駐屯區域的註解，就是駐兵於全中國任何地點的張本。(九)若是說到「防共」，就圖窮刀見的說要駐兵於華北於蒙古各要點，於是還要結成防共軍事同盟，於是還須中國承認日寇艦船部隊得在長江沿岸特定地點和華南島嶼長期停泊，因爲這些地點離日寇的假想敵蘇聯太遠了，不能應用到「防共」二字上來，所以上文要製造共通的治安之維持的一句話來應用，而駐兵區的鐵道航空通訊主要港口水道，日方還保留軍事上的「要求權」和「監督權」，至於中國本國的軍警配置和軍事設施，要限最少的程度，而且這個最少程度的警政建設，還要由日本派遣顧問協力行之，試問什麼是協力監視而已！支配而已！(十)再看看所謂經濟提攜的內容怎麼樣？首先是要互助連環，其次還要「經濟結合」，整個掠奪中國的經濟，甚至中國財政經濟政策，乃至關稅和海關制度的建立，都要受他的支配，受他的限制，受他的統制。(十一)關於資源開發，關於關稅交易，關於航空交通通訊和氣象測量，均要以便利日本的援助協力和物資需給的主旨，締結所要的協定。(十二)資源的開發和利用，在華北內蒙要給

日本以特殊的便利，又在其他地域，關於特定資源，也要給日本以所要的便利，而他所謂全國交通協力的要點，乃包括整個中國的航空，華北（包括隴海線在內）的鐵道，中日之間及中國沿海的海運，長江水運，及華北與長江下流的通訊等等。以上種種，就是日本要將中國所有的一切，囊括以盡，連我們同胞人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受他日本的支配，而毫無自由的餘地。上述各項，他們還恐未能列舉完備，在備考欄內，更規定須與日方密切協議，以爲隨時要索的張本。除此以外，還有規定僞中央與南京華北及蒙疆三傀儡組織的關係，內容甚爲瑣細，而其主要精神，無非是一塊塊割開來使其吞嚼。最足令人注目的，便是廈門、瓊州島、海防各列爲一條，廈門要設爲特別區域，而「海南島」上要承認日本的特殊地位，使他有權處理航空通訊海運的事項，和「國防」所必要資源的開發利用事項，這還不是乾脆的說廈門與瓊州島是要永久割讓於日本就完了嗎？而其沒有明舉的，還有所謂華南沿海特定的島嶼，我們須注意，這就是日本決心掀起太平洋上的風雲，而要以我神聖禹域的資源，黃帝子孫的血肉，作他南進北進冒險並舉的資本。縱觀這一個密約，較之民國四年日本向袁世凱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不知要廣泛毒辣到多少倍。這個賣國條件如果見之於實行，中國就陷於萬劫淪亡，四萬萬五千萬黃帝子孫真無噍類，而東亞與世界的禍害，更不知伊於胡底。可是喪盡天良的漢奸汪精衛，竟於去年十二月三十日欣然簽字在這個萬劫不復的賣身契上，請問全國同胞，這是和平呢？還是賣國呢？這是「國交調整」呢？還是亡國條件呢？由這條條件的實行，中

國的獨立自由是可以由此確保呢？還是從此永遠斷送淨盡呢？尤其令人痛憤的：請全國同胞再看一看汪逆的卑劣無恥到如何的地步，在他向敵方提出的「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於日本者」一個文件中，他所認為「中央政府成立的必具條件」是什麼？對於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領土主權行政等等，他一切都可以不管，而所力爭者乃是四千萬元款項的借支，以及關稅的存放與統稅鹽稅的轉移，明白的說：汪精衛向敵人所要求的，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有了錢就可以一概不爭。此外他所要請求的，就是開放上海、漢口、間長江的一段，再其次是京滬間的通行證問題，和憲警檢查權，以爲有此數項，便可保障他個人的安全。大家知道狗偷鼠竊總是賊胆心虛，何況汪精衛的生平本是這樣一個患得患失反覆無恥的腳色，他要求長江開放，何嘗是專爲欺騙英美諸國，要求通行證和憲警權，何嘗更有其他目的，實在是準備不得了時，他可以從海上陸上脫走，因此這一項，第一是要命，第二是要命，第三還是要命。有了錢，有了命，他就可安心做傀儡，所以除此而外，便一概可以不爭，祇是對於這兩點一定要低聲下氣的向敵人請求，還飾其詞曰：要「變更人民觀感，改善人民心理」，你看他拿我們同胞當做什麼人？可是日本方面怎樣答覆他呢？日方最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就是動用四千萬元一層必須「日支新關係調整之原則」及其他過渡辦法得到確約時則有設法以副尊意的準備；其他對於關稅收入，還是仍舊存放正金銀行，而華北及內蒙部分還另外保留；關於長江開放，乾脆的拒絕了；關於通行證與憲警檢查，要待適應治安狀況等現地之實

情而由日支雙方之關係官憲協議議定。我們要注意敵方所謂「得到確約」一句話，就是要在汪賊簽訂了「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賣國條件，給了以永不反悔的保障，才肯付這四千萬元的款項。我們由此可以知道汪賊所以要在十二月三十日滿盤承諾的緣故了。我們由此可以知道十一月十二月間上海漢奸報紙彷徨焦急裝腔作勢的內幕了。漢奸們粉飾顏面的伎倆，畢竟敵不過他主人的壓力，畏懼逡巡的心理，畢竟戰勝不了他袍笏登場的私慾，奸逆醜惡的心事，祇有這幾個文件，已不必待我再加闡明了。我祇是提醒現在還有極少數過於忠厚專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們，不免迷惑於汪賊過去甘言欺詐的烟幕彈的，讀了這幾件從他自己內幕裏揭出來的文件之後，請問作何感想？敵閥和漢奸本來是針芥相投，沆瀣一氣，分不出誰先誰後的，我們如果說敵閥來勾引漢奸，也更可以說是敵閥的妄行狂想是受了賣國漢奸的教唆與鼓勵，試看這一年以來，敵國內部由近衛而平沼，由平沼而阿部，由阿部而米內，換來換去，脫不了少壯軍閥的掌握；現在敵國新閣登場，米內的首次談話，是要援助「新中央政府」的產生，而劈頭第一語，却是籲請「全國有一致團結以建立東亞新秩序的必要」，這可以看出敵國政界和民間都有不一致的實情，可以知道敵國之內也還存在着不少頭腦清楚的份子，知道這樣滅人國家的狂妄的企圖，結果必陷日本自身於滅亡的，無論少壯軍閥是怎樣的蒙上欺下，畢竟掩不住敵國內部的矛盾與不一致。可是這一個不一致，並不關於傀儡政權的成敗，我在幾個月前，早經斷定漢奸偽組織是遲早要出現的。我又

說：「無論敵人製造幾十個偽組織，無論這種偽組織假借任何名義，吾人只認爲日本之奴隸，其對內對外決不發生絲毫效用，亦決不損失我國於毫末。」我們都知道，一個人既作漢奸，存心賣國了，必然會賣絕他祖宗和子孫，所以對他的賣國條件，我們並不如何驚異，我們今天是抗戰第一，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抱定決心保障中華民國的獨立生存，任何力量，任何詭謀，絕對亡不了我們中國。可是這一次汪賊賣國文件的披露，畢竟是有重要的意義，如果不是他的內部有人發動天良，把這個密約公佈於世，我可斷定不論敵閥和漢奸，一定要遮掩其全部或至少一部以矇住世人的耳目的；而喪失了靈魂的汪賊，還要繼續的對我們一般忠厚同胞用花言巧語不斷的來欺騙，現在這個密約何時遞交，何時簽字，何時帶回敵京，以及敵閥如何頌指氣使的脅迫，如何涕泣縱橫的哀求，真憑實據都有了。汪賊和敵閥雖欲抵賴也無從抵賴，雖欲改竄掩飾，看他如何去改竄掩飾。這可以使我們同胞知道汪賊的所謂和平運動，決不是救國運動，更可以知道敵人的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的毒計，畢竟是怎樣的險惡；如果我們不堅決抗戰，使敵軍崩潰，中國國家和民族，就皮骨無存，就是太平洋有關的各國，也將陷於不能倖免的劫運，這可以讓世界各友邦知道敵國在偽裝的外交姿態之下，是煢煢着怎樣的野心，是在同一時間進行着如何的工作，這也可以讓敵國民衆知道他們的軍閥是怎樣的認識自己兵力不夠，要涕泣哀求的假手漢奸來結束中日戰爭，而一方面又是如何的卑劣，竟妄以日本的國運爲孤注，來對世界作更大的冒險。我們全國抗戰有堅強無比的

決心，可是我時刻系念着我們淪陷區域內受盡偽組織壓迫欺騙的同胞，我們知道漢奸國賊欺騙的對象，是始終集中於我們海內忠厚同胞，尤其是在淪陷區內同胞身上的。這一年以來，汪兆銘到處散播妖言，講什麼「和平無望，我也跟着殉國」，如果和平有望，而和平條件無害於中國之獨立自由，爲什麼不可講和平？」又是什麼「日本所求祇是經濟合作」，又說什麼「日本以道義觀念代功利思想，不以戰勝者自居，且有同憂患之誠意」，又說什麼「日本輿論主張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又說什麼「日本若要滅亡中國，則以全力繼續作戰便了，何必更有託詞」，我們同胞中間存心過於忠厚的，聽了他這些話，或不免多少爲他麻痺，似乎覺得其事可疑其言或非無因的樣子；現在他狼毒卑劣的本來面目，却隨着賣國文件一齊揭露出來了。我們同胞想一想，汪兆銘翻來覆去所說的「老實話」，那一句不是絕對的謊話，他假作慈悲關心同胞痛苦的蜜語甘言，原來就是要騙我們同胞世世子孫跌入萬丈深淵的爲敵作伥的慣技。他自謂「一年以來，殫盡心力，和日本朝野開誠討論」的「和平方案」，現在分明擺在國人的面前，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案，我們同胞這就可以明白汪兆銘一年以來所殫盡心力的，無非是替敵閥建造滅亡中國的路子，替敵閥構築陷死中華民國的圈套。大家當還記得他在去年七月九日對海外的廣播，他不是說「兩國交戰都是由停戰而議和，由議和而撤兵，交戰形勢依然存在，撤兵從何說起」，拿這一套說法替敵閥來勸誘來辯護嗎？他不是到了廣州，坐在敵軍司令部內說要實現廣東的局部停戰嗎？同胞們想一想，自

去年以來，我們前線幾次血戰，愈打愈強，現在連汪精衛的漢奸機關報「中華日報」也可以藉着前線將士犧牲來說幾句騙人的硬話，像所謂「日本希望和平係出發於不能擊敗中國」等等一類話的時候，激閱所探懷而出擲交漢奸迫令簽訂的，還是這樣一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如果真像汪精衛所說的先停戰後講和，那還有什麼和可講呢？一經停戰，這不是無條件的要求中國乾脆投降就完事嗎？還不是將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更加可以用猙獰面目放肆無忌的擲了出來要他承認嗎？那還有什麼撤兵可講呢？唯其我們全國一致，沒有人上他的當，所以汪精衛祇好辛辛苦苦的在偷偷摸摸中間和敵閱私訂這種賣國契約，當他的主子不肯交付四千萬元借款的時候，便從他的機關報裏發出「吾等又何必組織中央政府，豈吾等亦將成爲漢奸之流」戰兢的呼聲，這足以證明祇要我們同胞意志堅定，汪精衛的賣國奸謀是斷然沒有法子稱心遂願而成功的，敵閱也沒有法子實現他這種僥倖狂妄的毒計的。汪精衛簽訂這個賣國密約之後，他再打算如何辦法呢？敵閱又採取怎麼樣的手段呢？這都是我們全國同胞心中所必然引起的問題；但我以爲這些都不重要，不值得注意，只要我們抱定一貫不變的國策，堅強抗戰，自然能夠以最後勝利的光明驅散這種鬼域憧憬的黑影。先說汪逆在這個賣國契約將要簽訂的時候，他躊躇滿志極了！先是他的機關報「中華日報」說什麼「全面的和不能實現，除了以局部的和蘄致全面的和以外，別無辦法。」繼而汪逆自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又發表了一篇監電，最後說

「目前所餘的問題，只是和平原則能否實現，和平方案能否完成的問題。」又說：「具體和平條件的能否獲得，有待於和平運動獲得之後，且其實現亦有待於和平運動。」這一半是他還想掩飾他祕密簽字的事實，一半也是要仰望他主子的顏色，所以他今天以後，必然還是致力於他的所謂「和平運動」，就是想「以局部的和斲致全面的和」，他一定是想拉攏醜類，組成偽府，盜竊名義，作為執行這個「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的主體，他或者還妄想即使沒有第三國承認他的偽府，亦必然可以造出一些糾紛和麻煩來，使若于國家同他的偽政府發生事實上的往來。至於「局部的和」，他所謂「局部」是怎麼說呢？這就是說：日軍所佔領的南京城就是他所能作主出賣的「局部」，再以這個「局部」作基礎，假借他主子的力量，和我們抗戰軍民作對敵，來殘害我們全國不願作亡國奴的每一同胞，而後妄想由此達到「全面的和」，就是出賣整個的國家，以償他個人的大欲，他的打算就是如此，他說他「已不能再有顧慮了。」但我要問我們同胞，我們難道對於這種萬惡不赦寄生敵體上的漢奸還有什麼顧慮嗎？我們真不屑措意他這種偽組織，更不屑注意他將怎麼樣「斲致於全面的和」，我們只認定這種漢奸敗類任憑盜竊着什麼名義，終不過是日本一個奴隸，是沒有獨立的人格，我們現在一心抗戰，戰到消滅了他的主子敵國軍閥為止，他的主子消滅了，寄生體的奴隸豈不也就完了？不過中國歷史上又多添一個秦檜、劉豫、張邦昌的後身，供後人痛憤而已。中國的民族意識和夷夏大義總是每逢有漢奸國賊出現之時，更是砥礪發揚之會，我

相信我們全國軍民忠義激烈的奮鬥，必然隨着這個漢奸賣國行爲的具體化而更見堅強，更見驍勇，更見普遍。至於敵國以後怎麼樣？我們也可以大略推測，我猜想敵國以後的行動，不外下面兩條路：一條路是一面捧出漢奸，一面「悉索敵賦」的把他僅餘可調的兵力抽調出來，繼續加緊向我進攻，以便他們軍部可以向議會要索軍費。同時可以搪塞他民間的不滿和責備；第二條可能的路，或者是他自己覺得實力已減，如再調其他兵力，連到他國內都要發生變動了，一等到漢奸「政府」出場以後，他便借此名義宣告爲「變亂結束」，只把他的軍隊放在佔領區內，既不敢再向前進攻，也不向後撤退，藉此安慰他國內反戰厭戰的情緒，以期由此稍得喘息，而後扶植漢奸來以華制華。但是這兩條路分明都是敵國的死路，老實說，如果他想藉此結束，想藉此稍息，決沒有這樣便宜的；日軍一天不整個撤退，我們的戰鬥是一天也不中止的；他要退守，難道我們就不會反攻嗎？他想用全力鞏固佔領區，我們不會乘機收復失地嗎？總之，在軍事上我早經屢次聲明，自信有十分勝利的把握，何況這一次賣國陰謀和日汪協定的披露，更加深我們前線將士的憤恨，不啻對全國官兵下一道激勵軍心最有力量的檄文；我們全國同胞和將士現在必然知道不奮鬥就是滅亡，不血戰就是要束手待斃，就要被汪逆出賣做奴隸，我們如何能受此污辱，我們如何能不雪恥前恨，求取我們國家的生存，爭回我們國家的人格呢？現在敵國內閣一換再換，少壯軍閥的孤注一擲，不但要牽累日本六千萬人民自趨毀滅，更要擾亂東亞，引起全世界人類莫大的禍患，這是敵國迴光返

照死期將至的時機，這是東亞禍福、世界危機最要關頭的一刹那。我們抗戰的意義，就是不惜一切犧牲，爲國家民族獨立生存作護衛，爲國際公約東亞幸福作後盾，我們的責任實在是萬分重大，我們現在已是獲得最後勝利所必經的建國必成階段，深願我全國同胞全軍將士乘此時機，加倍奮勉，努力奮鬥，驅逐倭寇，光復山河之餘，達成我們新生中國之路，報復先烈仇恨，完成國民革命，實現三民主義的莊嚴使命。」蔣委員長這篇告全國同胞書在全國各地報紙上發表了出來，不管暮鼓晨鐘，尤其是淪陷區裏的同胞受日寇的毒害最深的，對汪逆的無恥賣國，本已痛恨萬分，這時謹記着蔣委員長的語誡，深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對於汪逆的僞組織決計聽他自生自滅，不加理睬了。

第三十一回 阻內犯南昌再戰 斷外援北海鏖兵

當汪逆和日方談判及簽訂賣國密約的前後，華中和華南各地的戰事仍在繼續進行着，因爲軍事進攻和政治陰謀原是日寇侵略我國雙管齊下的方策，決不會有一刻放鬆的。不過自從長沙會戰以後，日寇因受創慘重，所以堅守着南昌和岳陽兩據點，不敢輕出。原來日寇發動湘北會戰，本是根據「參謀長」板垣的進攻華中計劃，那計劃中決定「以陸軍三個師團、海軍陸戰隊一旅團進攻長沙，主力在長沙以北登陸，並截斷我第五第九兩戰區的聯絡，再由長江水道進攻宜昌，同時

以三個師團兵力由贛北出萍株線，取夾擊姿態；鄂中日軍主力也由漢宜路進攻宜昌；又預定佔領長沙後繼續攻衡陽，再以兩個師團由應山、信陽向隨縣、襄陽、桐柏、南陽一帶側擊，阻礙我第一、第五兩戰區的聯絡；等萍株線進展後，再切斷我第三、第九兩戰區的聯絡。——湘北日軍失利後，日曾認為原計劃仍當進行，但須增調充分的兵力，以是遂把國內新編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等四個師團全部調來，關外偽軍也調集兩個師團，在漢口附近集中；贛北主力，以第三十三、三十四、一百十六各師團，與一百零一、一百零六師團調防。總計長江全線日軍實力，在十四師團上下，至少有十個師團可以參加戰鬥。因此日軍繼長沙會戰之後，企圖在長江全線着手一個大規模的冬季進攻計劃。我軍爲阻日軍內犯起見，針對着這個計劃，也調整各線部隊，先發制人，來一度全面出擊，這全面出擊，可分鄂北、湘北、贛北、贛東、皖南、蘇南、浙西八個單位，也可分爲控制武漢，包圍岳陽，襲取南昌，阻截江西，經營江南五個目標。第一個目標，我軍於鄂北截擊武勝關，鄂中游擊鍾祥，已經完成控制武漢；日軍外圍的任務。第二個目標，湘北鄂南間的我軍，於十二月中旬就開始包圍岳陽的行動，日軍經營岳陽防禦工事，已經一年，自以爲耐得起我軍的圍攻，但岳陽外圍那些據點崇陽、通山、通城、桃林、西塘、羊樓司、大沙坪等，僅以兩晝夜的攻擊，就都落入我軍之手，我一部分急行軍，並且繞道強渡至城陵磯，迫近岳陽的近郊，日軍外圍防守兵力，可說單薄已極。至於第三個目標，原爲我軍攻擊的主要目標，自從我軍放棄南昌以後，就和日軍隔撫河相對峙。撫河下流，自三江口以下，成爲又

形，一股與贛江並行至南昌附近合流；一股自梁家渡北渡，別稱武陽水，入鄱陽湖。八個月來，我軍和日軍對峙，就在這又形地帶。武陽水以東爲湖沼地帶，我軍利用地勢，沿河設防，南端以梁家渡爲支柱，西折沿葉子山橫截三角洲到廣福墟北，又沿贛江設防，以市汶爲支柱，再西折又沿錦江設防，以高安爲支柱，再西北沿奉新靖安丘陵地帶構成側擊南潯線的陣地。俯瞰全局，我軍的陣線好像北斗形一樣，南昌則在斗中。東南西三面被我軍包圍，日軍僅賴贛江及南潯線，得保北面的交通。日軍以我軍陣地東依湖沼，西依山陵，形勢險要，易守難攻，曾猛力向南三角洲地帶突進，我軍就在廣原構築「陣地帶」，前佈鐵絲網數道，後佈預備陣地十餘行，沉着固守，日軍遂不能前進，也分築鐵絲網及預備陣地作相持陣勢，彼此不能相躡一步。第一線陣地，我軍和日軍相距不過三十公尺，笑語相聞，有時破口大罵，句句清楚。日軍陣地時常有喬裝東北的偽軍，用東北腔調向我們這邊部隊打招呼說：「我們都是東北人啊！東北人不打東北人！」我們這邊的回答更妙，說：「東北人忘不了東北，我們要打東洋鬼子啊！」戰場上敵對的部隊，有時因緣湊合，也非常巧妙。例如湯恩伯將軍的部隊，和日軍板垣師團一相見於南口，再相見於平漢線，三相見於魯南，四相見於長江南線，處處碰巧相遇；又如日方所認爲東北軍的部隊，和日軍第一百零三師團初相見於香山，再相見於修水南岸，三相見於錦江北岸，這時恰巧日軍換了防，於是在撫河東岸又相見一場了。日軍對於我軍本質上的蛻變，似乎不十分理解，敵閥心目中還以爲我軍仍舊保持封建性的舊型，有東北軍、川軍、粵軍、桂

軍的地方區別。殊不知在抗戰兩年中，我方已把全國軍隊化爲國家的部隊，舊時番號絕不足以代表軍隊的性質。日軍還把我五十二師當作閩軍，二十九軍當做宋哲元的部隊，也把第一百零五師當作東北軍，那些可笑的宣傳口號就由這個錯覺產生出來。敵閥對於我國的缺少理解，於此可見；而他「以華制華」的分化政策，也無疑地是碰壁了。南昌的日軍因受我軍包圍，時常感覺威脅，寢食不安，曾先後迭次攻梁家渡、市汊、高安，想衝破一個缺口，以破壞我軍陣地的支軸，但終於因爲一敗於廖村，再敗於高安，三敗於奉新西郊，原陣勢始終沒有變動，我軍遂處於主動有利地位，隨時可以出擊。此外這八個月的韌性支持，在經濟戰上還有更重大的意義，因爲撫河、贛江之間，原爲產米地區，有「穀倉」之稱；二十八年兩次豐收，合東、鄉進、賢豐、城臨、川接近戰線各縣產米量，總收量在六百萬石上下，軍米民食，得以賴此免於匱乏。上官雲相將軍曾說：我軍守撫河，經濟的意義更重於軍事的意義。日軍爲垂涎我方的軍實，在湘北會戰中，顯然也有過這連帶的企圖，終因湘北慘敗，贛北繼潰，才打消了他這吃天鵝肉的幻想。所以我軍守住了這叉形地帶，實在已經獲得了軍事上和經濟上的雙重勝利。但我軍並不以徒取守勢爲已足，在冬季攻擊中，開始了贛北的全面出擊。我軍於十二月十一日晚間，左右翼同時發動，左翼一路由奉新、高安間切入，直撲萬壽宮，乘日軍倉皇退守的時候，立即西攻大城，克復了這個重要據點，再分兩扇，一扇攻祥符觀，一扇攻萬壽宮，掃蕩錦江以北的敵軍，掃蕩工作至二十一日晨告一段落。一路由張公渡、靖安間切入，出現於樂化線上，立即

截斷敵公路交通，向南壓迫控制牛行的日軍控制的工作，到了克復靖安，益爲有利。贛中撫河我軍，也在十一日晚出動襲擊南昌近郊的日軍，展開弧形的大包圍陣勢，出動之初，我軍密派便衣隊渡河，十二日晚進至南昌東北城郊，當即四處放火，並破壞日軍的交通及通信機關，城中日軍一時倉皇慌亂，不知所措。同時右翼撫河東岸我軍，就分兩處渡河，一路進攻秦村，當晚就得手，立即包圍滁槎，對日軍作猛烈壓迫，爲南昌近郊我便衣隊的聲援，並作進襲排樓秦（南昌東北）的準備。一路渡河先佔武溪市，由瑤湖東南猛襲龍昌橋的日軍，作直撲南昌的根據。經十四日一夜的衝攻，日軍傷亡二百餘人，勢不能支，我軍遂於十五日清晨佔領龍昌橋，日軍見情勢危急，遂於十五、十六兩天，迭由排樓秦、南昌派隊增援，以重砲五十門，坦克車四輛，飛機三架同時出動，想奪回這個據點，我軍韌性支持，經三晝夜的爭奪戰，依然保守龍昌橋這個據點，成爲南昌近郊戰事的重心。當我軍攻佔武溪市時，梁家渡附近我軍，也派隊由荏港附近渡河，向郭王廟、蜀溪壟日軍進攻，當即佔領天花宮、蜀溪壟等據點，到了十四日夜間，又攻佔了郭王廟，自此武陽水西岸我軍又完成了有利的陣線。十四日夜間，南正面三角洲間我軍也開始突擊行動，一路向上洛胡日軍攻擊，一路向西頭亭、涂家日軍攻擊，這一段就是日方的鐵絲網地帶，其間障礙重重，監視周密，我官兵以新技術衝破了三道鐵絲網，反復衝殺，畢竟攻佔了這兩個據點，完成了包圍蓮塘日軍的陣勢。同時南昌東南龍昌橋的我軍，復將戰線推進到棠溪鄒線上，距離南昌城郊不過三十華里，南昌和九江間的日軍，除贛江水

面交通外，已完全隔絕，南昌形勢岌岌可危，更有出於日軍意料之外的，我軍另一部突然在皖贛沿江出現了。日軍以一年三個月的長期經營沿江貴池、東流、彭澤間的江防，保護江面的運輸，自以爲萬無一失，殊不料我精銳部隊數師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率領，以極大犧牲的代價，連克長江南岸貴池、東流間十數據點，且以全力爭艘家匯，完成掩護砲隊攻擊江面的大工作。日軍因感受直接壓迫，遂以十八架飛機竟日輪流轟炸，日艦及長江北岸砲隊也以猛烈砲火夾擊，江岸防線，依然在我軍手中。我砲隊共轟沉日運輸艦三艘，擊傷五艘，索取了很高的代價，完成了第四個目標。日軍因在華中戰線無法進展，便積極在華南活動，擴大戰區。說到這裏，必須補充一句，原來我軍在華中發動冬季攻擊以前的一個月，日軍已經於十一月十六日在北海附近登陸了。北海在東京灣的北面，廉江三叉港內，以海中突出的半島抱成良港，其內水深浪靜，無暗礁風暴之患，以烟台條約，闢爲商埠。日軍進攻北海的目的有二：第一是進犯我西南，第二是企圖切斷桂越路，以阻中法交通，而斷國際援華物資經越南而入廣西的路線。他所特別注重的目標，恐怕還在第二點，因爲國際的援助一天不中止，中日戰事就一天沒有「速決」的希望。爭取國際援助，本是我國抗戰國策中一個最重要的步驟，蔣委員長在抗戰未爆發前，就深知中日戰事一經發生，我國沿海一帶勢必要遭日寇封鎖，無從取得外援，要取得國際援華物資，必須在西南、西北開闢援華通路，所以他在民國二十三年間，就已積極計劃建築對外交通路線，從這上面可以看出領袖謀國之深。抗戰爆發

後，西北方面的中蘇公路就告通車，路線由重慶經陝西西安，出甘肅蘭州至新疆迪化，以迄中蘇邊境的塔城。西南方面則有桂越滇兩條路線。桂越路由越南的海防經諒山出鎮南關以達廣西的龍州。滇越路則由海防經老開蒙自激江以達雲南昆明。在日軍未侵犯華南以前，國際援華物資由香港經廣州以入內地，最爲便捷，自日軍佔領廣州後，這一條對外通路便告封閉了！只好賴桂越滇兩條路線作對外交通的尾閥，尤以桂越路較滇越路爲近，所以國際援華物資差不多都是由桂越路運輸的。汪逆爲獻媚日寇而建議的進攻新路線，也有在北方攻佔西安，並截斷中蘇交通；在南方攻佔南寧，並截斷中法交通兩條。日寇大概也知道進攻西安截斷中蘇交通非他力所能及，只好避難就易，改取由北海登陸，進攻南寧，切斷中法交通這一舉措了！而且在時間上，也較汪逆獻議時遲五、六個月。且說日寇集中大批兵力和艦隊在北海登陸時，我軍因猝不及防，以致被他在欽州灣登陸成功，十九日連陷防城欽縣，一時粵桂邊境局勢非常嚴重。二十一日，日軍沿欽欽公路北犯，和我軍在欽縣西北發生激烈戰事。當時我軍因交通困難，援兵調集不易，以致對各據點不能堅守。日軍便乘我軍的弱點，除了把他的主力沿欽欽公路北進，竄過十萬大山，襲取南寧外，復分兵兩路，北取賓陽，西攻龍州。我方爲應付起見，特由白崇禧將軍親自返桂指揮軍事，可是白崇禧剛飛到桂林，南寧已於二十五日失守了。南寧一名邕寧，古稱邕州，在邕江北岸，本是廣西南寧府治的宣化縣，民國改南寧，後又改邕寧，曾一度爲廣西省會所在地。西逼龍鎮，南應欽廉，東顧潯梧，北接柳慶，爲全省

的中樞，從前馬援、狄青南征蠻夷，都駐節於此；形勢的重要，自古已然。所以南寧的陷落，對於西南軍事局影響非常重大。日軍陷南寧後，復北犯崑崙關。崑崙關是廣西省南路重要的屏障，位居南寧縣東北一百二十里的崑崙山上，和賓陽縣接界，踞高臨下，形勢非常險要。北宋皇祐四年，狄青討儂智高時，曾引兵駐紮在這地方，元宵節夜裏引兵渡關，大敗敵人，即所謂「狄青元夜奪崑崙」的地方，在歷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崑崙關羣巒環抱，山徑紆迴，不僅爲有名險隘，而且高出南寧地面約一千五百公尺的樣子，如果在打仗的時候，要奪取南寧，進而控制整個廣西，則必須先奪取崑崙關。日軍也注意到這一點，所以當他進攻桂南時，首先就奪取崑崙關。崑崙關雖然號稱天險，但終於因爲我軍防禦力量單薄，所以很輕易的就被日軍奪去了！於是，西南的局勢登時嚴重了起來。

第三十二回 陷城衝鋒初試機械隊 摧擊折銳大捷崑崙關

却說那崑崙關自入民國以來，久已荒蕪不治，僅存下一個破關門，有三五人家點綴其間。直至民國十八、九年間，廣西當局勵精圖治，爲了防禦起見，便在崑崙關四週築下鋼骨水泥的防線，數道比城門還要厚，如果要想直衝硬打，決不是一兩天可以攻得下來的。但當日軍進攻崑崙關時，我軍因交通關係，來不及集中兵力，所以這軍事要隘，築有堅強防線的崑崙關，並沒有把牠好好利用，就很輕易的將牠放棄了！日軍陷崑崙關後，復北向進攻賓陽和武鳴。賓陽距離柳州很近，一時西南局

勢大爲震動。蔣委員長因爲西南局勢嚴重，特地親自趕到柳州來督戰，下了一個命令給駐紮在廣西全州的徐庭瑤將軍，叫他趕緊把他所率領的機械化部隊第七軍全部開往南寧前線作戰。徐庭瑤將軍奉令後，不敢怠慢，當即率領第七軍由全州向南寧前線移動，星夜趕到柳州。原來我國之有機械化部隊，最早創立於民國二十五年，當時成立的只有一個戰車營，後來屢經擴充，始由營而團，由團而師，由師而軍。由營而擴充爲團時，易名爲裝甲兵團，由杜聿明將軍任團長，時爲民國二十六年。抗戰軍興，裝甲兵團先後參加上海和南京戰役，尤以南京防守戰時，卓著戰績，爲人稱道。在戰車營成立以前，民國二十三年，作爲機械化部隊教育機關的陸軍交通輻重學校已經成立於南京，我國的機械化部隊的最初幹部，就從這學校裏產生。南京淪陷後，該校就遷入後方某地，擴大了牠的規模，向英、美、蘇添購坦克車，這時中蘇公路已經通車，而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發生，蘇聯的重兵器源源輸華，遂更擴大了機械化部隊的規模。一面並設立工廠，積極籌備修理及自造事宜。學校名稱也經改爲陸軍機械化學校，內設交通、戰車及技術三科。因着新購車輛的增加及自造車輛的產生，裝甲兵團又擴充爲裝甲師，即第二師，在蘭封會戰中，馳聘疆場，完成了赫赫的戰果。陸軍機械化學校是我國機械化部隊人員、武器的製造廠及補充站，牠的教育方針，以戰鬥訓練、理論訓練及工程訓練三者並重，學校內分戰車系、戰車教育系等，以訓練學生大隊及學員隊，另有更高深一層的組織，就是工程學院，係由軍訓部委託該校創立的，由項任瀾博士任院長，何緒績教授任教務

長，學生約有數百餘人，內有完善設備的金屬工場，實習工廠等，並附設戰車工程研究所，正在積極製英國的維克斯式坦克車和美國的吉普戰車。在我國的機械化學校及部隊中，其武器是來自多方面的，有美國的容克式，英國的維克斯式，法國的雷奴式，蘇聯的T26式等坦克車及我國自造的坦克車等，此外若干新武器如吉普車等，也有相當的數量。機械化部隊是軍隊中的特種兵團，而現代陸軍的正規主力則還是步兵與砲兵。爲了加強我國陸軍主力的戰鬥力，我國已有砲兵訓練營及步兵訓練團的設立，均由美國軍官參加訓練，希望把新武器和新戰略教授給我國的軍官和士兵，以造成我陸軍中的新生命。入營的士兵選自各個部隊，入營前須受嚴格的體格檢查，這批中華兒女都是我國軍隊中的新血輪。砲兵訓練營及步兵訓練團，都以學理及實際戰鬥兩者並重。步兵訓練團以蔣委員長爲監督，張發奎將軍爲副監督，實際的負責人則爲羅卓英將軍。訓練團的教授爲美國人，團中美軍司令是托馬斯·阿姆斯少將，他的助手是恩斯特·伊斯特·伊斯特魯克上校。阿姆斯將軍指揮下有許多美國軍官和入伍兵，除了幾個管理行政事務的以外，所有的軍官都把大部分的時間用於講授及上操。訓練團的內容以戰術組和兵器組爲主體，這是步兵的正規訓練，除此以外，又設有工兵組、信號組、軍醫組及獸醫組，這些都是和步兵作戰有密切關係的。戰術組以教授士兵個人的戰術及技術開始，繼之以守勢訓練，最後是攻勢訓練，而以攻勢訓練最佔重要地位。兵器組教授士兵各種兵器的基本射擊術，配合分析和保管。以步槍、機關槍（比靈式的爲主）

及坦克槍和白砲爲基本的訓練戰具。工兵組重視橋樑的建築、拆卸和裝置，道路的破壞及修理等等。信號組分兩班訓練，一班爲無線電報務員，一班爲信號員。軍醫組担任戰場上的救護工作，從前線搶救傷兵，和傷兵衛生這三個基本科目。訓練是儘可能的求其實用，學生還要學習去辨認普通症狀，和怎樣以中國所有的藥品去對付疾病和傳染病，在可能範圍內，則儘量增加新藥或改良舊有的醫療設備。獸醫組担任獸類管理及醫治。訓練團是極端注重實用性的，所以除了一部分新武器之外，牠很重視於中國現有武器的有效使用及訓練，而以中國的配備及容易改造的現存材料爲基本訓練的工具。以上就是我國的機械化部隊及配合作戰的步兵部隊的全部狀況。且說這機械化部隊調到柳州以後，第二天便開赴南寧前線作戰。日軍作夢都沒有想到我國也有機械化部隊，眼看着十餘輛坦克車掩護着步兵浩浩蕩蕩的向崑崙關陣線衝來，不禁手慌腳亂，雖然拚命的用機關槍平射砲抵抗，那裏有什麼用處，不多一會工夫，這十餘輛向前直衝的坦克車，便衝破了崑崙關前堅強的防線，一直衝進崑崙關內，殺得日軍東逃西散。十二月十八日，我軍正式攻克崑崙關及九塘，十九日攻克大高峯，以後繼續攻克五塘、六塘、七塘。二十日，日軍積極增援反攻，大高峯、崑崙關、九塘又重陷敵手。我軍遂集中兵力於甯賓路，反復猛攻，終於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再克崑崙關，二十九日又進克九塘。日軍第五師團的第十二旅團傷亡殆盡，及至我軍進抵八塘，日軍更潰不成軍。甯江南岸方面，我軍於十二月十七日以一部南渡甯江，由西向東，威脅南寧。日軍

的背後聯絡線，十九日克復蘇圩、綏濠。日軍一部約三千餘，汽車數百輛，西竄龍州，企圖誘致我軍於該方面，以保障他背後的安全，殊不料我廣西各縣民團組織堅強，日軍遭我民團阻擊，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復分兩批回竄，我軍截擊該敵於西長圩以西地區，殘敵僅餘八九百人。突圍向南竄逃去。此外在邕欽公路以東，日軍一部千餘，進至鎮南圩，似乎是以保障連絡線爲目標，又被我軍擊潰。這時，廣東方面的日軍爲策應廣西南部日軍作戰，也開始蠢動了起來。原來自從廣州陷落以後，便由著名的鐵軍軍長張發奎將軍出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設總部於廣東曲江。曲江一名韶關，在廣東湖南交界處，爲日軍的兵力所莫及。當時曲江有一「小廣州」之稱，市面的繁榮和地方的平靜是可想而知的了。日軍自佔領了廣州，西江方面抵達三水，北路方面進展到增城、從化、花縣以後，便一直沒有發動過較大的戰爭，曲江人士都欣幸地說是托了鐵軍軍長之福，先聲足以奪人，使日軍不敢輕犯，可是張發奎將軍却毫不懈怠，他深知日軍的野心是沒有止境的，所以他在防務方面絲毫不敢鬆懈。二十八年十二月中旬，日軍由粵漢鐵路 銀盞坳北犯失敗後，復祕密增援，至二十日止，已經集中了十一個聯隊的兵力，分三路北犯。左路爲第一百零四師團的一部，於二十五日進佔濠江，口越連江，三十日進佔英德，並一部進佔高田，以掩護他左翼的安全。中路爲日軍近衛師團的一旅團，二十五日也越過良口圩，二十八日在牛背脊被我軍猛攻，損失極大。這一路的日軍，經我軍猛擊，始終沒有多大進展。右路日軍爲第十八師團全部，自增城沿東江支流北上，於二十四日進至龍

門西北的地派圩，二十七日續向新豐西南的梅坑進攻。二十九日，其先頭部隊進抵翁源附近，我援軍趕到，迎頭痛擊，日軍不支，於二十九年元旦起，由翁源、大鎮、河頭之線分路南竄，其主力三日向沙田竄逃，我軍跟蹤追擊，截至九日，增城以北各地，次第被我軍克復，我軍並續向增城攻擊。日軍左路的一部，在英、德、連江、口、黎、洞、高田、清遠等處頑抗，經我軍掃蕩，終於在一月五日上午將英、德、克復，日軍向南潰竄，我追擊部隊截至十日止，又將連江、口、高田、清遠、黎、洞等處克復，接着又把滘江、口、銀蓋、切、克復，並乘勝於十六日進克花縣。中路方面，我軍掃蕩良口圩、呂田的日軍，乘勝於十一日將從化克復。至此我軍就完全恢復了原來和日軍對峙的狀態。這就是第一次粵北大會戰。粵北會戰結束後，日軍以在桂南受創深重，南寧岌岌可危，乃由粵轉調近衛第一旅團及第十八、第二十八師團各一部，連原有兵力約在三個師團以上，企圖再興攻勢。一月二十九日，乘我軍後續兵團還未到達的時候，以他的第十八、第二十八師團各一部，共約一師團，沿邕賓路以北地區我軍陣地正面攻擊，他的近衛第一旅團，則由良慶東進，佔我永淳、北渡、邕江，與由伶俐圩、鹿頭圩的日軍會合，進攻甘棠，直指賓陽，企圖包圍崑崙崙關正面的我軍，予我軍以大打擊。這時我左翼方面的兵力比較單薄，於是二月二日，賓陽和思隴遂相繼失陷。但我崑崙崙關正面部隊，並不因此退縮，仍在思隴以北山地，與日軍苦戰。自一月三十日到二月四日，前後共達六晝夜之久，予日軍以重創，日軍甚至於廣播中譽為勳敵，後以補給斷絕，乃向上林方面撤退，日軍本來想包圍消滅我機械化部隊，至此其計劃乃告失敗。

二月三日，日軍一部竄抵都圩，我軍隔青水江和日軍對峙；四日，日軍復侵入上林；七日進佔黃圩；八日竄至武鳴。先是，我軍見日軍業已分散，認為殲敵良機已至，而我軍的後續部隊也已到達，乃移轉攻勢，以有力的一部拒敵前進，主力則由貴賓路方面側擊敵軍；三日克復甘棠、古辣；四日克復永淳，並向賓陽的日軍側擊。日軍態勢不利，後方聯絡線有完全被我軍截斷之虞，乃於十日起，倉皇退竄。二十四日，五塘以上六七八九塘以迄崑崙關一帶，完全被我軍克復。二十六日，我軍復與日軍在三塘、四塘間展開劇烈的爭奪戰，日軍以一部退守大高峯、均及南寧城，主力則紛紛南下。在欽州灣，登艦外駛。自我軍反攻南寧以來，日軍的損失在一師團以上，結果僅能佔據南寧城，對於截斷我西南國際交通線的目的，並未確實達成。南寧戰事告一段落後，機械化部隊重新調回全州，再加訓練。當徐庭瑤將軍率領機械化部隊浩浩蕩蕩地從崑崙關前線開回全州，路經柳州時，柳州各報競登機械化部隊在崑崙關大勝的消息，敘述着崑崙關大勝的情形，柳州民衆眼着着機械化部隊各項重兵器和雄糾糾的健兒成列地在大街上經過，莫不大放鞭炮，熱烈地慶祝，盛況可說是空前所未有。

第三十三回 僭還都花樣翻新 組僞府醜態百出

粵北桂南會戰告終以後，汪逆的傀儡組織便大吹大擂地預備登場。本來，汪逆的傀儡組織早就開鑼的，他在二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接受了日本給他的賣國條約，只是開始排演；二十九年

一月二十日，他在日方的挾持之下和王克敏、梁鴻志二逆在青島舉行會談，商量取消北方的「臨時政府」和南方的「維新政府」，合組統一的僑「中央政府」的事，不料正在他興高彩烈的當兒，高宗武、陶希聖二人突然離滬赴港，把他和日方簽訂的賣國條約全部披露了出來，汪逆經此暴露，原形畢現，他要想獲得「英美法」三國事實上的承認，本來是個夢想，但他以為只要用欺瞞手段，未嘗不可以希冀於萬一，這時却連他自己也知道成爲問題了。所謂青島會談，原是汪、王、梁三逆的分贓會議，因爲汪逆要解散「臨時」「維新」這兩個傀儡組織，這在王、梁二逆心裏是非常不高興的。梁、鴻志只要有錢，並答應他在僑「中央政府」裏保持個職位，也就罷了！王、克敏却不然，他的野心比較大，而他的後台老板爲他抱腰的日本人喜多誠一，也比較吃硬，所以他頗不甘屈居汪逆之下。喜多爲什麼對汪逆特別信任呢？因爲汪逆這個漢奸非常忠實，叫他怎樣便怎樣，他決不多言。譬如說：「臨時政府」應該各部派日籍顧問和日籍聯絡官，應該如何搜括民衆，如何把軍事交給日軍，他總只有討價，從來沒有還價，所以在這一點上，汪逆由「忠實」而博得了喜多的信任。但是自從汪逆來了以後，他的名聲畢竟比汪逆高了一些，而汪逆的後台老板日方華北派的軍人，又敵不過東京派的軍人，所以汪逆便宣告失勢了。尤其使汪逆難過的，是從前「維新政府」成立時他撒嬌撒癩地想加以阻止，結果却碰了日軍人一個釘子，現在日軍人幫助汪逆，反而要求解散他的傀儡班底，試想他如何肯心服。所以青島會談，表面上看是汪逆贊同汪逆的主張而宣告屈服，骨子

裏却正隱伏着南北兩傀儡互相排擠的內鬨。汪逆當時眼看着東京方面的日軍人積極支持汪逆的偽「中央政權」成立，自覺失勢，只好表示屈服。當時議定解散「臨時政府」，改組「華北政務委員會」，至於「維新政府」則由汪逆另外拿出錢來解散。汪逆回到北平以後，始則表示消極，繼則一怒辭職，據字林、西報揭穿汪逆辭職的內幕說：「今日之北平，表面上似極安謐與繁榮，但若干重要政治事件，仍不斷在暗中發生。關於此類事件，報章絕無一字提及。以王克敏之辭職言，王爲華北傀儡，已閱二載，此次辭退原因，已成公開之祕密，外間雖已洞悉，而北平報紙，始終未予披露。王克敏前次乘假期前往青島，實已決定辭職。王自在華北登場後，一帆風順，但自汪精衛決定在南京建立「政府」後，王之地位，即發生動搖，淪於次要，但尙不足影響其去職，主要原因，實由於兩派日本軍人在幕後鬥爭之結果。對王之去職，外間揣測：一謂王因拒絕簽字，足以影響華北獨立之條約；一則謂王不願與汪合作。然此二說，自日方對華政策上觀察，均屬不確，以王之地位，極爲困難，周旋於日本各派系之間，但結果均遭白眼，乃不得不以一辭了之，此說或有其可能性。至其遠因，由來已久，自中國事件發生以來，華北日軍與東京日軍（即汪「政府」之後台老板）之鬥爭，即已開始，兩黨之勢力，此起彼落，無或已時，王克敏之辭職，亦未足以表示東京日軍人之絕對勝利，或此足以證明汪之「政府」將被認爲「中央政權」也。」汪逆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汪逆的勝利，他從青島回到上海以後，馬上設置所謂「還都籌備委員會」，二月十三日，招請一羣大小奸僞們，在上海懇

園路宏業別墅私邸中舉行在刺刀上跳加官的窮形極相的上海會議，當日在汪逆授意之下，決定組織偽「政府」的一切進行步驟，最重要的，便是緩和華北偽政權的嫉視，並須預先佈置京滬兩地的治安問題，和授意手下直系各派於將來「偽府」成立時，在他所排定的名單上分配各人所担任的角色，以防在野各派如諸青來的「中國國家社會黨」和趙毓松的「中國青年黨」這兩大勢力乘機侵蝕權益。第二天，汪逆自己親自出馬，偕同梅思平、褚民誼、丁默邨、林柏生諸逆前往虹口大樓，訪問剛剛到上海來負有保衛京滬治安特殊使命的日方「中國派遣軍總司令」西尾壽造大將，席間汪逆力言在租界越界築路一帶滬西區的治安問題，還可由他手下的丁默邨、李士羣二人所組織的特務機關勉強應付，但滬郊以外和南京地區的治安問題，則尚須依賴日方華中派遣軍担任的，這樣他纔能放心前赴南京，擇定時間，進行粉墨登場。結果西尾表示祇能保證他個人生命的安全，在整個京滬區治安尚無法維持之前，其他請求，恕難從命，須考慮將來情形開展再作決定，因為那時粵桂鄂贛各地戰事吃緊，日軍正遭新敗，泥足深陷，對於汪逆這種請求，認為怯懦，當然報以敷衍式的答語。爲了這一問題沒有得着圓滿結果，汪逆等祇好快快而返，但又不甘放棄了「偽府」不組，只好勉強大着胆子牽着大小羣醜戰戰兢兢的趁了京滬火車前往南京，準備粉墨登場了。但這時又接連發生了幾件殺風景的事，使汪逆大爲掃興，第一是被汪逆手下拉攏的一批人中，自從高陶揚露日汪密約後，有許多良心未泯的，不甘爲虎作倀，紛紛表示脫離，逃往香港。先有

程寬正等十七人的離滬，接着又有王開疆的蹈海自殺，王開疆原爲一個律師，曾在國民政府司法部任事，於二十八年十二月八日在由滬開港的渣華公司郵船芝莎尼加號上，蹈海自殺，在船上留下遺書一通，說他久有脫離汪逆之志，在滬時爲汪派人員監視甚嚴，無隙可乘，直至十二月八日才攜二子離滬出亡，但因在汪逆處聲名已污，縱使政府能夠寬大爲懷，容許他改過自新，他也無面目見邦人父老，所以決定自殺，以懺悔他追隨汪逆的謬妄云。後來又有湯增墩等九人的離滬，和袁鴻鈞的祕密赴港。袁鴻鈞本來是上海市商會商務科代理總幹事，後被脅受任僞「社會部第二處第一科科长」，可是袁已經祕密化裝離滬赴港，到港後曾發表感想，略謂：「汪逆一年餘來在上海方面所有行動，究其內幕，實一言難盡，總之欲陷國家於萬劫不復之境地而已！本人被逼，內心痛苦萬分，早欲立刻脫離，無如監視綦嚴，無法脫走，今萬難容忍，不得不冒險拚死出亡遠離，還我清白自由之身，以圖報國而贖前愆」云。這一片脫逃聲，雖不足以影響僞「政府」的成立，但不啻明示「僞府」前途的黯澹，使汪逆大爲不快，覺得未開鑿先散夥，是個不祥的預兆。至於第二件殺風景的事，却是他和他的大小角色粉墨登場佈置停當後，日方却不來和他協力。原來他向日方成立的妥洽本定有下列九項：（一）「新組織」仍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二）「首都」仍在南京。（三）「旗幟仍用青天白日滿地紅，上加一小幟，書「和平反共建國」字樣。（四）「華北與內蒙古均定爲「特別區域」，各設「政務委員會」，由「新中央政府」任命。（五）南京「維新政府」

全部撤銷。(六)華北(即黃河以北)各鐵道照舊歸華北鐵道公司管理,其他各鐵道由「新政府」「交通部」管理。(七)日方視軍事情形許可,逐漸撤兵,以留駐四師團爲度,給養由「新中央政府」負擔,華北及內蒙除外。(八)新政府得組織軍隊,作綏靖地方之用,惟不得用以內戰。(九)「新政府」各機關將不聘用第三國人充任顧問。但是後來日方祇答應了前五項,後四項則視環境需要再行定奪,且須等「新政權」日後進展如何重加考慮。當時真使汪逆大感失望,因爲他提出上面這九項商洽的請求,原是經過東京方面的答應的,想不到日方名爲支援,口惠而實不至,竟然推翻前諾,第一次便給了他這樣一張失望的空頭支票,叫他又拿什麼最低限度的「親善合作」的宣傳去對着淪陷區的民衆說謊呢?他在欣然登場之際,接到這樣一個答覆,真不禁要爲「僞府」的前途深感焦慮。結果汪逆的許多原定計劃,因爲接受了這樣一張空頭支票,使「僞府」的組成不能不連帶地受到影響。但這時汪逆已經決定不顧一切,向着組織「僞府」的目標邁進了。三月二十日,僞「中央政治會議」在南京國際聯歡社舉行,算是傀儡登場前夕的綵排。僞「中央政治會議」共開會三日,通過僞「政府」的樹立大綱,僞「中政會」及「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修正「僞府」組織法,以前規定五僞院各自對汪黨執行委員會負責的,改爲各自對僞「中政會」負責;又通過所謂「僞府」組織系統表,共分五院十四部,無非冒牌射影。除「立法院」「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五院及「內政」「外交」「軍政」「海

軍」「財政」「教育」「司法」「宣傳」「交通」等部應有盡有外，更巧立「工商」「農礦」「鐵道」「社會」「警政」諸部，以安插大小傀儡。此外並決議廢止「臨時」「維新」兩偽機關，設置「華北政務委員會」，至於以前「臨時政府」所設置的「新民會」，「中日經濟協議會」，「東亞文化協議會」等，則仍照常保留。偽「維新政府」的解散，很費一番手脚，汪逆的偽「中央政府」既告成立，一城之中，不容有兩政府存在，「維新政府」勢不能不宣告解散，可是「維新政府」所要求的解散代價，數目却也頗為可觀，共達一千五百萬元之多，內中大部自「維新政府」的國庫中支出，這筆款項就是日人在上海所攫得的關稅，存於橫濱正金銀行的。「維新政府」直等到這筆錢收到後，才正式宣告結束，這筆錢倒也並沒有完全飽入梁鴻志及溫宗堯的私囊，大部份款項都用以分給偽員，每人獲得薪水二個月，以爲遣散之費。當「維新政府」解散以前，還曾發生過一件值得一記的事，那就是「南京偽市府社會局長」王某被汪逆的特務隊所捕，置於汪逆的私人汽車中移交日本憲兵部，控以侵佔救濟米荒款項之罪；但實際上王某被捕的真相却是爲了和「南京偽省長」高冠吾反對汪逆侵佔他們的地盤。這也正是無怪其然的。汪逆的偽「政府」中只能安插「維新」的幾個大員，對於中小漢奸祇得加以淘汰，這批中小漢奸爲了想維持他們的地位，勢不得不起而反抗。當時汪逆的特務隊和日本憲兵會刑辱王某，迫取口供，所以會引起「維新」和「臨時」兩傀儡政權的極度不安，經大費唇舌後，其事始寢。至於北平「臨

時政府，」雖然改名爲「華北政務委員會，」以免外界譏笑他和汪逆的偽「中央政府」對立，但實際上仍舊是換湯不換藥，保留獨立，不受汪逆和他黨羽的節制，當「偽府」宣告「還都」以前，北方漢奸會奉汪逆命令慶祝，但該項通告旋即取消，原因是北派漢奸對此缺乏興趣，究其實際，不過是王克敏在那裏吃醋罷了。北平各界對於「政府」的開張典禮，幾乎完全不加注意，北平城中並不懸旗，也沒有其他點綴，作爲對「政府」成立的「慶祝」。這天的情形，幾乎和平日無異，就是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平「臨時政府」成立時比較還有些不及，因爲這天既不舉行任何「慶典，」又不在天安門上讀「宣言，」更不貼標語，不游行，不搭彩牌樓，不放餞火，總而言之，各事全無，甚至連所有的警察都未更換帽上的五色旗帽徽，北平當局對於「新政權」的成立，似乎一致表示冷淡的態度，行人須步行半小時之後，始能偶而一見新旗，但旗上又不倫不類的附一黃色三角小幟，使人起一種奇異的感覺；這種新旗，也並不懸掛在每一「政府」大廈之上，只有外交大樓、中央郵局、和一部分警察局才有。至於日本人的公私房屋，門前仍舊交叉日旗和五色旗，使人對「新政權」發生莫明其妙的感想。不過冷淡儘管冷淡，醜劇仍舊照常在那裏扮演，汪逆自己也知道上海民衆對他唾棄萬分，却又苦了上海是國際都市，中外觀瞻所繫，倘若上海市民對他這傀儡組織的開張，竟毫無表示，未免於面子有關，經他左右窮思極想之下，居然異想天開的想出了一條妙策，那就是騙上海市民懸掛國旗。當南京新傀儡政府成立的前夕，滬市各商號，忽然都接

到某種團體的通告信，囑於明日須一律懸旗誌慶，以祝台兒莊勝利的二週紀念。法租界方面各商店，則均接到法租界納稅華人會的通告，其內容云：「爲通告事，查三月三十日爲台兒莊抗戰勝利二週紀念日，際此抗戰時期，租界市民鑒於增捐加稅，被迫日深，凡我市民，爲表示精神團結一致起見，於是日均應一律懸旗慶祝，以顯揚愛國之熱忱，特此通告。」當時各商號接得上述函件，莫不詫異非常，紛向負責方面及納稅華人會等詢問，方知此種函件，實係奸徒假借名義，故作偷天換日之舉，因爲這天雖是慶祝台兒莊大捷二週紀念日，但以上海方面環境特殊，又因兩租界當局規定租界內每年懸旗紀念的日期只有八次，未便抵觸，所以根本沒有上述的舉動。各商店於獲悉內幕情形後，方知此項通告，實係汪逆僞造民意的荒謬舉動，遂相率嗤之以鼻。可是在南京方面，僭稱「遠都」的新鮮活巴戲還在很熱鬧的扮演着，在「遠都」的第一天，汪逆已經撰好了一張演員表，送經日方同意決定爲：「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代理主席」汪精衛，「行政院長」汪精衛，「立法院長」陳公博，「司法院長」溫宗堯，「考試院長」梁鴻志，「監察院長」王揖唐。這張名單上赫然捧出林森主席的名字，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當時林森主席遠在重慶，而且是抗戰陣營中的有力支持者之一，在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紀念日，他還訓示國人「堅守抗戰崗位，肅清叛徒」，可見這是日僞所造成的騙局中的一個不大不小的破綻。原來這條弄巧反拙的計策，是經褚逆民誼獻議而由汪逆考慮決定的，他的用意，一來是因爲林森主席既遠在重慶，貴爲一國元首，把他的

名字搬到南京來，也不必負任何責任的。二來在「僑府」一羣人膚淺的眼光中，認為林主席年事已高，壽命也不會十分長，不難在最短時期讓汪逆從「代理主席」正式昇格繼任「國府主席」，過他的「主席癮」，這是他們認為名正言順的雙重理由，汪逆當時亦深以為然，事後思量，方始懊悔不迭，因為不但陪都方面對林主席的被他們污辱，引起莫大的憤恨，就是京滬和各淪陷區的民衆，他們心裏是會辨是非、曲直的，對於汪逆所鬧的這荒謬把戲，也無不痛罵汪逆的無恥，所以汪逆這一番舉動，真可說是弄巧成拙。至於「五院」院長中的人選問題，「維新」派的溫宗堯、梁鴻志，分得「司法」、「監察」二院，「臨時」派的王揖唐分得「考試」一院，而僞「中央」派的汪精衛、陳公博分得「行政」、「立法」二院，無疑地是僞「中央」派佔了上風，足有操縱整個僑組織的能力。可是此外還有「國家社會黨」的代表諸青來，和「中國青年黨」的代表趙毓松，以至於所謂在野派代表李聖五、江亢虎等一大羣嘍囉，以前汪逆曾以「國民黨中執會主席」的名義，竭力拉攏所謂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具有聲望賢智的在野之士參政，其實這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號召，實際上還是構成自己勢力的中心系統之後才喊出這句口號的，現在「僑府」既經正式成立，總不能不履行自己當日的諾言，勉力為他們打算一下的。於是便將「國社黨」的諸青來安置到「外交部」，任為首任「外交部長」，而將「農礦部長」一席畀給「青年黨」的趙毓松，作為分潤他們以前搖旗吶喊時候的一點餘瀝，這就是汪逆當日所謂號召各黨各派參政的祕密。其餘

所謂無黨無派的一羣「知名之士」也做了小嘍囉才勉強分到一官半職，由此展開了「僞府」成立初期中羣醜登場最熱鬧的場面，當時各院下隸各部，爲了安插所有大小嘍囉，無不巧立名目，成立附屬機關，以致機構日趨膨脹，冗員充斥，這一時期也正是大小漢奸們彈冠相慶的時候。還有「僞府」當時所佔南京各機關房屋，也是通過了日方，求得他們的許可，才讓他們遷進去辦公的。計僞「國民政府」、「中政會」、「行政院」均在國民政府舊址，「立法院」在中央黨部中政會舊址，「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均在考試院舊址，「軍事委員會」在國立美術館舊址，「內政部」在南京市政府舊址，「外交部」在行政院舊址，「軍政部」在中央研究院舊址，「海軍部」在海軍部舊址，「財政部」在財政部舊址，「工商部」、「農礦部」在教育部舊址，「教育部」在「維新政府教育部」舊址，「司法行政部」在考試院舊址，「交通部」在行政院舊址，「鐵道部」在中南銀行舊址，「宣傳部」、「社會部」在中央黨部舊址，「警政部」、「僑務委員會」、「賑務委員會」均在國貨銀行舊址，「參謀本部」、「軍訓部」、「軍事參議院」均在軍需學校舊址。曾經有一張外商報紙刊了一幅漫畫，把「新政權」的僞官們都畫成白鴿，而由日本人把他們一隻隻的關進籠籠，這個比喻，真是巧妙極了。當汪逆的傀儡組織成立的時候，有一美籍新聞記者，曾被邀往南京參觀，目擊種種奇象，京游歸來，發表他的觀感說：「吾人留京凡五日，游覽宴會，幾無虛日，其優待之殷懃，良足感謝，唯欲採訪關於「寶貝組織」誕生的消息，則幾無從措手，然

而游覽之餘，教訓至多，對淪陷兩年之南京面目，亦可得其梗概，蓋瘡痍滿目，實亦無從掩飾者也。今日之南京，考其實際，實爲一僅具之軀殼，而匿居若干人民而已。環行城中，蜿蜒數里之馬路，往往僅見若干空房冷屋，寥若晨星，間或點綴一二「寶貝組織」之大廈。南京戰前人口爲一百萬，目前據日領事館統計，則謂約有三十萬至五十萬，此輩未來「寶貝組織」之人民，均由日本軍隊加以監視，城內各區如大馬路、大廈、山陵地帶等處，均建有水泥崗亭，由日軍守衛，通衢之間，復有無數黑衣之僞「憲兵」往來梭巡。所可異者，市內未見有一汪精衛之宣傳招貼，但見「太陽」旗及「五色」旗，點綴其間。汪精衛及其僚屬，分佔一酒店與一俱樂部，記者一行，雖係汪氏之「宣傳部」特許進南京者，而招待之責，胥由日人任之，渠等彬彬有禮，日則導游，夜則設宴，凡遇探訪消息，則顧左右而言他，「寶貝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國際俱樂部通過議案時，外籍記者可以施其技者，唯有鑒貌辨色，誌其感觸之一法，其唯一可靠者，即日本軍人領袖諄諄聲言中日兩國在「絕對平等」之基點「互助合作」，而華人則無分貧富，凡見日兵，均須脫帽鞠躬者也。記者一行，曾謁見汪精衛與板垣，而所聽取者，亦僅爲甚詭辯之詞，板垣安坐沙發上，悠然而言曰：「無論外間對中日關係輿論如何，吾人應知道德觀念，亦當由兩種不同觀點體察之，此即和平的與戰爭的，而日本今日正處於戰爭中也。」汪派中人，竭其全力，諱言爲日人所羈，而將日人所唱之高調，強圓其說。湯良禮曾告諸外籍記者，一則曰「中國必無向日本賠款之理」，一則曰「將「貸款」與日本，以賠償其戰事

損失。」而日本軍人對「寶貝組織」之意見，則反認爲其前途渺茫，恐無成果，此則無論在宴會中所遇之日本軍人，乃至火車上所遇之日本憲兵，無不同具此感者云。『由此可見汪逆的偽組織，幾乎沒有絲毫獨立自主的能力，一切都受制於日方。而日本人又素來是以小氣出名的，汪派要想分他們的餘瀝，不啻與虎謀皮。當偽組織成立後，一應新貴，相率西去就職，滿以爲日方對他們必能另眼看待，甚至必能履行他以前的諾言，實行將華方財產發還若干，以作他們對人吹牛號召的工具。不料這一希望，到了後來，不但全歸泡影，甚至使他一腔高興，變成滿腹失望。僞「鐵道部長」傅式說，且已一怒來滬，不再歸寧，逢人便說「上當」不止。據傅對人說：他以爲就任所謂僞「鐵道部長」以後，在日方統一下的一切鐵道，必定可以順利接收，而他則獲得這肥缺，也必可大有作爲。不料當向日方接洽的時候，日方雖滿口答應，而提出來的反要求，則使他啼笑皆非，迎拒兩難。原來日方認爲戰爭爆發以後，所有戰區中國鐵道雖爲日方所佔，但當時一切車輛，早被華方運走，日人於此，經之營之，從南滿鐵路方面運來機車客車，爲數甚夥，此項代價可觀，豈可白白移交，所以必須傅等償還此費，此其一。戰起以後，所有路軌枕木，殘缺很多，涵洞橋樑，大部被燬，日方在恢復期間，大事修理，所費不貲，也應由傅等負責償還，此其二。當一應路面整理之後，日方雖得開始營業，但所有僱傭人員，爲數甚衆，按月薪給食養，均由日方撥付，今既移交，則日方昔日所墊的鐵路員工薪金伙食之費，也應一併歸還，此其三。各鐵路今既恢復行車，此乃日方保護保管之功，若無日方的保護保管，

則此項鐵路，必至於夷爲平地，分文不值，日方既於各鐵路負有大功，而日方所耗費於各鐵路的保管與保護的精神，豈可白白耗去？所以衡諸情理，酌付若干保護費，也是理所當然，這點也須傅等負責設法，此其四。綜上四端，如能履行無缺，則日方當一本大國（？）的襟懷，即當全部歸趙，決不有所需索云云。傅逆聽了這話，並接閱日方所開列的賬單，一看之下，不禁目定口呆，於是急以容日再商而作別，接着便急急來滬，不願再回南京去了。至於日方在上述四點的賬單中，到底需索的數目多少，傅逆雖然沒有明言，但據說如若把這筆錢從南京到上海，再從上海到杭州重建一新鐵路，也已綽有餘裕，也就可知數目的鉅大了。當時有人問傅逆做偽「鐵道部長」的生涯如何的，傅逆回答說：「我的「鐵道部」，力所能達的，只有南京城中的一條小型輕便鐵道罷了！其他等等，都不在我管轄範圍以內。」細味他的話，也可見他的感慨萬分。小小一個偽「鐵道部」都還如此，何況其他。所以汪逆雖然組織「偽府」，僭稱「還都」，花樣翻新，醜態百出，結果不過把龍蟠虎踞的石頭城，造成一個大囚籠，把他自己囚禁在裏面，徒然在歷史上留下個空前的污點而已。

第三十四回 浴血苦鬪自忠殉襄水 阻敵西犯陳誠守宜昌

却說汪逆的偽組織成立後，一方面受全國同胞的唾罵，另一方面更引起我忠勇將士的憤恨，大家都決心努力殺敵，直到把敵人殺敗，偽組織也連帶消滅爲止。日方捧汪逆登台的用意，原想藉

此引起我內部的分化，癡心妄想的企圖引誘我抗戰將士來歸，誰知却得到了個相反的結果。他被我國拖入了長期戰爭裏面，欲罷不能，要想停頓下來消化一下佔領區裏的物資也辦不到，因為他如若停止進攻，我軍就要反攻，他爲了要鞏固既得陣地，又不得不勉強作戰下去，因此他的兵力愈戰愈疲，實力也愈消耗愈弱，陷入無可奈何的困境。二十九年四月，日軍在各戰場都沒有什麼大進展，我軍則乘勢反攻，到處造成赫赫戰果。桂南方面，被困南寧的日軍，勢已成爲強弩之末，沒有繼續北犯的力量，只好集中他的殘餘兵力，向南寧以南竄擾。四月二日，日軍渡麗江，在扶南近郊與我軍展開激戰，另一路日軍並進攻上思。我軍乘日軍南犯，從東西北三路反攻南寧，日軍被迫，急將犯扶南上思的軍隊調回南寧堅守。閩南方面，我軍也於三日猛攻筆架山。一部衝抵潮州城外，日軍退入城中，緊閉城門不出，情形極爲狼狽。贛北方面，我軍又於四月中旬發動反攻，各路猛攻南昌，先頭部隊距南昌城只有四里，南昌克復已在旦夕，日軍急從安義增援，方始把他的危局挽回了過來。同時晉南一帶也發生激戰，日軍四路進攻中條山，均被我軍擊敗。日軍因在各戰場遭受挫折，又因汪逆的偽組織成立後，毫無結束戰爭的力量，戰爭既無和平解決的希望，便決計繼續貫徹他的「速戰速決」政策，這次他竟準備冒一下大險，湖江西上，進犯我陪都重慶了。但因我軍堅守襄樊，踞高臨下，他若湖江西上，很有遭受我軍側擊的危險，於是他便決定集中兵力，分兩路進攻，一路進攻襄河東西兩岸，牽制我軍南下；一路則沿長江西進，由艦隊掩護，犯我沙市宜昌，企圖進窺陪都。兩路日

軍都不下十餘萬人，他先向漢水東岸猛攻，我軍以爲他又耍抄過去，隨棗會戰的老文章，李宗仁將軍當即分兵迎擊，孫連仲集團軍佈防於襄花路方面，以阻日軍進攻棗陽、襄陽，王纘緒集團軍由大洪山、馬家集兩方面誘敵深入，又命張自忠集團軍在鍾祥、京山間斷絕日軍主力歸路，以兜剿的方式尾擊合圍，完成殲敵使命。原來張自忠將軍這時已經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晉級陸軍上將銜，馮治安將軍則爲副司令。張將軍自從臨沂大捷，隨棗會戰以後，他赤心衛國的心迹已大白於天下，不但沒有人再記憶着他過去冀察政委會時代的舊事，都嘖嘖稱譽他是抗日健將，熱血英雄。蔣委員長並把隨身所攜的佩劍解贈給他，以旌他的功勞。張將軍的心上却仍舊時刻耿耿不安，他的地位愈高，責任愈重，報國的決心也更加迫切了。他奉命在鄂中方面但任右翼兵團長，受他指揮的友軍共達三萬人，他始終一視同仁，絲毫不存歧視的偏心，每逢作戰的時候，他總是把直屬部隊配置在危險的陣地，使他們負擔比較重大的責任，他自己更位於部屬的前面，親冒矢石，以當敵鋒，他的總司令部總是設在敵軍砲火射程線內，常常被敵砲擊破總部的屋瓦，而他仍舊安坐其中，談笑自若，絕無懼色，由此可見他胆量的巨大。大凡一個人抱了必死的決心，就不知畏懼爲何物了。這時他奉到命令，便於五月八日誓師出擊，並在出擊以前，作書告部屬說：「今日之事，我們弟兄們共有兩條路可走，一條路是敷衍，大家敷衍，一切敷衍，我對弟等敷衍，弟等對部下也敷衍，敵人未來，我們是敷衍敷衍的佈置；敵人既來，我們也是敷衍敷衍的抵抗；敷衍一下就是這樣的做法，看起

來似乎聰明，其實最笨，似乎討便宜，其實更吃虧；因為今天不打，明天還是要打，在前面不打，退到任何地方還是要打。完是一樣完，犧牲是一樣的犧牲，不過徒然給世人現眼，別無代價，所以這條路的結果，決是身敗名裂，不但國家因此敗壞於我們之手，就連我們自己的生命，也要爲我們所斷送，這就等於自殺，所以這條路是死路，沉淪滅亡之路。我與弟等同生死共患難十餘年，感情逾於骨肉，義氣重於同胞，我決不忍弟等走這條滅亡的死路；弟等夙識大體，明大義，諒自己，也絕不肯走這條路，無疑的，我們只有走另一條路，就是拚。我們既然奉命守這條線，我們就決心在這條線上拚，與其退到後面還是要拚，就不如在這條線上拚得有價值，有意義。我們這一次一定同敵人在這條線上拚到底，拚完算完，不奉到命令，絕不後退。我與弟等受國家豢養數十年，無論如何艱難，我們還拚不了嗎？幸而我們的拚能擋住了敵人，則不僅少數的幾個人，就連我們全軍，也必然在中華民國享着無上的光榮，我們官兵也永遠保持着光榮的地位。萬一不幸而拚完了，我與弟等亦對得起國家，對得起四萬萬同胞父老，我們沒有虧負了他們豢養，我們也不愧做一世的軍人，所以這一條路是光明磊落的路。我與弟等參加抗戰以來，已經受了千辛萬苦，現在到了最後一個時期，爲山九仞，何忍功虧於一篑，故惟有盼望弟等打起精神，咬定牙關，激勵部下，拚這一戰。我們在中國，以後算人抑算鬼，將於這一仗見之。」張將軍寫完了這一封信，又留書訣別馮治安將軍說：「我們二十九軍的舊時袍澤，修麟、閻趙登禹死於南苑，宋哲元又於本年四月七日病死於四川綿陽，祇餘我、你與劉汝明、石

友三等數人矣！我等不知幾時也要永別，我等應下一決心，趁未死之先，決爲國家民族盡最大的努力，不死不已，如此，就是死後遇於冥途，也歡欣鼓舞，毫無愧怍。」這時，日軍正面主力達十餘萬人，北陷棗陽，張將軍奉命渡河側擊，當他率部渡河的一天，他已經抱定犧牲的決心，因爲馮治安將軍留守後方，便又留了一封信，信裏的話說得更爲痛切，差不多含有託付後事的意義，他說：「因戰區全面關係，及本身之責任，須過河與敵一拚，如不能與各師取得聯絡，卽向最終目標（死）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求良心得以安慰，以後事請弟負責。由此起，或暫別，或永訣，不得而知。」張將軍率部渡河以後，正遇着日軍主力源源由襄花路向棗陽集中，企圖進攻襄陽，等待日軍通過了半數，突然奮起作猛烈的腰擊，日軍出於意外，死傷甚重，一怒之下，便折回過來，和張部作拚死戰。先後血戰五晝夜，張部愈戰愈勇，所向無敵，殲滅敵軍無數，直殺得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張將軍猶勇不顧身的反復馳突在屍山血海中，終於克復棗陽，造成了光榮戰績。不料就在這勝利聲中，日軍左翼殘部竟乘虛突圍豕奔，張將軍殺敵心切，遂率第七十四師，輕騎簡從，緊緊地尾隨追殺，沿途斬獲無算。俗話說得好：「窮寇莫追。」日軍受張將軍壓迫，非常窘困，四顧無計，便回師反噬。五月十六日，雙方於棗陽西南的方家集展開激戰。這時跟隨在張將軍左右的官兵衛士只有二千人，而日軍殘部則尚有步騎四千人及砲二十餘門。日軍知道張將軍無後繼，便逐漸從左右包圍上來，於是張將軍便被圍困了。轉戰到宣城東北的南瓜店，我軍已傷亡殆盡，日軍更縮小包圍圈，在快活舖總司令部周遭，逐步

進迫，張將軍冒着槍林彈雨，奮勇督戰，自辰至午，毫不畏縮，在槍彈密集中，雖然肩部已中一彈，他也不肯棄劍，仍奮浴血苦鬥，振臂直前。戰況愈趨激烈，情勢也愈危險，所有官兵以及特務大曹，各自拚命死戰，戰至未刻，張將軍胸部又中了一彈，鮮血如泉水一樣的湧出，濺染征衣，自知不起，便拔蔣委員長所賜佩劍，預備自刎，隨從副官朱增源見了，連忙上前奪下，可是張將軍已經支持不住，仆倒在地，低聲說：「你們快走，我自己有辦法！」又說：「對國家，對民族，對長官，我良心很平安，大家要殺敵報仇！」說完，便壯烈地爲國犧牲了。張將軍一死，他所率的部下也都跟着覆沒，生還的只有幾個人，連他的遺體，也是後來擊潰日軍，清掃戰場時方始找着，當即備具衣衾棺槨成殮，運往重慶。張將軍字蕙臣，山東人，久歷戎行，勇於作戰。北伐時，任第二集團軍中的下級軍官，在山東、河南等省作戰，頗著戰績。民國二十二年，日軍侵入熱河，進犯察北，馮玉祥將軍在察哈爾成立抗日同盟軍，張將軍亦參加作戰，嗣因軍功，升任第三十八師師長，察哈爾省政府委員兼主席，當邊塞風雲緊急時，捍衛國土，頗爲出力，曾迭克寶昌、沽源等地。二十六年，蘆溝橋事起，宋哲元離北平赴保定前，將冀、察軍政交付與張將軍，這時張將軍一面被國人罵爲媚敵漢奸，一面又受日方的兵力威脅，在這雙重壓迫之下，內心痛苦非凡，頃備突圍離北平，不幸中途遇伏，因而退隱平城，後僞裝哭喪孝子，繞道至天津，轉道濟南而抵達南京。國民政府因他放棄職守，迭失名城，應照軍法處分，但猶希望他改過自新，所以僅予以撤職留任。張將軍自經此一番打擊，引以爲生平莫大恥辱，時思瀚雪，不時在蔣、委

員長面前請纓，力求自效，戴罪圖功。蔣委員長信而不疑，不久便命他重返部隊。張將軍自此以後，就抱着犧牲決心，預備用一死來表白他的心跡，所以每逢戰鬥，莫不身臨前線，親冒矢石，二十七年臨沂大捷，穩定魯南戰局，並造成台兒莊殲滅戰的有利局勢，這是張將軍抗日戰爭的第一功。以後又參加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莫不卓著戰功，遂得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不幸就在這時，以身殉國，完成了他對四萬萬同胞無愧的願望，可以說是求仁得仁了。抗戰以來，我軍自軍長以下，殉國的爲數甚多，但以總司令的地位而殉國的，却以張將軍爲第一人，所以噩耗傳出後，舉國民衆莫不痛惜，蔣委員長尤爲震悼，除呈請國民政府明令褒揚，從優議卹外，並將湖北宜城縣改名自忠縣，以留紀念。後人有詩悼張自忠將軍道：

拚將一死明心跡，洗却萬年醜類名！
浩氣長留襄水地，千秋俎豆福蒼生。

自張將軍殉國後，襄河東西兩岸戰局爲之一變，日軍於六月五日一度攻入襄陽，旋經我軍猛烈反攻，復被迫退出。這時沿江躍進的日軍主力，也已開始發動，進攻沙市、宜昌，並南自洞庭湖，北自襄樊一帶策應進犯。六月七日，日海軍漢水部隊進抵潛江附近，突入沙洋鎮，九日佔領荊州，衝入沙市，十一日復佔領當陽，西迫宜昌，一時形勢非常危急。李宗仁將軍要指揮襄樊戰局，對宜昌方面不暇兼顧，可是宜昌不但扼長江要衝，而且是陪都東面的屏障，地位非常重要，宜昌若告陷落，日軍便可從三峽進窺重慶，或從湘鄂邊境進犯四川，對於戰局影響很大，勢非有知兵大員統率大軍前往

作戰不可。這時陳誠將軍正在重慶，他自湘北會戰以後，便將第九戰區司令長官一職讓與薛岳將軍，而專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部長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的職務。當下看到宜昌戰局危急，便自告奮勇，上了個簽呈給蔣委員長，願往宜昌前線協助李宗仁將軍指揮戰事。蔣委員長也覺得宜昌戰局必須要有陳誠將軍那樣的人去指揮才好，便一口允許，親委陳誠將軍爲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並調川鄂邊境的大軍十餘萬，命他率領往宜昌前線作戰，以拱衛陪都的重要外圍線，並鞏固川江門戶。陳將軍奉令後，以軍情緊急，不敢怠慢，立刻率領大軍出發。無如宜昌是一個突出的陣地，在戰略上，宜攻而不宜守，陳將軍還沒有趕到宜昌，宜昌已於六月十三日失守了。宜昌地處鄂西，清爲宜昌府，民國改縣，城南爲通商港，清光緒二年，中英烟台條約，訂開商埠，地當入蜀咽喉，歷代均視爲重鎮。陳將軍率領大軍在中途得到宜昌失守的消息，連忙揮軍急進，並改防禦宜昌的戰略爲進攻宜昌外圍的戰略。這時宜昌以北的遠安也已落於日軍手裏，不過日軍的主力都集中在宜昌方面，遠安的日守軍實力很是單薄，我大軍乘虛進襲，遂於十四日一舉克復遠安，除以生力軍在宜昌外圍和日軍展開激戰外，並以一部由遠安東進，配合荊門以南我軍部隊，於十六日反攻江陵、沙市，切斷宜昌日軍的後路。日軍因爲前進得太快，和後方聯絡線形成「脫節」之勢，我軍這一支兵奇峯突出，從側面攔截他的後路，正好比打蛇打在七寸裏，非常厲害，宜昌日軍深恐後路被我軍切斷，難免要遭受包圍殲滅，在這種恐懼心理籠罩下，便無心再堅守宜昌，我軍一面於宜昌外圍高

地上架起大砲，對準宜昌城內日軍轟擊，一面便在猛烈砲火掩護之下，駕起雲梯攻城，士兵前仆後繼的奮不顧身地爬上城去，城上日守兵雖然拚命抵禦，但經不起我軍白刃肉搏，短兵相接，登時把城上的日兵殺散，一面接應我軍登城，一面衝上城去，和日軍展開激烈的巷戰，終於在十八日晨完全克復宜昌。荆門以南我軍同時反攻沙市，和日軍血戰三晝夜，於二十一日克復沙市，夾攻荆門。鄂南攻入蒲圻的我軍也進而控制漢陽，一時日軍陣地大為動搖。日軍在宜昌受挫後，復積極增援，在宜昌周圍鴉雀嶺、雙蓮寺、龍泉鋪等地和我軍激戰，我軍因宜昌城內無險可守，且反有被日軍包圍之虞，遂復退出宜昌，採取機動戰略，加緊控制宜昌外圍陣地。日軍雖然重佔宜昌，但因外圍陣地都被我軍控制，正像甕中之鼯一樣，不能越宜昌一步，他的進犯我陪都重慶的迷夢，不用說完全歸於泡影了。顧一樵先生有詩詠宜昌會戰道：

秋光何皎潔，海宇看澄清，天際千帆影，江流萬壑聲。

艸廬今夜下，壯士故鄉行，早報荆宜捷，收京待有成。

又有「點絳脣」詞一首，贈陳誠將軍云：

百戰聲威，粵中湖北籌旗處，羽書飛霧，報捷荆宜路。成竹在胸，際會容輕負，前非誤，反攻就緒，勝利因君訴。

第三十五回 虛聲恫嚇香港遭封鎖 趁火打劫越南受羈勒

這時歐洲大陸的戰局急轉直下，法國已經潰敗，由貝當上將繼起組閣，向德義兩國投降，簽訂停戰協定。英法由同盟國一變而互相反目，斷絕外交關係。在這歐陸風雲緊張的當兒，不但法國對於遠東方面的殖民地已經完全失去了控制的能力，就是英國也感覺鞭長莫及，勢難兼顧。慣於乘機取巧趁火打劫的日本軍閥，見到這樣好的機會，當然不肯輕輕錯過，他知道法國投降後，法屬越南已經成爲他的囊中物，不妨慢慢地下手，不怕牠不就範。現在第一先要對付的是英國。原來日寇所念念不忘的，還是切斷中國的對外通路，使國際援華物資無法運入中國。這時中國在西南方面最主要的對外通路共有兩條，一條是桂越路，由越南到廣西；一條是滇緬公路，由緬甸到昆明。日軍發動桂南戰事，唯一的目的，就是切斷中法交通，但打了半年多，還沒有迫近桂越路，此刻却因着實際局勢的變化，可以不必用軍事力量而完成他的目標了。只有滇緬公路，因爲緬甸是在英國勢力範圍以內，非日寇的兵力所能達到，所以非對英國施以壓力不可。六月二十三日，日軍開始在廣九鐵路西面的寶安縣登陸，向東進攻深圳。二十四日，深圳沙頭角被日軍佔領，廣九鐵路交通斷絕，香港形成孤立狀態，日本便向英國提出要求，要英國停止滇緬公路的貨運，不再把援華物資由滇緬公路輸往中國，如若不答應的話，他就要把香港和內地的交通全部封鎖起來。到了二十八日，英國

政府還沒有答覆，日軍便真的封鎖起香港的對外交通來了。他先集中大批艦隊在香港附近海面，對香港取包圍狀態，不論商船民船舢板，一律不許靠近香港，接着又派大批軍隊在深圳佈防，禁止民衆往來，深圳在九龍以北，爲英國租借地和中國內地交界處，香港和九龍一帶的民食供給都賴這陸上交通線維持。香港原是一獨立海中的孤島，而且山多於地，本地並沒有什麼出產，全靠海陸兩路運輸供應，現在海陸交通都被日本封鎖，島上的居民登時大鬧起恐慌來，米煤價格一天漲上幾次，新鮮菜蔬既無法從陸上運來，海味魚腥也因海面交通斷絕無從獲致，於是香港民衆不但貧窮的無以爲炊，就是富有的也無菜下飯。尤其困難的是飲料問題，因爲香港孤立海中，海水是鹹的，不能充作飲料，所以香港政府另外設有蓄水池，把淡水從自來水管中供給居民，交通斷絕後，淡水缺乏來源，一時水貴如金，香港當局雖然一再叫居民擲節用水，無如人多水少，總不夠支配，到後來只好把海水混和到淡水裏去，於是香港的食物飲料，遂無一不鹹得不堪下咽。尤其因爲這時正是夏季，香港地處熱帶，每到夏天，熱得非常厲害，因爲水的缺乏，許多人都無法洗澡沖涼，只好在傍晚時候，羣集到干諾道沿海濱一帶來，會游泳的把整個身子都浸在海裏，不會游泳的則在海濱汲取海水沖涼，就是在女性面前也毫不迴避，一時海濱擠滿了裸體的人，蔚爲奇觀。這樣一連封鎖了一星期，香港居民已經恐慌萬分，起初因爲菜蔬來源斷絕，於是臘味店和醃貨店門庭若市，到後來連臘味和醃貨都賣光了，大家都只好吃白飯，吃慣了西菜的外僑更爲痛苦，因爲除了麵包以外，什麼

都沒有了，倘若再封鎖下去，恐怕連麵包和食米都要發生問題。七月五日，港督要求日方解除香港邊境封鎖的談判破裂，香港政府遂強迫疏散外僑婦孺，當天做第一批的撤退，第二天再作第二批的撤退。日本封鎖香港，本來是虛聲恫嚇，想威脅英國，壓迫英國屈服，禁止緬路貨運，不料英國竟不賣他這筆賬，認真撤退起香港的外僑婦孺來，他只好弄假成真的恫嚇到底，調集大批艦隊向港越附近海面集中，一面又裝腔作勢的和德國商討日德在遠東合作問題。到了七月十一日，他又要求英國重行考慮緬路禁運問題，英國這時因為歐局緊張，對遠東雖然感覺煩惱，却勢難兼顧，只好勉強和日本談判緬路的運輸問題，日方要求長期封鎖，英國因要顧全對中國的友誼，執意不肯，只允封鎖三個月。在英國的意思，以為三個月的禁運，對於中國未必會發生多大影響，而他却可以在這三個月裏以全力應付歐局，到三個月後看局勢再開放緬路，也不妨。日方起初不肯答應，以為三個月的時期太短，後來見英國態度堅決，覺得不妨先讓他封鎖三個月，等三個月滿期再想辦法，遂於七月十四日和英國成立了封鎖緬路貨運協定，而撤除了香港邊境的封鎖。到了十月十七日，英國爲了履行援華的義務，終於不顧日方的反對，重新開放緬路，這是後話，表過不提。且說日方自從對英交涉獲得初步勝利以後，便一心一意的來對付法屬越南。越南本來屬於我國版圖，古時爲交趾、越裳、駱越等地方，著見於我國史籍。紀元前二八〇年（周赧王三年），趙佗在安南建設趙王朝。其後於紀元前一〇〇年（漢武帝元封元年），安南人殺了他的王來投降，遂於其地

置交趾、九真、日南等郡，隸屬交州。此後歷三國兩晉南北朝，迄於隋唐，約十世紀間，一直隸屬於中國，設官置守，無異內地。在唐朝時候，中國在安南、東京、平野地方，分州設治，並在東京、三角洲東部的交州，設置安南都護府。唐朝亡亂，於九三七年由吳權脫離中國統治，建設安南獨立國家，雖自外爲藩邦，然而對中國仍舊稱臣朝貢，靡或擻貳。其人民的文化、信仰、風俗等，都受我國很深的影響，在我國舊屬諸藩邦中，實爲結合最密切的國家。以後安南王國歷經吳丁、前黎、李陳、黎各朝，直到一八〇二年，現王朝始祖嘉隆帝阮福映，擊破了阮文岳、阮文惠等的所謂「西山之賊」，統一了東京、安南、交趾、那、東埔寨等地。不幸在他擊破「西山之賊」時，曾藉法國的援助，遂種下了後來敗亡的禍根。一八五八年（清咸豐七年），法國以安南人迫害基督教徒爲口實，派軍艦到安南，是爲侵略的開始。其後一再侵略，一八八四年遂釀成中法之戰，我黑旗軍劉永福曾於越南境內大敗法人，廣西總督馮子材和雲貴總督岑毓英出關，大敗法軍於諒山，克復已失數地。只因消息遲鈍，在捷報到達以前，李鴻章已經和法國公使締結天津條約，停戰言和，斷送我國從來在越南的宗主關係，承認越南爲法國的保護國。法國於一八八七年，派任總督到越南，組織印度支那聯邦。先於交趾支那殖民地，東埔寨、安南、東京保護領，施行總督政治，接着於一八八九年及一八九〇年，更把老摺保護領，廣州灣租借地先後編入聯邦，印度支那聯邦就此完成。此後五十年間，這聯邦一直保持着他的構成地域。却說法國既告戰敗，日本遂乘機壓迫法國，於八月六日向法國要求，在越南設置海軍根據地並

增強貿易。法國這時對自己的國家的獨立自由都無法保障，那裏還顧得到他在海外的殖民地，只好處處地方都委曲求全，承諾日本的要求，因此日法越南交涉並沒有費去多大的時間；九月三日，日法先簽訂航空協定，日機得在河內降落；到了九月二十四日，日法復締結越南協定，根據這協定，日本陸軍得以進駐越南北部，海空軍也可以利用越南的海港和空軍根據地，日本早已有了準備，在締約的當天，就派軍隊進駐越南；二十五日，法國外交部復發表聲明，同意日本進駐越南，於是日本不但遮斷了我國的海外通路，而且對未來的南進也獲得了比台灣更短更近的據點。在日法越南談判的期間，日本爲了要加重法國政府的困難，使談判更易告成起見，曾唆使暹羅政府出來向越南提出交還失地的要求。原來法國自從佔有越南以後，更進一步侵犯暹羅，於一八九三年大破暹羅軍於湄公河東，並佔領其土地，結果暹羅屈服，締約割讓老撾及柬埔寨東北部土地。這時暹羅見法國戰敗，也正躍躍欲試，得着日本的拖累，便於九月十四日向法國政府提出交還失地的要求。法國見暹羅叢爾小國，居然也敢趁他戰敗的機會，起而效尤，趁火打劫，不禁怒不可遏，堅持不允，於是談判決裂，暹羅和越南發生戰事，越南空軍飛逼暹羅境內投彈，形勢非常緊張。一連打了兩個多月，才由日本作奸作歹的出來調停戰事，成立停戰協定，結果，法國把舊柬埔寨三州巴塔姆班、舍姆雷亞、普、西索芳與空蓬托姆州的一部，巴克塞的老撾舊土司領地及盧安普拉班王領的湄公河右岸部分，割讓給暹羅。日本同時更因荷蘭戰敗，覬覦荷屬東印度，派他的商相小林前往爪哇、達維亞

和荷印當局進行談判。這也是歐局的變化造成日本南進的機會，日本這時真可說是躊躇滿志極了。和日本同樣躊躇滿志的還有一個汪逆兆銘，他雖然只做了一個傀儡頭腦，但因煩惱了他多時的組織偽政府問題終於得告實現，非常得意，便像煞有介事的不惜風塵僕僕地飛往北平、廣州、武漢等地「巡視」，更爲答謝他的日本主子捧，他上台的盛意起見，特派陳逆公博、褚逆民誼等爲赴日答禮使節團，前往日本，表示謝意。陳逆等一行抵日後，日皇裕仁會予接見，當時接見的情形，非常有趣。規定的接見時間，是上午十二點三十分，地點在內宮鳳凰間。陳逆於十一時便從旅邸整裝待發，少息，歡迎「特使」的專車到了，陳逆就偕同褚逆民誼、周逆隆庠等分別乘車前往宮內。到了宮內，由內侍引導陳逆到一間屋內，略事休息，陳逆一人復被導入另一客室，在這室內靜候日皇出見。這一間客室內，佈置莊嚴，陳設精美，閃光奪目柔軟的絲絨沙法上，僅有陳逆二人端坐，客室內沒有一個侍者，也沒有其他官員陪坐，空氣清新，周圍靜寂，陳逆衣大禮服，正襟危坐，連自己呼吸的聲音都能夠聽得到。隔了一會，客室門開，一個盛服內官出來向陳逆鞠躬，操華語說：「天皇陛下，於八分鐘內將駕臨此室，會見貴特使。」說完，鞠躬退至門首，臨出門，再鞠躬退出門外。陳逆聽了這話後，便脫下禮帽，持於左手，屏聲息氣，像木偶一樣的挺然兀坐着，靜待日皇出來。未幾，另一盛服內官復出現，仍操華語向陳逆致意說：「天皇陛下，於五分鐘內將駕臨此室，會見貴特使。」說完，行禮如儀，退去。陳逆知道會見時間只有五分鐘，更加矜持，坐在沙法上，不敢稍有移動。過了兩分鐘，另一內官又

來，對陳逆說：「天皇陛下，將於三分鐘內駕臨此室，會見貴特使。」說完，照樣行禮如儀退去。這時陳逆的神情益發緊張，額上汗涔涔下，雙目不敢正視。接着，又一內官出現，對陳逆說：「天皇陛下，將於一分鐘內，駕臨此室，會見貴特使。」各內官進退言行之狀如一，陳逆在十分鐘內，給他們跑來跑去的報告個不停，弄得精神非常不寧，等到這內官退出後，知道最後的時間已至，精神更形緊張，侷促不安的程度也更增加，額上汗出如漿，而不敢以巾拂拭。轉瞬間，客室另一扇門大開，四內官入室排列，俯首靜立，繼而兩高級官員出，也俯首垂手，分列兩側，最後日皇裕仁才偕同譯官緩緩入室，狀貌嚴肅，面無表情。陳逆趨前鞠躬達三分鐘，幾乎不敢仰視。與日皇對坐，說話時聲顫而細，連譯官多難聆悉他的語意。日皇和陳逆說話，陳逆惟點首唯唯，日皇不悅，僅五分鐘，會見儀式就告完畢。陳逆返抵寓所，汗流浹背，自覺丟臉太甚，態度極為不安，連十二時規定的日皇御宴，也因為恐怕失儀，不敢前去，表示極願避免參加。一時日政界引為笑柄。陳逆的見裕仁，充分表現了奴才見主子的醜態。另一幕主子見奴才的醜劇，這時也正在南京城裏扮演。原來日寇自從把汪逆捧上台後，便任命阿部信行爲駐華全權大使。阿部信行是日本前任內閣總理，日寇竟派這樣一位人物來做駐華大使，可見他對中國問題的重視，而他想併吞中國的野心，也更於此暴露無遺。阿部於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抵達南京，汪逆親往迎接，卑躬屈節，獻媚拍馬，無微不至；阿部則頤指氣使，倨傲異常，彷彿他的身份不是大使，而是中國的太上皇一般，當時的情形，只要稍微有幾分人氣的人見了，莫不要氣

破肚子，可是汪逆這無恥的賣國賊，竟把國家民族置之度外，只知道修他個人的小怨。他因為過去組織「偽府」以前，王克敏在華北不斷和他作對，啣恨在心，所以在「偽府」成立時，僞「五院」院長之中，並沒有王克敏的名字，而由王揖唐代替王克敏的地位，任僞「監察院長」。汪逆對外聲明，只說王克敏老了，身體已經很衰弱，應當休息靜養，所以他的職務由王揖唐來。王克敏聽了這話，氣得要命，怪汪逆不該諷刺他，大有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樣子。所以「偽府」成立僞稱「還都」時，華北方面的表示非常冷淡，北平郵局本來會發出通告說，自三月三十日起至四月五日止，一星期內，郵局將在信件上加蓋中文木戳，上書「紀念中華民國新中央政府成立」字樣，以誌慶祝。可是後來因為王克敏指使手下的羽黨提出警告，郵局方面遂始終不敢照辦。汪逆知道了這事，大爲不快，他的度量本來褊狹，那裏管得下這口氣，於是便和王克敏發生了極大磨擦，無如王克敏有日本軍人喜多抱腰，仍舊緊握着「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的位置，別成一個小天下，和南京「偽府」形同敵對，汪逆一時倒也奈何他不得。這時阿部既到南京，汪逆覺得機會來了，於是便在獻媚逢迎之餘，乘間施展他長舌婦的伎倆，在阿部面前訴說王克敏如何仗着喜多做靠山，妨礙「偽府」政權的統一和實施，要求阿部將喜多調開。阿部這時在國內的地位很高，並且他本來是東京派的軍人，和華北派日軍人不睦，於是一道命令下來，喜多便被調回國了。喜多既去職，汪逆迫王克敏下台便不成問題，於是正式命令王揖唐繼任「華北政務委員長」。 王克敏辦理交代後，便飛往

日本向主子哭訴，汪逆本來還想給他個「駐日大使」的名義，免得他向主子面前挑撥。但王克敏因爲對日方的逢迎還不如汪逆，於是帶了他的家小跑到大連表示消極去了。這裏阿部和汪逆仍舊繼續談判。原來阿部來華的使命，是想進一步控制中國，締結所謂「中日調整國交條約」，以便在傀儡身上更加一重枷鎖，並使傀儡所簽訂的賣國條約獲得法理上的根據，拆穿了說一句，什麼「中日調整國交條約」不過是滅亡中國條約罷了。可笑汪逆和阿部還故意裝腔作勢的談判了三個多月，舉行了十六次會議，才把條文和附屬議定書商定，事實上仍舊不過是日汪密約和近衛聲明的複本罷了。這種漢奸所簽訂的條約，根本毫無價值，且不發生效力，但爲暴露日本的野心和保存史實起見，也只好不憚煩瑣的錄在下面。條約共分三部份：第一是「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共九條；第二是「附屬議定書」，共五條；第三是「中日兩國全權委員間關於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共五條。「中日基本關係條約」全文如下：「中日兩國政府希望兩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爲善鄰，緊密提攜，以確立東亞永久之和平，並希望以此爲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爲此訂立基本原則，以律兩國間之關係，協定如左：第一條，兩國政府爲永久維持兩國間善鄰友好之關係，應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並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講求互相敦睦之手段。兩國政府相約，互相撤廢政治、外交、教育、交易等事項足以破壞兩國間好誼之措置及原因，且將來亦禁絕之。第二條，兩國政府，關於文化之融合、創造及發展，應緊

密協力。第三條，兩國政府相約，對於足以危害兩國安寧及福祉之一切共產主義的破壞工作，共同防衛之。兩國政府爲完成前項目的計，應各在其領域內，剷除共產份子及其組織，並對防共有關之情報宣傳等，緊密協力。日本國爲實行兩國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時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駐屯所要之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第四條，兩國政府相約，在派遣於中華民國之日本國軍隊，依據別項所定，撤兵尙未完了之前，對其通治安之維持，緊密協力，在必需維持其通治安之期間內，日本國軍隊駐屯地域等事項，兩國間另行協議定之。第五條，「中華民國政府」允認日本國基於歷來之慣例，及爲確保兩國共通利益，在所要期間內，依據兩國間另行議定，得駐留其艦船部隊，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特定地域。第六條，兩國政府，基於長短相補，有無相通之旨趣，並依照平等互惠之原則，遂行兩國間緊密的經濟提攜。關於華北及蒙疆之特定資源，尤其國防上必要之埋藏資源，「中華民國政府」允諾兩國緊密協力開發之，關於其他地域內國防上必要之特地資源之開發，「中華民國政府」應予日本國及日本國臣民以必要之便利。關於前項資源之利用，考慮中華民國之需要，而「中華民國政府」積極的予日本國及日本國臣民以充分之便利。兩國政府爲振興一般通商及使兩國間之物資需給便利而合理計，應講求必要之措置，兩國政府對於長江下游地域通商交易之增進，及日本國與華北蒙疆間物資需給之合理化，尤應緊密協力。日本國政府對於中華民國之產業、金融、交通、通信等之復興與發達，應依兩國間之協議，對中華民國作必要之援助。

乃至協力。第七條，隨本條約所規定之中日新關係之發展，日本國政府應撤廢其在中華民國所享有之治外法權，並交還其租界，而「中華民國政府」則應開放其領域，使日本國臣民得居住營業。第八條，兩國政府關於為完成本條約之目的所必要之具體的事項，再行締結約定。第九條，本條約自簽字之日起實行之。「附屬議定書」全文如下：「當本日簽訂「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之時，兩國全權委員議定如左：第一條，「中華民國政府」諒解日本國在中華民國領域內繼續現正從事之戰爭行為之期間內，隨上述戰爭行為之實行，有特殊事態之存在，並諒解日本國為完成上述戰爭行為之目的，取必要之處置，因對此講求必要之措置。前項特殊事態，縱在戰爭行為繼續中，於不妨礙完成戰爭行為目的範圍內，務須按情勢之推移，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調整之。第二條，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等所辦事項，業由「中華民國政府」繼承，暫維現狀，是以上述現狀中之應調整而尚未調整者，應隨事態之所許，依兩國間之協議，準據條約及附屬文書之旨趣，速行調整之。第三條，日本國軍隊，除根據本日所簽訂之「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及兩國間之現行約定而駐屯者外，於兩國間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開始撤兵，並應待治安確立兩年以內，撤兵完畢。「中華民國政府」在本期間內，保障治安之確立。第四條，「中華民國政府」應補償日本國臣民自事變發生以來，在中華民國因事變所受之權益利益之損害。日本國政府應與「中華民國政府」協力，以救濟因事變而生之中

華民國難民第五條，本議定書與條約同時實施之。」「中日兩國全權委員間關於附屬議定書了解事項」全文如下：「當本日簽訂「關於中華民國日本國間基本關係條約」之時，與上述條約附屬議定書第一條及第二條之規定相關聯，兩國全權委員間成立了解如左：第一，中華民國之各種徵稅機關，現因軍事上之必要，在特異狀態中者，應本尊重中華民國國財政獨立之旨趣，速行設法調整之。第二，現在日本國軍管理中，之公營私營之工廠、礦山、及商店，除有敵性者，及有軍事上必要等不得已之特殊情由者外，應依合理的方法，速行講求必要之措置，以移歸華方管理之。第三，中日合辦事業，其固有資產評價及出資比率等，如需修正者，根據兩國間另行議定講求矯正之措置。第四，「中華民國政府」有統制對外貿易之必要時，當自行統制之，但不得與條約第六條中日經濟提攜之原則相抵觸，又在事變繼續期間中，上述統制應與日方協議之。第五，關於中華民國交通、通信事項之需調整者，依兩國間另行議定，儘事態所許，速行設法調整之。」這條約和附屬議定書等，大體上和日汪密約沒有多大出入，只是要中國把所有一切都交給日本去支配罷了。在中日基本關係條約成立的同時，汪逆所組織的「偽府」又正式承認「偽滿」發表所謂「中日滿共同宣言」，內容如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日本帝國政府及「滿洲帝國政府」希望三國互相尊重其本然之特質，於東亞建設以道義為基礎之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下，互為善鄰，緊密提攜，俾形成東亞永久和平之軸心，並希望以此為核心，而貢獻於世界全體和平。為此宣言如左：（一）「中華

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互相尊重其主權及領土。(二)「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講求各項之一切手段，俾三國間以互惠爲基調之一般提攜，尤其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得收實效。(三)「中華民國」日本國及「滿洲國」根據本宣言之旨趣，速行締結協定。」看官試想，「僞滿」本爲我國的一部份，現在汪逆和「僞府」甘心承認他從中國割裂出去，而中國的主權領土，還要由這被割裂出去的「僞滿」來承認，其喪心病狂，無恥荒謬，真是達於極端了。蔣委員長在日汪密約發表時，早已揭露了日本的野心和陰謀，所以這裏更用不着多所詞費的解釋。可笑汪逆不知自量，在簽訂這賣國條約前，還敢致電蔣委員長勸和，可謂荒謬無恥到極點，同時他爲了急於過他的「主席癮」起見，更索性把「代理主席」一名詞取消，授意僞「中政會議」推選他爲僞「國民政府主席。」其實傀儡巴戲無論作得如何起勁，總不過使民衆嗤之以鼻而已。

第三十六回 日機炸陪都義民遭劫 國軍克桂南天日重光

却說中日戰事到這時已滿三年，日軍在中國大陸不但毫無進展，反而連吃敗仗，二十九年這一年內，日軍除了在鄂西佔領宜昌外，其他各戰場幾乎連一些進展都沒有，比較二十六年半年內在中國進展路程二千二百二十公里，二十七年一年內在中國進展路程二千三百五十公里，總計

一年半的時間內進展四千五百七十公里，真是不可同日而語。日軍自覺丟臉太甚，正在進退兩難，無法維持顏面的時候，恰好歐洲戰局發生變化，法國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內就告潰敗，連帶的使英國也暫時失去了控制遠東殖民地的能力，造成了日本南進的好機會，他於是便盡量的耀武揚威，挽回他在中國戰場上失去的面子，凡是可以炫耀他武力的機會，他總不肯輕輕放過。這年八月，爲了德機的不斷轟炸倫敦，他也就東施效顰地屢次派遣飛機轟炸我陪都重慶。日機的轟炸重慶，並不是從這時開始，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四日，他就開始了第一次的空襲，用九架飛機在嘉陵江畔低飛投彈，並開機關槍掃射，船夫秦樹清被彈擊穿腰際，開腸破肚而死，這是重慶空襲下犧牲的第一人。自此以後，除了霧季以外，日機更番轟炸，無時或斷，而以這時的空襲最爲猛烈，我民衆在敵機的瘋狂猛炸下，更堅強了抗戰意志，和痛恨日寇的慘酷暴行。每當空襲警報發出時，人民均排隊魚貫地走入防空壕躲避，秩序井然。轟炸完畢，警報解除後，市面立刻恢復原狀。政府高級官吏尤能以身作則，蔣委員長處理軍務極爲忙碌，雖警報發出，亦置若罔聞，一直要到日機飛臨頭上，爆炸之聲四起時，才走入地下室中暫避。日機見這樣轟炸下去，並無多大效果，便實行一個惡毒的轟炸方式，叫做「疲勞轟炸」。什麼叫「疲勞轟炸」呢？就是先飛來一架或二架飛機，使重慶全市發出警報，市民全部避入防空壕內，這一二架飛機，投下幾個炸彈，飛繞全市一週而去。等到警報將要解除時，又有一二架日機飛來，使全市重新發出警報，剛要走出防空壕的市民，又復再度避入。這第二次

來的日機，和第一次一樣，投彈飛繞後又去了；警報剛要解除而尙未解除時，又有一二架日機飛來了。這樣川流不息日以繼夜的接連施行「疲勞轟炸」一星期之久，使全重慶市民爲了逃避警報疲勞不已，許多市民飢渴不堪，甚至連便溺都不能外出，只好都撤在防空壕裏，弄得防空壕裏充滿了排洩物，臭氣衝天。日寇本來以爲用這種神經戰術，使重慶市民疲勞到要死，這樣就可以迫他們要求政府出來講和。殊不料我重慶市民個個意志非常堅定，雖在日寇疲勞轟炸之下，擁護抗戰的決心仍舊不稍動搖。日寇見詭計不售，便於疲勞轟炸之餘，復作大規模的轟炸。重慶最大的防空壕便是「大隧道」，這個防空壕可容二萬餘人，每逢空襲，這「大隧道」裏常有人滿之患。市民心理也似乎都以逃入「大隧道」最爲安全。日機從八月十二日起，便實行「疲勞轟炸」，直到十八日尙未停止。十九日，南紀馬路防空壕中避難的市民，因爲在壕內時間過久，便出壕來散步呼息，不料就在這時，日機炸彈落下，當場炸死了幾十個人。這事發生後，當局認爲完全是由於紀律不嚴所致，在警報未解除前，怎麼可使市民跑出防空壕來呢？於是下令凡在警報期內，市民一律不准出防空壕一步。到了八月二十日，日機一百九十架分四批空襲重慶，是抗戰以來轟炸最猛烈的一次，市區被炸，發生大火，市民都避入「大隧道」中，人頭擁塞，數達一萬五千以上，而原來躲在裏面的市民，已達六七天或八九天之久，都已疲勞不堪，突然又增加許多人進來，塞滿隧道，以致原來在裏面的人呼吸不靈，將要窒息而死。一時昏仆壕內，面色慘白，無法施救的，不計其數。大家都爭吵起來，想出壕

以求活命。不料看守防空壕的警士，因奉命不准市民出外，遂將壕口鐵門加鎖。當時壕內的人爭相湧出，將隧道口擁擠得水洩不通，後面的人便在前面的人頭上爬出，想爬到壕外來，誰知壕口鐵門緊鎖，無法外出，大哭小喊，聲震天地，不一會，壕內忽然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息，在隧道外面看守的警士都奇怪起來，跑到前面去看時，才發覺壕內的人都窒息而死，每個人都用手緊拉着他人的衣服，甚至有抱住他人半個身體不放的，眼珠突出，咬牙切齒，握拳透爪，都已直立着死在裏面了。看守的警士大駭，連忙打電話求救，可是防空壕的鐵門是造成向裏開的，門內人羣擁塞，無法將門打開，只好用鐵鑿把門鑿開，好容易將門弄開後，除洞口一部分人外，在裏面的人已都死去了。當時據官方報告，窒息而死的避難民衆有七百多人，但據道路傳說，則謂有一萬餘人，屍體搬運達二、三天之久，傷心慘目，不可言喻。這些人都是蘇浙贛皖湘鄂一帶淪陷區內的義民，因爲不甘在日寇的魔掌下做奴隸，所以輾轉流離，避到這抗戰首都的重慶來，不料仍舊難免這浩劫，誠令人聞之傷心。慘劇發生後，蔣委員長曾親往視察，以負責管理空防的防空司令劉峙，副司令胡伯翰和負地方行政責任的重慶市長吳國楨三人，職責所在，難辭玩忽之咎，特下令將三人革職留任。領袖的賞罰無私，一秉大公，於此可見。同時因爲敵機的濫炸，重慶民衆一聞警報，往往急於奔避，謂之「逃警報」，逃警報既成爲常課，有時不免鬧出笑話來。重慶某報館工場，有一個學徒，姓陶，名叫金寶，有一天晚上，夜班工作正當緊張的時候，某技工欲遣陶赴編輯部，遍找無着，乃在門口高呼「陶金寶」

大家聽見他的聲音高亢而短促，誤聽做「逃警報」，以為敵機夜襲，立即熄滅燈火，四出躲藏，呼徒的某技工，莫明其妙，看見大家四散奔逃，也當做真的，有警報發出了，不自覺的跟着大家逃了開去。原來那時重慶因為敵機常來轟炸，所以許多報館都把編輯部和印刷工場分開，以免一被炸中，俱遭塗炭。當時印刷工場裏的人既都逃走，報館編輯部的工役送稿往工場，不見一人，非常詫異，連忙歸告編輯部，編輯部查無警報，又囑工役前往傳語印刷工友歸場，追究根由，始明真相，經此一番虛驚，出報已經脫班半小時了。後來大眾覺得陶金寶這個姓名害人，為免重蹈覆轍起見，遂一致議決，從此不叫這學徒為陶金寶，而改呼他為阿寶。閒話休題，言歸正傳，却說廣東方面，自從二十八年冬天粵北會戰以後，沉寂了約有一年光景，直到二十九年九月，西江肇慶前線，又爆發了一次比較大的戰事，日軍集合兩師之衆，由水陸兩路進追肇慶，當時肇慶的形勢，頗為岌岌可危，肇慶為廣西梧州的屏障，扼西江水路的咽喉，肇慶若失，影響西南全局甚大。張發奎將軍聞訊，特地親往肇慶督師，由於他的調度得宜，我軍官兵又都能沉着應戰，終於把肇慶的危局挽回了過來。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肇慶前線剛平靜，曲江的形勢又危急了起來。日軍打聽得張發奎將軍已赴西江前線，以為粵北方面無人主持軍事，便又在粵北發動攻勢，從翁源英德兩路直迫曲江。戰爭在十月三日開始發動，兩天以後，日軍兩路便越過沙口，會師烏石。烏石離曲江只有四十公里，而且由於日軍的佔領烏石，連張發奎將軍從肇慶回到曲江的路線也被切斷了！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形勢之下，張發

奎將軍却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從肇慶通過日軍的佔領地而回到了曲江，當張發奎將軍聽到曲江吃緊的消息時，便星夜帶了副官和衛兵十餘人，冒險走小路趕回曲江，經過烏石時，他們這一羣人所走的路線，離開日軍陣地僅僅只有十餘碼的光景，這位鐵軍軍長胆量之大，於此可見。張發奎將軍回到曲江後，看見曲江的情形正陷於混亂的狀態中，大批人民在紛紛撤退，於是一面頒發安民佈告，一面便下令反攻。反攻發動後，不過幾天工夫，便把日軍完全從烏石、英德一帶逐退，恢復了原來的陣地，造成了第二次粵北會戰的大勝利。顧一樵先生有詩詠二次粵北會戰勝利並贈張發奎將軍云：

秣馬陳兵誓雪仇，韶關高峙古今愁，
英雄來集鳳凰嶺，士女嬉游艇艦舟。

一夜雨聲驚客夢，九齡風度仰危樓，
眼中鎮武清清水，合向珠江不肯流。

日寇這時正預備承認汪逆的偽組織，想打一次勝仗，以挽回他失去的面子，並振奮他的軍心，不料結果又告失敗，惱羞成怒，遂又在鄂中方面發動攻勢。鄂中自宜昌、沙市被日軍佔據以後，我軍仍雄踞襄河東西兩岸地區，陣線自遠安西南經荊門、鍾祥的北方及大洪山麓到隨縣、西北地區，橫跨襄河兩岸，右依武昌，左連桐柏，並配合東南各方游擊隊，對突入宜昌的日軍，時時予以打擊，不但使宜昌、沙市的日軍在側背上感受莫大威脅，而且使他陷於進退維谷之境。日軍爲解除這種痛苦，並挽回他的面子，遂開始對我軍陣地發動攻擊。這次攻擊，日軍自十一月上旬起就開始積

極準備，如修築公路與橋樑，趕築工事及飛機場，儲積糧彈，並運輸鐵船及橡皮船於鍾祥附近，又由各方抽集兵力，運抵鍾祥附近，共約五個聯隊，連同原在襄河東西兩岸地區的日軍，共計三個師團以上。此外並於襄花路的隨縣方面，也增加兵力，連同原在那邊的，也不下一個師團。除上述外，又於各地區增加砲兵戰車，凡此都足以證明日軍對此次攻擊，確實有周密的準備。他的攻擊準備直到十一月二十三日以前方告完成，部隊均分就攻擊準備位置，在我軍正面共佈置五個兵團，即荳島兵團，轄第十八混成旅團的全部及第四十師團的一部，兵團長爲第十八混成旅團長荳島高村上兵團，轄第三十九師團的全部及其他特種部隊，兵團長爲第三十九師團長村上啓作，平林兵團，轄第十七師團及第十五師團的各一部，兵團長爲第十七師團長平林盛人，北野兵團，轄第四師團的一部及楠瀬戰車部隊，兵團長爲第四師團長北野憲造。以上四個兵團，係平行佈置於荊門、當陽、鍾祥各附近，及京山北方地區。此外還有一個豐島兵團，轄第三師團的主力，兵團長爲第三師團長豐島房太郎，佈置於襄花路的隨縣方面。依日軍上述佈置，似乎企圖包圍我軍於襄河兩岸。自二十四日起，在飛機大砲掩護之下，從正面開始向我軍陣地進犯，當時我馮治安集團軍一面機動打擊日軍，一面以主力向遠安、南漳、宜城以南各地區，就預定的配置，以待日軍竄入，並以有力部隊向武漢、樞以南地區轉移；我王績緒集團軍則按預定計劃，向大洪山及馬家集兩方面誘日軍深入，並集結有力部隊於雙河以南地區，乘日軍兵力分散之際，先擊破張家集附近的日軍，並向長壽店挺進，威

脅馬家集日軍的背後；二十七日，我軍合圍勢成，開始反攻；二十八、二十九兩日連克仙居、栗溪及鹽池廟、馬家集、長壽店各據點。犯三里崗的日軍，也於二十九日擊退。同時我孫連仲集團軍在襄花路也克復淨明鋪、厲山兩要點，襄花路上敵屍枕藉；二十九日各路日軍均被擊潰，乃紛紛後退，截至三十日晚，我軍與日軍遂完全恢復原來態勢。總計這次戰鬥，自二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爲時不過七天，就把來攻的日軍完全擊潰，擊斃日官兵五千餘，傷日軍七、八千，日軍遺屍千餘具，使突入宜昌、沙市的日軍依然在我軍的側面威脅之下，毫無發展餘地，不能不說是一個大勝利。日軍不但在鄂北和鄂中，接連吃了兩次敗仗，而且他侵入桂南的部隊還被我軍完全擊退，失地全部克復，這真是一樁大快人心的事。原來日軍自從佔領南寧以後，向北向西，到處碰壁，困守南寧，毫無出路，直到二十九年七月，利用法國戰敗的機會，派兵在越南附近登陸，佔領桂越邊境的鎮南關，並進陷龍州，我軍於七月十八日反攻龍州，和日軍展開激戰，使他不能東進和南寧，日軍會合。日軍被阻，遂集結軍隊於龍州附近，企圖進攻雲南，結果也告失敗；我軍並於十月十六日反攻龍州，衝入城內，乘勝追擊至鎮南關；到了十一月三十日，南寧、欽縣、防城，先後被我軍克復，敵蹤完全肅清，天日重光，萬民歡躍。日軍爲掩飾他的失敗起見，還解嘲地說，他進攻桂南的用意，原是想切斷中法交通，現在日越協定成立，日軍已可進駐越南，遮斷中法交通的目的已經達到，沒有再駐兵於廣西南部的必要，所以自動把犯桂南的日軍撤退云云。日寇每次敗退時，總是這樣的掩飾，說他的任務已經完成，故自動撤退。

也不知他完成的是什麼任務，或許是完成的撤退任務罷，真是可發一笑。這裏也用不着再多所煩絮，令人齒冷了。第二集書暫時說到這裏爲止，尙有敵僞特工惡魔李士羣、吳四寶的故事，中日間的經濟戰，慘無天日的中行大血案，孤軍營謝團長遭暗殺，第二三次長沙會戰，日寇偷襲珍珠港，香港、新加坡的陷落，日美太平洋大戰，杜立德上校初次轟炸東京，魏銳特堅守巴丹半島，中國遠征軍進援緬甸，珊瑚海，中途島，大捷，浙贛會戰等種種熱鬧的節目，且待第三集中再敘。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印

著作者 杜惜冰

出版及
發行者 東方書店

發行所 東方書店

上海北京西路一三四號

